

长江

丛刊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管
创刊于一九七九年

主 编 喻向午
副 主 编 王贵平
方 蔚（特约）



长江 丛刊

主 管：湖北省作家协会
主 办：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院
编辑出版：《长江丛刊》编辑部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路翠柳街1号
邮政编码：430077
电 话：027-68880685
投稿邮箱：cjckyc1979@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CN42-1853/I
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7483
广告许可证号：4200003300054
订 阅：全国各地邮局
发 行：湖北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38-531
出版日期：每月5日出版
印 刷：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题字：陈新亚
封面设计：卫 红
美术编辑：李 珩
法律顾问：付哲文
定 价：20.00 元

本刊申明

作者请自留底稿，投稿后三个月内未收到本刊通知，稿件可自行处理。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所付稿酬包含《长江丛刊》纸质版、电子版、有声读物版，以及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作品发表之行为均视为同意上述申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本刊纸质版可通过邮局、“长江丛刊杂志”微信公众号（微店）等途径订阅或购买。

如本刊个别自选图文因故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相关作者在半年内主动联系本刊。

转载、改编或汇编本刊独家发表的原创作品时，请提前告知本刊，并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



手机阅读客户端

目 录

2026 年第 7 期

总第 676 期

开卷

- 004 与儿重逢（短篇小说）/ 石钟山
014 母子情深的别一种聚焦与书写（评论）
——关于石钟山短篇小说《与儿重逢》/ 王春林

万象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作品小辑

- 017 风马旗 / 王必昆
025 向阳花开
——“鄯阳区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手记 / 李兴艳
033 尧治河的灯 / 郑能新
041 两三星火是沙洲
——湘鄂西红色遗址行记 / 朱湘山

虚构

- 048 分界线 / 刘十九
057 清水洗过新大陆 / 陈家萍
066 你看见那只猫了吗 / 叶牡珍

青橙

未来作家小说展

- 076 未竟书 / 方 益

视野

- 097 南京的火光 / 赵柏田

汉诗

主持人：谈 骁

- 110 鳗（9 首）/ 余 怒
115 纸房子（6 首）/ 蒙 晦
119 大喊一声（9 首）/ 田凌云
123 身体里的声音（7 首）/ 鲜 例

新大众文艺观察

主持人：从治辰

- 127 我们为什么需要新大众文艺 / 鲁太光

与儿重逢

◎石钟山



插图／李珩

遗书

亲爱的妈妈：

您好！当您看到这封信时，儿应该已经不在。

妈，有几件事儿我要向您交代。我新发的军鞋里，有三个月没来得及寄回家的津贴，共计25元。这双军鞋就留给您穿吧，鞋您穿可能大一点，垫个鞋垫应该可以穿。您下田干活，在家劳作，平时就很费鞋。这双军鞋很耐用，是新发下来的，我只是在脚上试了试。还有一套新军衣，就留给弟弟穿吧。弟弟刚上初中，军装可能也有点儿大，弟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等他上高中时，这套衣服就应该合身了。妹妹正在读小学，这25元钱，就留给妹妹作书本费。

我爸去世得早，我是家里的老大，本该在家当顶梁柱。您一直劝我出来锻炼锻炼，年轻时不出来，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听了您的话，我参军了。我们的部队是一个月之前来到前线的，为了保守部队行动的秘密，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和家里通信了。家里来的信可能寄到了老部队地址，我也没有收到，相信家里一切都很好。弟弟妹妹上学，您下田劳动又操持家务，一定很辛苦。儿心里惦念，可帮不上您什么忙，心里一直愧疚。原本打算退伍了，回家带着弟弟妹妹，直到他们长大。我是家里的老大，到了应该替您分担的

年龄了。

我们部队开赴前线之前，就接受了教育。懂得这次战争是为了国家，先有大家才有小家。我和战友们都不怕死，牺牲了就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如果不畏牺牲，还能在战场上活下来，也个个是英雄。我们上战场都感到光荣，每个人都写了请战血书，时刻等待着国家的召唤。儿懂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在战斗中儿不会畏惧，一定会成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如果我牺牲了，妈也不要为我难过，我没给咱家丢脸。以后咱家就是烈士之家了，您和弟弟妹妹就是烈属，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照顾你们的，我在另一个世界也就放心了。

听老兵说，凡是牺牲的烈士，政府会有至少500块钱的抚恤金，希望这钱能贴补家用，算是儿子给家里的最后一份贡献。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千万不能让弟弟妹妹辍学。儿以后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了，您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下辈子还能做您的儿子，我一定要把这辈子亏欠家里的都补上。

另外，二叔一直想要一套军装，我答应过他。我现在是一名新兵，当兵后就发了两套军装，一套穿在身上，另外一套新的给弟弟。我身上的这套军装如果在战场上没有毁坏，领导应该会安排寄回去的，就送给二叔。我要跟领导报告我的心愿。

上战场之前，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向着家乡的方向跪拜过了，我磕了三个头，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妈，以后您要带着弟弟妹妹好好地生活，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会安心的。留给您这封信，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只能写到这里了。妈，您千万要保重。妈，儿子想您。

儿叩首，再叩首
1985年4月13日

两个月之后，烈士于少臣的故乡，早已草长莺飞了，母亲和往常一样，在自家的田地里锄草。六月的阳光热烈地洒在她的身上和她身边的土地上，汗水不断从头上滚落下来。她抬眼擦汗的瞬间，看见远处土路上走来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一个人手里拿着包裹，另外一个手里拿着一张展开的纸。一行人寻着她的身影走过来。几个人走到近前，前面的是乡助理员，她看着面熟。她停下手里的劳作，想和这个面熟的助理员打个招呼。没料到这位助理却先开口，热情地叫了一声：婶。然后就指着身后的两位同行人说：这是县民政局的郭同志和王同志。

两位同志上前一步，其中一人把手里那张纸递了过来。递到她面前才看清，那是一份烈士证书。起初的一瞬间，她脑子里嗡的一声，眼前一片空白。她已经四个月没有接到儿子的来信，儿子当兵半年多了。起初和家里通信，一切都如常。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她给儿子写了好几封信，却不见儿子有半点回音。虽然有过的不好的预感，但很快又在心里否定了。想儿子训练忙，等忙过这一阵子就会给她回信。

看着这份烈士证书，她一片迷茫。一时

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此时她的耳边听到一个人说：婶，于少臣牺牲了，这是他的烈士证书。

半晌之后，她颤抖着双手，把那张烈士证书接到自己的手里，在字里行间寻找了半晌，才看见儿子的名字。那一刻，她整个人就像在做梦，以前做不好的梦，很快就会在梦里醒来，这次却醒不过来了。她想哭却哭不出来，中午时分，热烈的太阳照耀着大地，也照耀着她，可她眼前的世界却灰蒙蒙的一片，一点色彩也没有。

那几位工作人员在她身边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也没有听清。她拿着那张烈士证书，还有儿子留下的包裹，都不知道怎么走回家里的。

拆开儿子留下的包裹，是第二天的事了。儿子留下的那份遗书，在包裹的最外层，她拿起儿子的遗书，刚看了两行，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把她的世界都淹没了。

光荣之家

一段时间之后，那位面熟的乡助理员给她家送来了一块牌匾。红底金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烈士之家”。村里也来了几个人，和助理员一起，把这块牌匾钉在了她家的门楣上。

她站在院内望着门前那块牌匾，恍恍惚惚的。到现在为止她仍然不敢相信，儿子再也回不来了。记得大半年前送儿子当兵那一天，秋风刮着树叶，落满通往村外的小路。风不时地扯着儿子的新军装，她总觉得这身新军装穿在儿子的身上，有些不贴身，就不时地伸出手去抻儿子的衣服，想让儿子穿得更妥帖一些。陪儿子走在路上，有千言万语要叮咛远去的儿子，可一句话也说出口，似乎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都是儿子在说：

妈，等我到了部队，我会把每个月的津贴都寄回来。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

儿子还说：妈，您年纪大了，不该干的累活就别干了。等我当满三年兵回来，你就彻底在家休息，我能养活您。

儿子又说：我参军走了，您不要想我，听接兵的领导说，参军一年后就该探家了。到时我回来和您。

……

在她的心里，儿子仍然是个孩子，虽然高中毕业了，但参军时满打满算还不到18岁。她的本意想让儿子出去锻炼几年，回来就该是一个大小伙子了。做母亲的不忍心让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一年到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从来没奢望儿子在外面会有大出息，只希望他到外面开开眼界，也不枉来这个世界一趟。在这之前，村里也有许多年轻人参军，后来大多数人又都回来了，在她的眼里，这些出去闯过世界的年轻人，和本村本土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说话的口音都变了。她也希望儿子和这些出去过的人一样，经风雨见世面。可儿子刚走了才大半年时间，却再也回不来了。

她接到那张烈士阵亡通知书，还有儿子那份遗书时，仍不敢相信儿子真的回不来了。这段时间她经常做梦，梦里的儿子和走时一样，站在她的面前，不说话却一直冲她微笑。她在梦里冲儿子说：少臣，你是骗妈的对吧？你没有死，过一阵子就会回来的对吧？

梦里不论她怎么说，儿子就是不回答她的话，像以前一样憨厚地冲她笑着。白天在田间干活，有几次抬头向远处张望时，觉得儿子从远处向她走过来，脚步越走越急，不停地喊着妈。她晃晃头，眨眨眼睛，试图把

儿子看清。就在这时，儿子消失了。她忙用袖口擦了擦眼睛，张望着四处寻找儿子的身影。可哪里又能见到儿子呢？虽然没有见到儿子，但她心里仍然觉得儿子还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站在她的面前，调皮地说：妈，你看我是不是又长高了，也长胖了？

儿子参军之后寄回来几张照片，儿子在信中告诉她：妈，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真正的军人？到了部队两个月，我长胖了两斤。等我回家探亲，您再见到我时，兴许就认不出我了……

儿子在信中还告诉她，他当满一年兵之后，就要回家探亲了。她掰着手指头计算着儿子回来的时间，天天等夜夜盼。在得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前，心想着儿子已经离家半年了，再有半年就该见到儿子了。那会儿她心里充满了与儿重逢的渴望。

有一天，县武装部的同志来到她家，向她描述了儿子牺牲的经过。儿子是在执行一次收复阵地的任务中牺牲的，儿子所在的那个连，收复一个叫318的阵地，部队在黎明时分出发，接近敌人阵地时，遇到了敌人的阻击。儿子英勇地冲锋在前，与敌人进行艰苦的交战，结果不幸中弹……就这样儿子再也回不来了。武装部的同志握着她的手，激动地说：您的儿子于少臣是英雄，您是英雄的母亲。感谢您为国家培养了一个英雄儿子。

后来儿子的母校还有一些当地的机关，都请她去作报告，让她介绍英雄的成长经历。她坐在讲台上，大脑却一片空白，关于儿子的一切，她不知从何讲起。组织上介绍儿子是英雄，她没有看到儿子牺牲的过程，也不太清楚儿子是怎么成为英雄的，只是道听途说。这一切不好讲。就想起了儿子小的时候。儿子从小就懂事，父亲去世得早，儿子是家里的老大，放学回来不是割草就是喂

猪，有时还来到田地里帮她种地。有一年冬天，儿子的鞋都破了，露出脚指头，没有让她知道，更没有让她买双新鞋。找了一块布缠在脚上，就这样儿子坚持了大半个冬天。直到她后来发现了，连夜给儿子做了一双新棉鞋。儿子还怪她一夜没休息，那双布鞋儿子一直穿到了高中毕业。儿子上学时一直是“三好学生”，每一次把奖状拿回家里，总会悄悄地塞到一个角落里。直到被她发现，仔细地裱在墙上。儿子望着自己的奖状，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妈，这不算啥，裱在墙上让人看见了笑话。儿子说完伸手就要把自己的奖状撕下来。她打掉儿子伸出的手。在母亲的心里，儿子再小的进步，也是巨大的光荣。儿子从不把这些当回事儿，可母亲心里却是乐呵的。她逢人便说：我儿子少臣今年又是“三好生”了。在母亲的认知里，把儿子得到的这些“三好生”奖状累加起来，儿子就是一个好孩子。

父亲去世后，家里重活累活脏活都被他承担了，放学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到田地里帮母亲耕田，播种，秋收，年少的儿子把一家的重担都帮她承担了起来。后来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她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家庭现状把孩子拖累了。每次她向儿子诉说这些时，儿子总是安慰她：妈，和这些没有关系，是我笨，没有人家学习好，考不上大学我也是您的儿子，我就在家里帮您种田。不是还有弟弟妹妹么，他们学习都比我好，肯定能考上大学……

她就像唠家常一样，诉说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没有大话和套话，却赢得了一阵又一阵掌声。在学校里有少先队员上台向她敬礼，还把一条红领巾系在了她的胸前。在机关一场演讲中，两个青年人上台为她献花，她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的礼遇，紧张又笨拙地推拒着，献花的人就说：你是英雄的母亲，

受到什么样的礼遇都是应该的。

后来，她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照顾着家里的几亩田，抚养着两个孩子读书长大。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原来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开始关注那场战争，心想战争结束了，上级该把她的少臣送回来。她要亲眼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哪怕就是一个骨灰盒也好。这个问题她向武装部领导提出过，武装部领导当时回答她：后续问题如何处理，上级是有规定的。等战争结束，一定会给她一个答复。

她在等待着上级的答复，一次又一次想象着见到儿子时的情景。

战友

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却等来了儿子的战友。那一天家里来了三个人，各自穿着没了领章、帽徽的旧军装。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和少臣一个班的战友，受儿子生前的嘱托来看望她。他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可她一个也没有记住，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她的少臣。如果儿子活着，应该是和眼前这些战友差不多的年纪。她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儿子的样貌就止不住地在眼前浮现。此时她的泪水又一次止不住了，儿子的三个战友在她眼前模糊起来。

其中一个战友又向她讲述了儿子牺牲的过程。攻打阵地时，他们是一起出发的，少臣冲在最前面，中弹负伤时，这位战友企图冲上前去救援，却被少臣阻止了。这位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少臣又一次中弹，只躺在地上歇了一会儿，再次挣扎着站立起来了，跌跌撞撞地一直冲到敌人的阵营里……

少臣牺牲的过程，她在心里已经无数次想象过了，此时听儿子的战友描述，这是亲历者描述的，儿子牺牲前的一举一动又真真

切切地在她心里演了一遍。心刀剐似的疼，她的泪水止也止不住，模糊了双眼。

三个战友都说：我们上战场前都交代好了，不论谁活着，就代表牺牲的战友到他家里看望。我们一直等到复员才找机会相约一起过来的。

她用袖口把眼泪抹去，试图把儿子三个战友的容貌记住。如果儿子不牺牲，也会和眼前这三位战友一样，鲜活地站在她的面前。难以接受儿子就这么没了，看一眼儿子骨灰盒的念想变成了她心里唯一的信念。她再一次用袖口狠狠地擦了擦眼睛，望着眼前儿子的战友，他们手里却空空的，连骨灰盒的影子也没有。

她鼓起勇气问：我家的少臣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其中一个战友愣了一下，手伸向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小心地递给她。照片是一个墓碑，她的手在颤抖，又凑近一些，看清了这座墓碑是少臣的，墓碑上有少臣的名字和照片。墓碑上的照片她很熟悉，这张照片少臣以前寄回家过，此时放在了墓碑上。

递给她照片的那位战友说：我们部队牺牲的战友都埋在这里，少臣在第九排第三座。

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她亲爱的儿子少臣再也回不来了。据儿子的战友说：墓地在南方，离这里很远。

儿子的三个战友走了之后，只给她留下那张墓地的照片。她把这张照片和儿子镜框里装着的照片放到了一起，没事儿的时候就望着这些照片。南方在哪儿啊？她没出过远门，最远的行程就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还是坐邻居家的拖拉机去的。儿子战友离开之前她打听过，他们说出了一个省的名字，还有一个县的名字，告诉她那个地方离这里很远，要坐火车，再换车，然后还要坐长途汽

车。在她想来，埋葬儿子的地方比天边还远，就像在另外一个世界。

从那以后，她经常开始做梦，儿子坐在遥远的云端上，手搭凉棚望着故乡的方向，儿子在梦中冲她说：妈，我想家。

儿子刚参军之后，来信也说过想家的话，当时她回信还安慰儿子，告诉儿子一年之后可以探亲回家了，让儿子再坚持坚持。其实她也想念儿子，可这话不能在信里说，怕拖儿子的后腿。后来儿子再来信时就不再说想家的话了，想必儿子已经适应了部队的生活，儿子开始在信里说部队的训练生活，还有对他关爱有加的战友。儿子说不想家了，可她却真切地开始思念起儿子来，一次又一次地询问儿子的训练和生活，不敢流露半点思念的话语。每次给儿子回信时，想念的话都到了嘴边，犹豫着还是没有写在信里，变成了鼓励儿子积极进步的言语。

在梦里，儿子向她哭诉自己想家，她何尝不想儿子呢？每次梦见儿子，都会从梦里哭醒，醒来之后，梦里的情景还真切地浮现在眼前。她有了去看儿子的冲动，她不怕路远，更不怕在路上的辛苦，那是她亲爱的儿子呀，自己怎么能够不去看一眼呢？她找到村里见多识广的人打听过，去南方那个省，坐车就要倒三次，路途遥远且不说，车票费用对她来说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她在心里算过，就是一年省吃俭用，还不够去南方一趟的路费。从那时开始，她就有了一个想法，以后省吃俭用，要攒看儿子的路费。

现实

在思念儿子的日子里，老二考上了师范学院，老三也上了高中，家里的花销陡然增多了。她像牛马一样，在田间劳作着，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在土地里寻找吃食是他们

的宿命。后来老三没有考上大学，下田一起帮她做农活，她肩上的担子轻了一些，供养老二上学成了全家最大的负担。那会儿还想着，等老二毕业，节衣缩食结余出来一些，就能凑够看儿子的路费了。天天盼着念着，眼见着老二终于从师范学院毕业了，她似乎看到了希望。可老三又该结婚了，一年前老三就谈了恋爱，小伙子是邻村的，是老三的同学。穷家富路，老三结婚怎么也不能太寒碜，再穷的家庭也得凑一些女儿的嫁妆，这一花销让她去南方看老大的愿望又一次破灭了。

女儿结婚了，成为了别人家的人，老二毕业之后留在县城工作，虽然不用再要她补贴了，可老二年龄眼见着一天大似一天，也该在城里成家立业了，又得为老二攒结婚的钱。看望大儿子的愿望，只能暂时搁在了心里。在苦挣苦熬的日子里，她经常会把老大的遗书拿出来，看一遍又一遍，老大最后留下的话语，就像一把刀子，戳在她的心上。遗书中的每句话想的都是她和弟弟妹妹，老大希望她和弟弟妹妹都能过上好日子，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读着儿子的遗书，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她的双眼。那份遗书，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早就能在心里背诵出来，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想起老大留下的最后的话语。一想起老大说过的话，心里就沉甸甸的，总是不能释怀。在许多时间里，她的目光会望向南方，越过山山水水，在遥远的南方某处，似乎已经看到了老大的墓碑。她仍然记得老大战友来家时说过的话，老大的墓地在第九排第三座。老大墓地那张照片，仍然被装在相框里，和老大其他的照片一起挂在他家墙上的最显眼处，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她把儿子刻在了心里。

后来，她有了盼头，盼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火车，坐汽车，赶到南方去看老大。

母子重逢的景象，在心里设计过一次又一次，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呢？在她的心里，没有比母子重逢更重要的事情了。

老二在城里结婚了，又贷款买了房子。老二接下来的日子异常的拮据和忙碌，先是生了孩子。老二的媳妇，也是一名老师，两个人都要上班，自从老二生下孩子后，她就被老二接到了城里，她的任务是帮老二带孩子。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地和家园，就像一棵老树被移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地方，她本意并不想离开家，觉得自己离开了家，老大少臣就找不到她了。可现实是她又不能不管老二。活着的人总得把日子过下去，这也是少臣的愿望。这么一折腾，去看老大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这个念想在她心里一直坚定地保留着，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想着把孙子带大，凑够路费就可以去看老大了。虽然日子操劳又琐碎，有念想的日子，就有了盼头。转眼孙子上了幼儿园，觉得自己该喘口气了。老二的媳妇又生了病，医生说是白血病，看病的花销像流水一样，她一边照顾家里，一边照顾生病的儿媳妇。老二贷款买的房子，房贷还没有还完，儿媳妇又生了病，一家人的日子真是雪上加霜。日子过得揪心又拧巴。

现实让她去看老大的心愿又远了一些，只能等老二还完房贷，儿媳妇的病好起来。日子过得殷实一些，再去看老大吧。在心里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弟弟妹妹有时凑在一起时，也会说起自己的大哥，也提过要去南方看大哥，可家里一件事儿接一件事儿地压着，没有一时是轻松的。弟弟妹妹都为各自家里的生计忙碌着，现实生活压得他们都喘不过气来，做母亲的想着孩子都不容易，他们暂时只能顾着眼前，不论怎么说，还是活人重要。弟弟妹妹曾经还安慰她说：等有机会一定陪她去看

大哥。

听了两个孩子的话，她总是眼泪汪汪的，他们的大哥在若干年前已经牺牲了，死人总要给活人让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在等待的日子里，就一年年变老了，以前还灵活的胳膊腿，现在变得笨拙又迟钝，头发开始花白，眼睛看东西也经常模糊不清。空闲的时候，她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遥远的南方在她的视线里也变得模糊不清。

老大的遗书依旧保留着，那张泛黄的纸，被叠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已经变得弱不禁风了。后来她又找出一张新纸，把老大的遗书裱在上面。每当想起老大的时候，就会拿出他的遗书。虽然眼睛昏花，好在早已把老大的遗书背了下来，老大的话语每次在她耳边响起，心就跟老大的遗书一样，破碎得提不起个个来。有时她做梦，仍然能梦见老大的样子，老大还是那么年轻，像入伍离家时一样，站在她的面前不远不近的地方，哭诉道：妈，我好想您，这么多年了，您怎么不来看我？

梦里的儿子，一脸忧伤和难过，她又何尝不难过呢？在梦里哭醒，醒来之后，仍然止不住心里的忧伤。她一遍遍地说：少臣，妈也想你，从来没有把你忘记，等你弟弟妹妹生活好一点了，妈凑够路费，就是爬也要爬到你那里。

一次次下定决心，一遍遍地鼓励自己。每日奔波着养孩子，还房贷，她理解现在老二和老三的难处。

作为母亲，把三个孩子作比较，手心手背都是肉，又能割舍哪一个呢？看着老二老三每天为了生计奔波劳碌，打心眼里心疼孩子们，知道他们生活不易，她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予子女添麻烦。总有一天会去南方看少臣，她一想起去南方，心就莫名地激动。等着盼着，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梦里的少臣仍

然会经常出现，以前觉得这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可每次梦里见到少臣，仍然会有眼泪打湿枕巾。

重逢

有一天她看电视，无意中调了一个台，很快就被电视里的内容吸引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老兵，在南方的墓地里看望昔日的战友，这些老兵穿着她熟悉的军装，依次来到战友的墓地前，给牺牲的战友敬酒，点烟，献花……想起了儿子墓地那张照片，和电视里播出的墓地一模一样。她起身凑到电视机前，睁大眼睛看着电视画面里的墓地。多么希望在电视里能看到儿子的墓地啊，墓碑上的照片依次在她眼前闪过，可惜没有看到儿子，也没有听到那些战友叫儿子的名字。眼巴巴地站在电视机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她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放新的节目了，她仍然站在电视机前发呆。

多年的等待终于爆发了，不想再等了，她头发都白了，腿脚也一天天地不再灵便，看到电视机里那些当年儿子的战友，也已经不再年轻，都已经花白了头发。如果儿子活着，也是他们这个年纪，儿子的战友都老了，更何况自己呢？立即、马上就看儿子的想法，就是在这时候冒出来的。

当天晚上她把儿子和女儿叫到了跟前，向他们宣布了自己埋藏在心底里的愿望：我要看你们大哥去。

她说完这话时，儿子和女儿似乎并不感觉到吃惊，两个人还对视一眼，先是女儿上前扶住她说：妈，你年纪这么大了，这么远的路，你身子骨怕是吃不消。

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把目光投在儿女的脸上：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大哥也是，

他离家参军到现在都三十多年了，只知道他留在了南方，可我一眼也没有再看过他。我是他的妈，你们的大哥想我，我也想你们的大哥。

儿子别过脸去，似乎在平息着自己的情感，平静一些之后才回过头来，冲她说：妈，我们不是不让你去看大哥，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怕见到大哥控制不住自己。

她扬起脸，让眼泪噙在眼眶，颤抖着声音说：妈一年比一年老了，再不去看你大哥，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三十多年了，妈这辈子就剩这一个念想了。要是临死前再不看你大哥一眼，我都不会瞑目的。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儿女已经没有理由再阻止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儿子和女儿在筹备去南方的事宜，心里想着马上就要见到分别几十年的儿子了，她兴奋得不行。出远门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仍然不放心，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想着少臣留给她最后的遗书，这次她也带在身上。她要亲自告诉儿子，这份遗书自己早就收到了。以前儿子每次来信，她都会给儿子回信，唯一这份遗书，再也没有回信的地址了。想着把少臣留给她的遗书带上，要亲自告诉儿子，这封信这么多年，她还珍藏着。

县里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她要去看望儿子的消息，主动找上门来，烈士谁都没有忘记，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之初，就知道她是烈士家属，知道她的儿子葬在南方，也知道她从来没有去看望过，也曾动过让她去看望儿子的想法，担心她年纪大了经不起舟车劳顿的奔波，便暂时放弃了这样的想法。现在得知她要去南方看望儿子，便积极地参与进来，一定要派工作人员护送她，完成她三十多年未了的心愿。

在儿子女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陪伴下，他们下了火车又坐汽车。儿子

和女儿熟门熟路的样子，似乎对去南方的路线很熟悉。她多么羡慕儿子和女儿这个年纪呀，出门的计划做得周详，路上一切顺利。终于在一个山脚下停了下来，儿子和女儿搀着她，向一片山坡的台阶上走去。台阶两侧的墓碑一排排一列列出现在她眼前，她眼睛都花了。这么多墓碑，上哪去找儿子呀？她为难地看着儿子和女儿说：你们的大哥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

儿子说：妈，你跟我们走吧。

她奇怪地打量儿子和女儿，仍然有些不放心的，这一大片墓地，就像一座兵营里排列的士兵。直到这时，女儿才在她耳边轻声说：妈，我和我哥以前来这里看过大哥，这里我们熟。

儿子、女儿曾经看过他们的哥哥，当时瞒着母亲，担心她年纪大了，承受不了这感情的冲击。儿子、女儿前些年来看望他们的哥哥时，退役军人事务局还没有成立，是当地武装部的人陪同他们一同前来的。他们祭奠过哥哥，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她几乎不敢相信女儿说的话，瞪大眼睛望着女儿和儿子。

儿子哽咽着说：他是我们大哥，我们怎么能不来看他呢？当时担心您身体受不了，没敢让您一起来。

儿子和女儿曾经来这里看过他们的大哥，她却不知道。现在再怪眼前的儿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片安葬儿子的墓地，像一座山似的向她压过来，望着黑压压的一片墓碑，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在儿子和女儿的搀扶下，她终于绕过一排排墓碑，来到了老大少臣的墓碑前，眼前就是她心心念念的儿子。一座冰冷的墓碑，墓碑上镶嵌着一张儿子的照片。儿子穿着军装就和离家前一样，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正在打量他们。照片上的儿子乐

呵呵的，跟出现在她梦里的情景一点也不一样。看到儿子，她踉跄了一步，终于抱住了儿子的墓碑。坚硬的墓碑湿冷，一点温度也没有。她悲切地叫了一声：我的少臣哪！人便瘫软下去，顺着墓碑滑落在碑前的台阶上，双手仍然死死地抱住墓碑，就像抱着儿子，不再撒手。她把头抵在碑上，心心念念，三十几年没见的儿子，此时就躺在她的面前。她用双手拍打着儿子的墓碑，语无伦次地说：少臣我儿，妈来了，你看妈一眼吧，咱娘俩三十多年没见了……

不知哭了多久，说了多久，终于平静下来，想起来什么似的，她打开自己随身的包，先是从里面找出儿子留给她的这份遗书，接着把遗书放在儿子面前，再一次带着哭腔：少臣，你给妈最后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她又转身从包里拿出一只塑料袋，塑料袋居然装了半袋子家乡的土，打开塑料袋，把家乡的土撒在墓碑周围，一边撒一边说：少臣哪，妈知道你在这里水土不服，这是家乡的土，以后你就不想家了。

儿子和女儿在大哥的墓碑前摆放了鲜花和水果，他们望着大哥的墓碑，也唏嘘不已。

母亲坐在少臣的墓碑前，就那么不远不近地望着，似乎在和儿子对视交流。时间静静地流淌着。其他墓碑也偶尔有前来祭拜的人，有亲人也有战友。他们跟亲人或战友轻轻诉说的声音，断断续续飘过来。时间似乎凝固了，母亲望着眼前的儿子，儿子似乎也

在望着她。分别三十多年之后的重逢，如今终于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

太阳偏西了一点，又偏西了一点，先是老二小心地走到母亲跟前，提醒道：妈，我们该走了。

母亲似乎没有听见老二的话，仍然看着儿子。过了半晌女儿又上前提醒：妈，我们该走了，再晚最后一班车都没有了。

又过了片刻，母亲慢慢地站了起来，腿似乎坐麻了，摇摇晃晃。老二过来搀扶着她，她没有转身向山下走，又来到少臣的墓碑前，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外衣，然后把外衣披在儿子的墓碑上，嘴里轻轻地说着：天晚了，露水大，少臣怕冷。

做完这一切，在儿子和女儿的搀扶下，她终于一步步走向台阶。站到台阶中间，她又停了下来，再一次转过身，终于忍不住爆发似的大喊起来：少臣哪，妈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来看你，也许这一次妈和你真的就永别了，儿呀，妈想你……

往下走一步台阶，母亲就要喊一句儿子的名字：少臣跟妈回家，跟紧点，别迷了路。

到了台阶下，她挣开儿子和女儿的搀扶，突然朝墓碑的方向瘫坐下去，泣不成声地说：儿呀，要是想妈了，就在梦里跟妈相见吧。

母亲坐在地上把身子伏下去，再次伏下去……

责任编辑：徐远昭

母子情深的别一种聚焦与书写

——关于石钟山短篇小说《与儿重逢》

◎王春林

在一个长久和平的时代，怎样才能展开与英雄有关的军旅题材书写，可以说是对军旅作家的一个根本考验。此前创作过多部有影响的军旅小说的部队作家石钟山，这一次，在短篇小说《与儿重逢》里，所集中聚焦的，是母子情深这样一个核心命题。能够借助于母子情感的深度书写而最终托举起一个勇于为国牺牲的普通军人形象来，正可以被看作是石钟山此作最值得肯定的匠心独运之处。

“与儿重逢”，只要看到这个标题，我们就不难断定，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肯定是立足于母亲的角度而进一步展开的。实际的情况也果然如此，小说一开篇，就是儿子于少臣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从1985年4月13日这样一个遗书的具体写作时间来推断，于少臣生前所参加的这场战争，只能是中国南方之南的那场与邻国之间的边境战争。依照惯例，既然要参加战争，那么，所有的战士就都必须在参战前给自己的至亲家人写这么一封带有遗书性质的信件。虽然篇幅短小，但正是通过这封简短的遗书，我们才可以对于少臣这样一位少小年纪便有情有义的农家军人的淳朴内心世界有所了解。其一，对国家的忠诚。在战前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于少臣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升，拥有了以爱国为内核的家国情怀：“懂得这次战争是为了国家，先有大家才有小家。”牺

牲了，是光荣的烈士，活下来的，也都是不畏牺牲的英雄。“我们上战场都感到光荣，每个人都写了请战血书，时刻等待着国家的召唤。”其二，对包括母亲在内的家人的亲情。先是弟弟妹妹，把一套新军衣留给弟弟穿，把25元津贴留作妹妹的书本费。然后是二叔，因为曾经答应过二叔，所以，如果身上的这套军装没有被毁坏，那就送给二叔去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母亲。因为父亲过早去世，家里的担子便全都压在了母亲身上。身为长子的于少臣，由于未能及时替母亲分担忧愁而倍感愧疚：“儿心里惦念，可帮不上您什么忙，心里一直愧疚。”原本想着将来退伍后可以替母亲有所分担，但因为要上战场，未来的生死都是未知数，所以这种分担也未必能够变成现实。这样一来，临上前线时，于少臣唯一可以报效母亲的，就是给她留下了一双很可能会有点大的军鞋。

虽然于少臣在写那份遗书的时候还处于生死未卜的不确定状态，但等到母亲在两个月后看到那封遗书的时候，他的牺牲已经成为了不可更易的残酷现实。早在参军前，儿子就专门告诉过母亲，只要参军达一年时间就可以探亲，自己到时候一定会回家探望母亲。没想到的是，仅过了半年时间，母亲等来的，竟然是儿子成为烈士的噩耗。为国牺牲虽然无可非议，但这样的结果落到一位母亲身上，就是天大的灾难：“那一刻，她整个人都像在做梦，以前做不好的梦，很快就会在梦里醒来，这次却醒不过来了。”原本想着儿子的骨灰会被送回家里，没想到的是，部队有统一的安排，于少臣只能和其他牺牲的战友们一起，被集体安葬在遥远的南方。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母亲方才真切地意识到，“她亲爱的儿子少臣再也回不

来了”。从那以后，母亲就开始经常做梦。不仅每每梦到的都是老大，而且儿子也总是在梦里冲她说：“妈，我想家”。但其实，儿子在梦里对母亲和家乡的思念，所真切折射出的，更是作为生者的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应该就是从获知儿子已经被安葬在遥远南方的那个时候起始，母亲开始打定主意，一定要专程去遥远的南方看看儿子。问题在于，要想去往路途遥远的南方，就必须得积攒够路途所需的费用才行：“从那时开始，她就有了一个想法，以后省吃俭用，要攒看儿子的路费。”

事实上，从母亲打算积攒费用去看儿子于少臣开始，作家的笔触就转向了对母亲一家艰难生计的真切描写。先是“老二考上了师范学校，老三也上了高中，家里的花销陡然增多了”。那会儿，母亲的想法是，只要等到老二毕业，就可以节衣缩食地省出去看儿子的费用来。但等到老二毕业后，迫在眉睫的又是老三的婚姻问题。女儿嫁妆的开销，让母亲去南方看望儿子的愿望再次落空。女儿的婚姻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又是老二结婚成家的问题。“看望大儿子的愿望，只能暂时搁在了心里。”没想到的是，结婚后的老二，不仅贷款在城里买房，而且还很快就有了孩子。因为夫妻二人全都得按时上班，母亲“就被老二接到了城里，她的任务是帮老二带孩子”。关键问题是，“这么一折腾，去看望老大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就这么等来等去，好不容易等到孙子上了幼儿园，老二的媳妇又生了白血病。无奈的母亲，只好在照顾家里的同时，腾出手去照顾生病的儿媳妇：“老二贷款买的房子，房贷还没有还完，儿媳妇又生了病，一家人的日子真是雪上加霜。日子过得揪心又拧巴。”如此

一种情况下，专程去往遥远的南方看望大儿子的愿望当然也就无从提起。一直牵挂着儿子的母亲，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说：少臣，妈也想你，从来没有把你忘记，等你弟弟妹妹生活好一点了，妈凑够路费，就是爬也要爬到你那里”。从艺术形式的层面来说，在“现实”这一部分，石钟山所成功采用的，是一种将核心事件一再延宕的处理方式。母亲想去南方看望大儿子的愿望，看似简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事情不断发生的缘故而被一再推迟。

倘若说《与儿重逢》的核心思想意涵是母子情深，那么，这一点的集中爆发，就要等到母亲已然步入老年的那个时候。“有一天她看电视，无意中调了一个台，很快就被电视里的内容吸引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老兵，在南方的墓地看望昔日的战友……”正是在受到电视里这一场景的强烈刺激下，母亲“多年的等待终于爆发，不想再等了，她头发都白了，腿脚也一天天地不再灵便，看到电视机里那些当年儿子的战友，也已经不再年轻，都已经花白了头发”。念头一旦生出，母亲就向儿子和女儿宣布，“我要看你们大哥去”。面对儿女对她身体的担忧，母亲给出的理由是：“三十多年了，妈这辈子就剩这一个念想了。要是临死前再不看你大哥一眼，我都不会瞑目的。”母亲的态度如此

坚决，那儿女也就没有了阻拦的理由。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也只有到这个时候，石钟山才给出了两处并非不必要的艺术补叙。一处是对国家力量的充分彰显。在获知母亲要去往南方专门探望烈士儿子的消息后，县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主动找上门来，要派人专门陪伴护送母亲，以便助力“完成她三十多年未了的心愿”。另一处，则是对她一双儿女的亲情彰显。却原来，他们俩其实早就瞒着母亲，专门前往南方探望过自己的大哥。之所以要瞒着母亲，主要是“担心她年纪大了，承受不了这感情的冲击”。就这样，由于有了母亲的强烈坚持，她被迫延宕了三十多年之久的看望烈士儿子的深切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当她不惜千里迢迢终于抵达墓地的时候，“悲切地叫了一声：我的少臣哪，人便瘫软下去，顺着墓碑滑落在碑前的台阶上，双手仍然死死地抱住墓碑，就像抱着儿子，不再撒手”。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由于有了此前行程不断被延宕的铺垫，母亲这里情感的激烈释放，就丝毫都不显得夸张。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借助于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母子情深的思想主旨方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凸显。

责任编辑：徐远昭

风 马 旗

◎
王
必
昆

17

风
马
旗

一个喇嘛从我身旁经过，距我一丈远，抱着一块石头朝前方的玛尼堆走去。“咔嚓”，石块落到了玛尼堆上，这是喇嘛这天向这座玛尼堆垒下的第一块石头。

我远远地看着喇嘛走过的每一步、弯腰垒石的每一个动作，仿佛在看舞台上的表演细节。放下石头，喇嘛回转身，正好与我的目光相遇。我赶紧抬头，只能看天。天空湛蓝而寂寥，一朵白云孤零零地悬停在高空，状似狗头，呆萌地俯瞰地上的我。我扭头看远处的山野，喇嘛的身影已在地平线上消失。

山岗在律动，草木在律动，大地犹如一张唱片，缓缓播放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我一直戴着蓝牙耳机，听着朱哲琴的音乐。《笛威辛亢·纽威辛亢》，好像整个上午这首歌都在单曲循环。与我目光相遇的那个喇嘛不知道我在听什么，俯瞰我的那朵白云不知道我在听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

前面村庄的藏房顶上，插着一杆风马旗，正在风中吟诵。

藏语称风马旗为“龙达”，“龙”意为风，“达”意为马，汉语

可直译为“风马经幡”“风马旗”等。《藏汉大辞典》里“龙达”的喻义：一是气数、运气；二是风旗。

风遍布一切事物。它是虚空之物，是无形之马。

寺院、佛塔、玛尼堆、藏房、圣湖、岩穴、山顶……所有涉藏地区的灵气之地，都悬挂着五彩缤纷的风马旗。它们或吟唱，或舞蹈，表达着对大地的敬畏，对人世间的祈福。

雪山上的风马旗在千万遍地吟诵，吟诵高原上的亿万卷诗篇。风马旗总是立在高处，成为连接天地的天梯，不停地拂动，轮回着世界的古老秩序。

世界当然有着古老的秩序，无时无刻不在运行着古老的秩序。在这人迹罕至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核心区，江水并流而不交汇，遵循着各自的秩序。这是一块叛逆的大地，依靠无数被奉为神山的雪山维护着这个世界的秩序，我在这里总会想到道法自然的秩序，想到多维世界在我面前的梦幻具象。有智者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状态，只有在你观察它的那一刻才坍塌为确定状态。若是这样，那我必须匍匐着靠近我想观察的一切，触摸大地细部的一切具象，在雪域高原寻找我心中的日月。

二

一个喇嘛从我身旁经过，距我两丈远，抱着一块石头朝前方的玛尼堆走去。这是喇嘛这个星期向这座玛尼堆垒下的第一块石头。

鲁茸定主在村口等着我们，他身后的岗曲河在雨季中发出巨大涛声，掩盖了我们跟他打招呼的话音。岗曲河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这里距金沙江还远。鲁茸定主示意我们

把车拐进进村的小路，再示意向前开进去，但他不上车，径自靠路边朝前走。

我让白师傅赶紧靠边停车，我们下车步行。小时候我刚学会骑单车，爷爷就常常提醒我，骑到村口就要下来推着单车走，不能直接骑车进村回家，因为村里的土地下埋着祖先的尸骨。出门也一样，先推着单车走出村口再骑。作为明代哨所的滇南烟光哨，古人骑马都还设个下马石，哪能横冲直撞骑马进村。我由此对我衣胞村庄脚下的土地充满敬畏，生怕车辆碾压到祖先的骨骸，惊扰到祖先长眠的魂灵。有了汽车后，我们回老家，总会将车子开至村外停好，再拎着东西走路回家。这是我所在的汉族村庄烟光哨的老规矩，是一代代老人人口口相传的乡村禁忌。当然到了汽车时代，多数人还是把车开到家门口，甚至开进自家院里，祖先的老规矩早已在车轮下灰飞烟灭。我不知道藏族村庄有没有这样的忌讳，但总觉得步行进村是对一个村庄的基本尊重，尤其是对那些少有陌生人打扰的边地少数民族村寨。

鲁茸定主客套地说车子可以开到他家门口的，大概想表达村子的路况很好。他朴实地笑笑，领着我们走进他的巴拉村。

这是巴拉新村所在地水庄，巴拉老村在巴拉格宗山崖上。水庄原本是巴拉村的一个农点，意为山脚的小坪坝，是夹在巴拉格宗公路与岗曲河之间的一片冲积平地，海拔两千米左右，而巴拉老村海拔高达三千来米。由于巴拉老村海拔太高，冬季结冰缺水，加之交通极其不便，二十多年前就陆续有村民自发搬迁到山脚河边的水庄建房居住。水庄原先有巴拉农户的田地，“雪山雄鹰”组织一百多人来岗曲河畔打石挡墙，以防河水漫灌。修公路时，鲁茸定主的父亲参加炮工队，负责炸石头，耳朵都震聋了。村庄搬迁时期，

巴拉还未修建公路，巴拉格宗景区也尚未建设。原来的巴拉老村有二十五户，现在有巴拉户口的三十三户，其中在水庄盖房子居住生活的十二户，其余的搬到香格里拉居住了。如今公路修通了，水电接通了，巴拉格宗风景区开发建设也红红火火，生活变了个样。巴拉老村各家各户的房子都卖给景区旅游公司用于开发民宿，田地也全部租给旅游公司。房子售价不等，大多是几万块，鲁茸定主家卖了四万块。景区每年给村子七十万元补助，由村小组再分配到户。

我查看了一下卫星地图，能找到巴拉村，那是老村的位置，如今是巴拉格宗景区管理的巴拉古村景点。现今水庄的巴拉新村也在景区范围内，但在卫星地图上找不到。有十二户藏族村民居住的巴拉新村，整齐地排列着一排石头房子，一会儿就走到头了。四五个老人围坐在屋檐下，凝视着我们几个人走进村里。在这个平常只有二三十人居住的小村子，哪怕飞进来一只鸟，都逃不过村民的眼睛。巴拉的年轻人大多到香格里拉做生意或打工，年龄再小点的就是出去上学，留在村里的基本是老年人，最老的有八九十岁，最年轻的就是鲁茸定主，四十八岁。鲁茸定主是巴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民小组长，他得守着这个家，守着这个村。

雨又来了，今年的雨水太多。鲁茸定主招呼我们去他家，这是一栋新式的三层楼藏族民居，水缸、火炉、佛龕、卡垫等，一应俱全。我和同行的央金坐在沿窗的卡垫上，鲁茸定主拿个小木凳坐在我们对面，他妻子靠着堂屋中间的柱子站着，老岳母坐在水缸旁，老父亲躺靠在靠窗的卡垫上，盖着被子。

女主人用玻璃杯泡了绿茶给我们，我喝了一口，茶劲很猛，大约是老树茶。

我关心的是巴拉村村民靠什么为生。鲁

茸定主说，过去在巴拉老村，村民靠山吃山，靠天吃饭，找松茸卖，找虫草卖；养黄牛、牦牛、牦牛，夏牧场在乃当、香巴拉佛塔一带，冬牧场在巴拉村里。老村缺水，冬季山泉溪流结冰，人畜饮水只能靠冰雪融水。耕地都是旱地干田，种些苞谷、小麦、苦荞、马铃薯等，收成也不好。近些年收成更差了，山里的野生菌，旱地里种的粮食，都被猴子吃了。山上猴子相当多，村民抢不过猴群。但村民都不伤害猴子，偶尔有人放鞭炮吓吓猴子，可过后猴子又来了。巴拉格宗山上的猴群在夏季吃松茸等野生菌，秋季就来田地里吃粮食，冬天进村入院找粮食吃，就连母鸡刚下在鸡窝里的鸡蛋都会被猴子吃掉。野猴并不怕人，村民上山时拿在手里的食物常会被猴子跳来抢走吃掉。过去每户人家每年捡松茸要卖上万元，现在松茸多被猴子抢先吃了，松茸越来越难找到，每年一家人捡松茸只卖三四千元。农户每年辛苦栽种的粮食基本被猴子吃完，以致都不种粮食了。田地都租给景区种草喂牛，产牛奶，景区有一个牛场。

搬到水庄后，巴拉人家有水有田，每户约有三亩耕地。近年来村民也不种粮食，大多种植中药材，重楼、白及、野三七什么的都种，多数还没卖过。前几年，鲁茸定主夫妻俩帮巴拉格宗景区放牧，每人每月五千元，两口子一年挣得十二万。后来老父亲生病，就没帮景区干了，在家好照顾老人，种点中草药。鲁茸定主擅长养牛，过去最多时养六十多头牛。养黄牛、牦牛，牦牛只能在高海拔的香巴拉佛塔一带养，在低海拔的村里养易病易死。现在对牧场管控较严，一般只能圈养，放养要到市林草部门申办放养证，从村到乡到市，要盖很多公章审批。

鲁茸定主的父亲躺靠在对面的卡垫上，拿着手机不时发笑。鲁茸定主说，父亲患脑

梗，还有点痴呆，但爱刷抖音，玩手机玩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口水流出来也不会揩。女主人穿着一件灰色保安服，不时给我们加热水。我问她在景区当保安吗？她有些茫然，瞬间反应过来是自己穿着保安服引起我的发问，才笑答没当保安，这衣服是别人给的。

鲁茸定主夫妇有两个孩子，都尚未结婚。大女儿二十九岁，兰州大学毕业，考编后在市供销社工作。儿子二十七岁，在香格里拉做水电工。一家三代六人，鲁茸定主和父亲、女儿都是中共党员。他家院里，立着一根三层楼高的铝合金旗杆，杆头悬挂着一面党旗。

我打开手机里存的一张巴拉村的老照片，请鲁茸定主辨认有没有认识的人。那是1970年，因宣传“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东旺公社新联大队的先进事迹，云南人民出版社拟出版连环画集，为此组织姚钟华等省里的一批青年画家深入新联大队，然后又从新联大队骑马翻越四千米以上的三座雪山垭口，走了五天来到大队所属最边远最艰苦的巴拉村收集创作素材。这是最早到巴拉村体验创作的一批画家，当时他们留下了一批写生画作，还给村民们拍了一张集体合影。我仔细数了两遍，照片上共有二十七个人，看样子多是学生，穿着那个年代的服装，戴着那个年代的军帽，都没有穿藏族服装，每张脸都笑得特别灿烂，阳光般的灿烂，我从没有见过笑得如此灿烂的集体照。这是巴拉村最早的照片，当然也极有可能是这二十七个人第一次拍照。

鲁茸定主仔细看着照片，他妻子、岳母也好奇地靠近来一起辨认。鲁茸定主肯定地说，照片上的人大部分还健在，上面有母亲的弟弟，也就是他的舅舅格玛斯那，后来去

当兵参加工作，今年七十岁，在香格里拉居住。还有双老师，后排中间那个，他的藏名叫次仁定主，汉名叫双锦云，东旺乡人。过去巴拉村属东旺乡管辖，后来划给尼西乡。双老师是巴拉第一个老师，在巴拉村小学任教十多年，当时在巴拉找了媳妇成家。所有巴拉人都知道双老师，他现居香格里拉，七十多岁，头发白了。鲁茸定主与双老师有联系，随即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找到双锦云的名字，说就是这个。

窗外，听得见岗曲河湍急流淌的涛声，看得见山崖上的风马旗徐徐摇曳。

三

一个喇嘛从我身旁经过，距我三丈远，抱着一块石头朝前方的玛尼堆走去。这是喇嘛这个月向这座玛尼堆垒下的第一块石头。

清晨，细雨蒙蒙，我撑着伞，独自爬上巴拉格宗人马驿道。驿道挂在悬崖上，像深陷崖体的一道疤痕，用一条铁链拴着，仿佛要缝补细长的刀伤。起先可以一手撑伞，一手拉着铁链沿山崖慢慢行走，没走多远，驿道凿进石崖，需弓腰前行，水滴从石缝里不断滴落，我收拢折叠伞，小心地躬身行走。再一会儿竟然钻进隧道，光线很暗，试探着往深处钻，有亮光透入，原来隧道中段的外侧有一个大洞口，可以看见悬崖下波涛汹涌的岗曲河。脚下跣了一下，一块碎石滚落出山洞口，不知坠向何处，垂直的悬崖下应该是公路，我陡感惊悚。走出崖洞，驿道变为一段盘绕上悬崖顶的土路，长满荒草，连日雨水浸透，看着就很滑，路边也没可抓的灌木树枝，更没有铁链。大约因为一个人行走在雨中悬崖驿道有些心怵，如果有伴同行，或许就不觉得有这么危险。我抬头，见崖顶

悬挂着风马旗，露出巴掌大的一片经幡，在雨中晃动。

隔日遇到鲁茸定主，他说过去巴拉村不通公路，村民出山极为艰难。沿着岗曲河边的山崖贴着一条羊肠小道，有的危险路段要用绳子拴着走，这样走八九个小时才能到达上桥头村，那里通公路可以乘车。鲁茸定主十多岁开始走路出山，进城买卖东西都是靠人背马驮，走了十多年后巴拉才通公路。最怕的事是扛病人出山进城去抢救，每一代年轻人都扛过急救病人，现在想来都不寒而栗。鲁茸定主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十七八岁的时候扛过两个老人去抢救，把病人绑在担架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肩扛担架，疾步行走，一段一段地轮流换人扛着出山，到上桥头村的公路边等路过汽车，邀车拉去中甸县医院，幸好这两次都救活了。也有没救活的情况，他小时候听爷爷讲，村里有两个人去森林里打猎，一前一后，前面有树枝响动，后面的猎人以为有野兽出没，即用半自动步枪开枪射击，哪知竟然发出人的惨叫声，原来是误打到同伴了。爷爷和同伴们帮忙把伤者扛出山去救，一路跋涉，到县医院还是没有救活。那个年代到公路上邀车坐，司机都会停车给搭乘，尤其是遇到送医院救人的，不管什么车都会帮忙。

公路修通后，多数人家不再养马了。现在巴拉村只有五家养马，一家养一匹，主要是给游客在巴拉格宗骑马徒步，一个人牵一匹马，每天收费三百元。我在巴拉老村四处张望的时候，远远看见有两个游客骑马走在山坳中，这应该就是巴拉村那五家养马人的其中两家。今晚这两匹马，大约可以吃上好料了。

其实这条古驿道的历史并不长。千百年来，巴拉祖先仅靠山崖间的毛路出山，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当地村民才历时三年修建了人马驿道，全长三十二千米，宽不足一米，人和骡马可勉强通行，这是巴拉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外面商界闯荡多年的巴拉人斯那定珠回到家乡，用十年的光阴，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在悬崖峭壁上凿通了巴拉村连接二一四国道的公路，人马驿道才退出历史舞台。后来，作为巴拉格宗的一个景点，斯那定珠又修复开凿了我走过的这条人马古驿道，再现香格里拉最后的秘境巴拉格宗尘封的历史。

笛威辛亢，纽威辛亢。天堂，地狱。朱哲琴的音乐在巴拉格宗的崇山峻岭间萦绕不息，抑或只是在我的耳膜撞击不停。淫雨依然淅淅沥沥，像是天堂的甘霖，像是地狱的哭泣。我遁入巴拉格宗的天堂与地狱，在海拔两千米至四千多米的深谷与高峰之间寻觅，或者炼狱。在最低处香格里拉大峡谷岗曲河岸的悬空栈道上低头彳亍行，在回音壁挂在峭壁上的凌空栈道上抬头穿行，总有碎石从山崖身体上零星脱落，世界仿佛总在抖掉多余的尘埃。在最高处的香巴拉佛塔山脚，看着牦牛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夏牧场悠然吃草，我想巴拉村的祖先是不是在这里找到了与世隔绝的避乱之地。

香巴拉佛塔并非一座建造的佛塔，而是巴拉格宗的一座山峰，形状像佛塔的山峰。鲁茸定主告诉我，香巴拉佛塔那边确实有路可以出去，地形相对平缓，但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冬季大雪封山就无法走了。鲁茸定主过去多次从佛塔背后走路去转山放牧，可以走到东旺乡，甚至走到四川得荣县：近则当天折返巴拉，走远就要两三天才能回家。

从巴拉老村到香巴拉佛塔，悬挂在峭壁上的盘山公路像藤条一样生长。我透过车窗看见有几间木板藏房孤寂地躲在山坳里，司

机说是巴拉最后一个牧民在此养牛，我请他停车让我也去看看。下车走近看，这是一片小牧场，水草丰茂，一条清冽的雪山溪流潺潺流过。有四间木板房沿缓坡独栋而建，近前的三间锁着门，最远的那间冒着炊烟，应该有人在家。我从草地上走去，却有些无处落脚，草地上密密匝匝遍布牛粪，有的干，有的稀，有的还冒着热气。如果是一个老牧民看见这样的牧场，应该凭据牛粪的分布即可判断出牛群的数量，判断出黄牛、犏牛、牦牛的多少，甚至牛体的健康状况。我见缝插针般恍恍惚惚走到最后那间木屋，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门口抽烟，还有一个小孙女蹲着在玩。老人只会讲藏族话，不会说汉语，没法交流，但他指了一圈牧场，重复说了一个汉语地名：花海塘。我回转身看，央金走了一小段路就返回去了。没了藏族翻译，我也只得离开。特意看了一下这里的海拔，三千五百米，花海塘，我对自己说，这里有巴拉格宗最后一个牧人，一个远离村庄与牛群、生活在深山牧场的藏族老人。

意外造访过的云端上的花海塘，是藏在巴拉格宗森林中的夏牧场。白云，森林，溪流，野花，草地，牛群，木屋，藏族老人，以及牛粪——没有遍地牛粪，花草也就长不得这样茂盛。这个童话般的景深清晰的画面，成了我寻找香格里拉秘境最柔软的地方。我梦见自己在花海塘的木屋里居住，梦见木屋周遭开满白色绒花的血满草，那种流淌红色血液的草。我似乎是花海塘的主人，熟悉花海塘的一切，却又捕捉不住花海塘的一只蝴蝶，掬捧不起花海塘的一抔泉水。天幕上挂着一弯上弦月，有几片白云追着月儿飘动，不，不是云彩，是悬挂月钩上的经幡在轻摇。

后来与鲁茸定主聊到花海塘，他说花海塘牧场是巴拉格宗景区的养牛场，请外地人

帮养牛，不是巴拉村的人养牛。央金也说那天她看见四间木房子都锁着门，没有牧人在家，应该是出去放牛了。我也弄糊涂了，不知道是我在幻觉中看见放牧的藏族爷孙，还是在巴拉老村土司庄园做的一个梦境。

巴拉村据说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由唐代一个藏族部落首领斯那多吉率领族人从四川巴塘迁徙至此建村，“巴拉”藏语意为自巴塘迁徙而来的藏族村落。巴拉格宗景区开发后，巴拉老村的房屋已拆除重建为布局规范的藏式民宿，仅保留“当代愚公”斯那定珠家的老房子，修复改造成“巴拉民族文化博物馆”。各种渐次退出现代社会的藏族生活老物件，在这栋老屋里安静地回味巴拉古老的民族记忆，讲述雪山悬崖上的神奇故事。

巴拉村被围在八座大山之间，犹如八瓣莲花护佑的神山之子，默诵着一个藏族古村的千年传奇。你可以把这里看成地狱，众神用层层高山和峡谷锁住小小的巴拉村，让所有的肉身与灵魂在山炉里经历炼狱的煎熬。当斯那定珠在悬崖峭壁上创世纪般凿开奔涌如血脉的盘山公路时，巴拉冲出了地狱，而更大的虹吸是，世界灌入了巴拉。曾经如地狱一样的巴拉，如今凤凰涅槃地化身为众生的天堂。原来天堂与地狱，同时纠缠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巴拉的笑脸，也不知道地狱里有没有巴拉的泪水。笛威辛亢，天堂。纽威辛亢，地狱。你的地狱，或许是他人的天堂。你的天堂，或许是他人的地狱。琼英·卓玛的梵音，是否能度一切苦厄，是否能抚慰人世间的焦虑？最早从欧美到中国涉藏地区考察的约瑟夫·洛克等西方人经历过天堂与地狱的煎熬，詹姆斯·希尔顿所著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讲述意外来到香格里拉的主人公们经历过天堂

与地狱的煎熬，最早到巴拉体验创作的姚钟华等画家经历过天堂与地狱的煎熬，曾经逃离又回归巴拉的康巴汉子斯那定珠经历过天堂与地狱的煎熬。我在巴拉格宗的这些日子，也经受着天堂与地狱的煎熬。

鲁茸定主说，每个藏族村子都有自己的神山，神山是人类不能抵达践踏之圣地。巴拉村的神山是格宗雪山，是香格里拉市最高山峰。巴拉人即使搬到山脚的水庄，也还是要到巴拉老村前的那座白塔，虔诚地面对格宗神山烧香祈福。

雨过天晴，阳光洒在格宗雪山上。我正顺时针围着巴拉老村的白塔转悠，天堂与地狱正按顺时针方向轮转。巨大的风马旗挂满白塔周围，顺风拂动巴拉格宗的世界。

四

一个喇嘛从我身旁经过，距我四丈远，抱着一块石头朝前方的玛尼堆走去。这是喇嘛这年向这座玛尼堆垒下的第九十九块石头，上面镌刻着藏语的六字真言。

央金说，一定要带我去看红军桥，就在那个地震后废弃的上桥头村。

岗曲河从冈波亚雪山流经巴拉格宗大峡谷的出口处，蛰伏着一个古老的村庄，这就是上桥头。这个山河挤压的弹丸之地，地形险要，历来为军事要冲。清代驻有绿营军户，藏族与汉族通婚繁衍，形成藏汉民族融合的村落。川滇交界，古代滇藏茶马古道，新旧214国道，无数历史线条在上桥头交汇。这个村庄，时空在此凝固，历史无法绕行。

沿金沙江蜿蜒盘旋，车过岗曲河大桥，桥下的岗曲河汇入金沙江，桥上的公路拐入去巴拉格宗的窄路，即刻就到上桥头的对岸，停车步行。毛路早已荒废，我们沿公路

边的劈坡走下河谷，岗曲河对岸即上桥头。到得坡底，一大蓬仙人掌挡在路口，像是为寂寥的空心村插刺守护。

山风吹拂，时间暂停。2013年8月31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德钦县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交界地区再次发生5.9级地震，上桥头整个村庄遭受破坏。

我来到这里，时空停止在十二年前的那一刻。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受伤的六角亭，大约是红军桥的纪念亭。亭子的筒瓦屋顶被砸烂，六角屋檐只剩下一角，两块巨石还压在屋顶上，未断的几根钢筋仍在承受着重压。亭子六棵柱子，被砸断一棵，断开的柱子还连着几根钢筋。砸向亭柱的那块巨石，仍躺在亭子中央。周边的民房，全都倾裂，塌陷，碎瓦砾石遍地堆积。再往下走，大理石镌刻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中甸上桥头纪念碑”完好无损，近旁的烧香台完好无损。山脚巨大的混凝土浇筑的桥墩拉着两根粗实的钢索，固定着岗曲河上的铁索桥。桥头的钢筋水泥梁柱既支撑着钢索，又构成一道桥门。门楣上三个大字“红军桥”古朴苍劲，梁柱上书一副对联，“往昔峥嵘先烈彪炳千秋，今朝盛世万民继往开来”。这就是央金说的“红军桥”。一座铁索桥，横跨岗曲河，连接着对面的上桥头老村。红军桥目测长约五十米，宽度两米多。桥身由铁链搭成，上面铺设木板。因为那次地震，上桥头整村搬迁到一公里多以外的老公路旁，离开了这个古老的村落。

河水流逝，时间暂停。1936年5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中甸上桥头，在此发生一场血战。

央金给我讲述了这个血色的故事。那年暮春，金沙江的涛声裹挟着征尘翻涌，红二、

六军团的将士们在丽江石鼓镇寻得七只木船与若干木筏,由三十余名中甸、丽江籍船工协助,历时四昼夜抢渡七十五千米江防,一万八千多名红军指战员成功突破追兵封锁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境内。进驻县城后,贺龙致信松赞林寺掌教八大老僧,明确承诺保护寺庙与僧侣权益,坚持以现金按价采购青稞、牦牛等物资,藏汉军民的情谊在雪域高原悄然凝聚。在松赞林寺的支持下,红军在中甸筹粮十多万公斤,得以继续前进。

五月七日清晨,红二军团前卫部队行进到上桥头时,遭德钦县、得荣县僧俗民团武装阻击。正当红军从木桥渡过岗曲河时,前面资纳腊山峭壁上滚木礮石倾泻而下,枪声与宗教法器的轰鸣交织,成为渡河的致命屏障。红军被迫迎战还击,四师参谋长汤福林、连长肖学志和数十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经过激烈鏖战,红军驱散民团,终将红旗插上资纳腊山口,在阵地上留下“红军是番民的好朋友”的标语。这是红二、六军团在迪庆境内打得最大的一场战斗。红军次日进入得荣县境,用牺牲开辟出北上通道。

解放后,为纪念这段红色历史,上桥头村民向政府申请资金,村民出工出力重新修建了这座铁索桥,取名为“红军桥”。这座跨越激流的铁索桥,成为铭记红军过中甸的永恒坐标,静静地叙述着红军与藏族百姓的红色故事。

在这个血色历史的渡口,岗曲河的水流与香格里拉的山风交融倾诉。我缓缓踏上这座横亘在岗曲河上的红军桥、历经地震完好无损的铁索桥,九十年前的血色画面纷至沓来,红军长征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一座古桥,连接了历史的征程,连接了红军与民众的情感,成为沟通历史与未来的

红色纽带,永远在雪域高原的大河上巍然矗立。

走过红军桥,桥头第一家被震裂的民房墙上,还钉着门牌“尼西乡幸福村上桥头组三号”。我不知守在桥头的这家人,是否见证红军渡过岗曲河,是否见证红军在资纳腊山口遭遇的战斗,是否见证茶马古道的马帮从此地经过,是否见证地震的呼喊。我走过整个震后的村庄,再没有一个人影,再没有一点声音。村中的一个岔路口,还竖着一块十多年前的牌子,上面写着“泡温泉每人十元”等汉字,大概是村庄后山上有温泉。而此刻村庄空寂,山河无语。

我从上桥头村又返回红军桥,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方向,爬上资纳腊山口。央金说,当年红军到达上桥头村时,僧俗民团反动派就是在资纳腊山的峭壁上,滚下大石头到山脚的红军据点,发起了这次战斗。看着陡峭的山崖,再看地震时从山上滚落的巨石,当年红军遭遇的这场战斗确实可怖,造成巨大牺牲。顺着河流的方向,资纳腊山隔开了两条江河,右侧是金沙江,左侧是岗曲河。山下的金沙江上,耸立着一座伟岸的“贺龙桥”,桥头还建起了红军长征的大型雕塑,山岩上雕着巨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正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过迪庆而修建。

资纳腊山是上桥头村的神山,历来是滇藏茶马古道北上进入川藏的唯一通道。站在资纳腊山口,我仍然听见,上桥头的石板路上人声鼎沸,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铃声响彻山间,“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声如浪涛一样拍打着金沙江两岸。

责任编辑:方蔚

向阳花开

——“郧阳区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手记

◎李兴艳

上联：丹江有船三日过五县

下联：白浪无波一石踏三省

横额：天时地利人和

——白浪街古戏台对联

晚上九点多，鄂西北边陲的白浪镇夜色深阖。远山如墨，灯火几点。

刚刚立夏，风里带着草木的清香与阵阵虫鸣，月色漫过小街，柔柔地照在一个叫“向阳乐队”的商铺门上。田向阳清点好明天早上演出要用的乐器和道具，刚坐到沙发上指尖划过手机屏幕，郧阳网的一条视频号忽然撞入眼帘。他指尖一顿，赶紧点了进去。

2026年5月9日，千里之外的海滨荣成，在中宣部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专题培训班上，郧阳的“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经验正在大会上分享。虽隔着千山万水，却让他心头一热，纷纷思绪瞬间漫过郧阳的山山水水，落回到那一场场满怀期盼的奔赴和一张张质朴动人的笑脸上。

三年了，田向阳看着那春风吹过郧阳的寻常巷陌，吹过山川与村庄，吹得漫山新绿抽芽，吹得满庭竞绽繁花。

新鲜

鸡叫头遍，白浪镇杨沟村唐沟还沉睡在早春的酣梦里。晨雾像揉碎的棉

絮，软乎乎裹着黛色山峦，田埂、屋舍、树梢都浸在薄白的朦胧里。七十九岁的杨叔早就醒了，黑黢黢的窗棂透进一丝微光，他睁着眼，心里揣着滚烫的盼头——今儿要去丹江村，看区里来的演出。

一个星期前，村干部们就开始在全村宣传，4月13号区里要到白浪丹江村开展“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那个名字有点长，他听着怪稀奇，村书记还说到时候有唱戏跳舞的节目看，能见到镇上的大书记和区里的大专家给乡亲们宣传党的好政策，还可以免费理发、领树苗、领种子、量血压。

隔壁快嘴李婶高喉咙大嗓给杨叔传送这个消息：

“老杨头，你不是喜欢看戏么，到时候一起去瞅瞅！”

“啥戏？怕又是那些扭捏作怪的吧！”杨叔前几年听说镇上有戏也去过几趟，结果一看全是那些恶搞烂俗的段子，后来就压根不出去看戏了。

“去看看么，反正还有东西领，还能免费检查身体哩！到时候我骑电三轮带你。”李婶继续鼓动。

“那行，看看也行。反正村里好久都没有个响动了，人都快憋长毛了。”杨叔终于下定了决心。

天刚麻麻亮，杨叔就起了床，匆匆用凉水洗把脸，吃了早饭，然后换上了去年春上过生日时女儿给他买的那身新衣服。他对着镜子理了理花白的鬓角，把衣角扯得平平整整，像要去参加重大活动一样。

从杨沟村到丹江村还有二十多里路。杨叔一路遇到好多同村的乡邻，不用问，都是去丹江村看节目的。约莫一个多时辰，丹江村广场映入眼帘，五六百个红色的塑料凳子已经呈扇形摆好了。那红底黄字的两条横幅

最是耀眼，那条“鄢阳区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横幅往那里一拉，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舞台背景，前面的空地就是舞台了。另一条横幅“党的声音进万家”与它呈“7”字形立在一侧与之呼应。

晨光暖阳，春风拂柳，广场上热闹起来了。广场左右两侧摆了很多志愿服务台位，每个台位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志愿者给乡亲们理发、量血压、发种子。

乡亲们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有的还自己拎着小马扎，有的抱着孩子，还有的遇见了好久没见的熟人，激动地拉着手说话，笑语喧哗。他加快脚步，挤进人群，先找了个靠前的凳子坐下，双手紧紧攥着工作人员给的小红旗，一双眼睛四处好奇地张望。这时一个穿着红色志愿者马甲、头戴红帽子的年轻人从他身边走过，他惊喜地拍了拍那年轻人的肩膀：

“向阳，你们今天也在这里演戏啊！”

“呀！杨叔！您也来了呀！今天区里的流动实践站来搞活动，镇上要负责出三个节目，我们向阳乐队是代表镇上来演节目的。”那年轻人见到杨叔也亲热得很。

“好好好！向阳乐队在咱这里可是名声响当当的，快去忙吧！”杨叔看着在候场的向阳乐队，对今天的活动更添了几分期待。天刚放晴的广场上，风还带着晨露的潮气，广场边柳丝轻垂，绿得发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一首暖场歌曲响起，这熟悉又昂扬的旋律像一粒粒星火落进人群，大家一起举起了手中的小红旗齐声合唱。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门的训练，歌声从细碎到整齐，从低声合唱到嘹亮共鸣，顺着乡野的风，涌进每个人的心里。

演出正式开始了，情景舞蹈《十送红

军》、歌曲《汉水情深颂党恩》、音乐快板《二十大精神指航程》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现场的掌声如潮水般连绵不断，叫好声此起彼伏。有人跟着旋律一起哼唱，还有人激动地拿起手机不停地拍照、录小视频。

向阳乐队今天代表白浪镇演的三个节目很受欢迎，尤其是他们专门为这次活动排练的郧阳民间傩舞《我的祖国》，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只听那唢呐嘹亮，鼓点铿锵，歌曲磅礴悠远。只见那姑娘们身着白色T恤和大红长裙，手持金镲，大方起舞。她们的舞姿不似专业舞者那般精雕细琢，却带着乡野的自由与舒展，腰肢随鼓点轻摇，裙摆扫过湿润的石板，红绸在半空划出柔软的弧线，像一朵朵从田埂里、溪水边长出来的山花，带着晨露的清润，带着泥土的芬芳，在春风里恣意绽放，迸发出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漫过了丹江村的广场，奔赴进了那无垠的春天里。

好节目一个接一个，杨叔的手掌拍得通红，笑得眼角皱纹都挤在了一起。演完节目的田向阳过来问他：“杨叔，今儿这活动咋样？”

“好得很，猛一新鲜！这就是新时代啊！”杨叔边鼓掌边扭头称赞。

活动结束后，区里的流动实践站就把向阳乐队的傩舞《我的祖国》拉入了区级流动节目库，下午就跟着区流动实践站一起去刘洞镇巡演，第二天还要去白桑关镇的高庙村。田向阳在心里自豪地喊了一声：成了！

接下来好长一段日子，杨叔在村里可忙了。家里院子边上新种了两棵一人多高的小柿子树，那是他在流动实践站志愿服务台领的。

他逢人便夸：“区里的这个站真是好呀！这就是给咱老百姓办的啊！又是看节目，又

是发树苗、量血压。你看看，我这头发理得可以吧！听说人家这小伙子是城里一个理发店的店长嘞！来当志愿者免费给咱老百姓理发。”

他晚上跟在城里中学当老师的儿子打电话，忍不住感慨：“我在那个流动实践站活动上还真见到了镇上的明书记，还有区里党校的专家呢！他们给咱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说的都是跟咱老百姓有关的好政策呀！还讲今年镇上要给咱老百姓办的十件实事，听得我这心里头亮堂堂的，真好……”

儿子在电话中若有所思地说：“区级的流动实践站好是好，可毕竟离咱们远，而且全区有那么多乡镇，要是咱们镇上也能常组织这样的活动就好了。”

杨叔忽然想起来：“对对对，我今天在那儿理发的时候，听到一位区委宣传部的领导跟咱镇上的明书记说，其实每个村都有这个文明实践站呢！我们村委会那儿好像也挂有这块牌子，但平时没啥老百姓去，不好开展活动。那位领导还说，区里的这个站就是条什么鱼，要用这条鱼下来带动所有的乡镇开展好这个活动。还说叫啥‘各出一盘菜，共办一桌餐’。”

儿子：“鱼？啥鱼？”

杨叔拍拍脑袋，眼睛一亮：“好像是说……鲶鱼。”

儿子在电话那边说：“哈哈！鲶鱼效应，好办法啊！”

守候

一脚踏三省，鸡鸣闻三边。

郧阳白浪古镇是湖北二十五个省级重点口子镇之一，东接河南淅川荆紫关镇，西北连陕西商南湘河镇，这里的风裹着三地的山野脾性与烟火气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

白浪这地方的特殊存在,引来了古今名家的关注,金庸笔下,杨过曾沿丹江途经此地;贾平凹写《白浪街》,开篇路线与这段行程不谋而合;就连张爱玲的亲人杨云史,也在荆紫关留下诗句:“荆扉临水掩,紫气傍关生。舟楫连三省,风烟共一城。”

“陕西的腔,湖北的调,河南坠子呱呱叫。”白浪镇这份独特的边镇气韵不仅流淌在市集的喧嚣里,更沉淀在寻常百姓的烟火岁月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镇百姓戏瘾都大,乡村的文艺队伍也很是兴盛,无论是过节、农闲,还是红白喜事,都能来上几段。

白浪镇洋溪沟村的村书记田良胜经常跟儿子田向阳说起这些昔日的辉煌。他说那时候整个白浪边镇的日子都泡在戏文里,就连挑担子走街的货郎,嘴里都能哼上几句楚剧的调调,走到河南地界就拐成豫剧的板眼,进了陕西境内又换成秦腔的高嗓,连口音都跟着戏文变味儿。

田良胜家在白浪算是个乡村文艺世家,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向阳乐队成员也颇具三省特色。田良胜自小就对戏曲痴迷,早年曾跟随老一辈戏班跑过场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爱人邵花枝也一样能唱能敲能跳。儿子田向阳是八零后,自小跟着父母听戏唱曲,耳濡目染不教自会,尤其那唢呐吹得更青出于蓝胜于蓝。2001年,他们家成立了向阳乐队,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还获得过郧阳区首届民间吹打乐金奖。儿媳雷静是河南人,声音清甜高亢,老天爷赏饭吃给了一副天生好嗓子,田向阳和雷静就是在两地乐队的合作演出中相识的。他们的向阳乐队也是一个由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人员组成的大家庭,每每演出,田向阳一声召唤,三地朋友立马集合,乐队里的伙伴常笑称田向阳是“三省总司令”。

向阳乐队平时主要操办红白喜事,也协助镇上做文艺演出和公益宣传。这些年他们除了打理乐队的生计,还是白浪镇的“编外”文艺宣传队,他们常把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夏季防汛、冬季防火这些政策知识,编成老百姓喜欢听的快板、三句半、郧阳四六句、二棚子戏。一辆车,一个拉杆音箱,五六个人就能来一场演出。二十多年来,白浪镇这十里八乡的村庄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以至于后来他们到村里只要音响一放,村里人就知道向阳乐队又来演节目了。

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曾经红火热闹的乡土烟火,不知从何时起悄然褪去往日盛景,乡村越来越寂静了。年轻人都往城里走,随着电视和网络的普及,跟着戏班子跑的娃娃也越来越少,只有风扫过青石板的声音,绕着白浪街上的“三省石”慢悠悠打转。田向阳常常站在自家院门口,望着村里那错落的房屋,那些空落落的院子,心里总掠过一阵淡淡的怅然。

村里的陈奶奶,今年八十三岁,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腿脚不太灵便。儿女都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清晨,天刚蒙蒙亮,她便拄着拐杖,慢悠悠挪到她家院门口的老槐树下,一坐就是大半天。她不说话,只是望着通往村外的土路,眼神空落落的,像在等什么,又像什么都没等。陈奶奶每次看到田向阳就拉着他问:“向阳啊,咱们村里啥时候有演出呀?想听听响声儿呢!”

陈奶奶问得他有点心头发紧。这些年他看着村子一天天静下来,才慢慢明白,乡亲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华丽的舞台,而是这份扎根在土里的热乎气儿。可每个村的队伍力量有限,向阳乐队除了镇上的宣传,还要

维持自己其他的演出生计。想到这里，田向阳心里那股怅然又沉了几分。

这天早晨，田向阳和雷静还在吃早饭，就见隔壁杨奶奶颤巍巍地进了院子，看着田向阳夫妻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向阳啊，我想跟你借五十块钱行不？等我下个月的低保金到了就还你。”

“行啊，您这是家里缺什么了吗？我去镇上了可以帮您带回来。”

“家里不缺啥，这不咱村二喜的娃过十二岁生日，今天接客，我得去一下。”

“杨奶奶，您这么大年纪，自己还在吃低保，这种事您可以不去！”

“村里人都去呢，人家好多还拿一两百的，我要是不去，这张老脸以后没法在村里待了……”

看杨奶奶那么坚持，田向阳还是拿了五十块钱递给她。看着她那骨瘦如柴的手小心地接过那钞票，田向阳对老人家既心疼又无奈。

这乡村的人情送礼风，怎样才能改一改呢？唉……

田向阳除了是个乡村文艺人，还是村里的“能人”，懂点电子设备，便成了乡亲们的“专属维修工”。隔三岔五，就有老人拄着拐杖，慢悠悠走到他家门口，喊着：“向阳，帮我调调电视，现在看个电视咋恁难，两个遥控器，还要点这那，我又忘记咋弄的了。”“向阳，我手机视频通话咋没图像了？你帮我弄一下，我想看看我孙子了。”田向阳每次耐心地教他们，可他们经常转头就忘。视频里的儿女笑容灿烂，却不在身边。电视里的节目让人眼花缭乱，看完之后，也觉得没啥劲。老百姓还是喜欢面对面的相聚，眼前的表演，他们才觉得有种实实在在的

实和踏实。

田向阳想起那天跟随区里流动实践站的大巴车，去白桑关镇高庙村演出。窗外，晨雾蒙蒙，初春的山风还裹着几分清寒。一路上看到往高庙村赶的乡亲们，匆匆然欣欣然像奔赴一场盼望已久的盛会。村书记笑着说，高庙村的广场好多年没这么热闹过了。附近几个村子，在家的、能跑得动的，几乎都来了。

节目刚开场，天却骤然变了脸。先是星星点点的麻丝雨，过一会儿雨点渐渐大了起来，落在人们的肩头，凉丝丝的。可台下的乡亲们没有人走，有的撑起伞，有的把外套披在了头上，还有几位奶奶把刚刚从志愿服务台那里领的宣传手册翻开，顶在头顶上继续看节目。田向阳见前排有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小娃儿，他赶紧上去跟她说：“你先去附近找个地方避避雨，莫把孩子淋感冒啦！”那位妈妈和怀里的小娃儿正看得兴致勃勃，她笑着冲田向阳摆摆手说：“没事儿，娃儿也喜欢嘞！”说着把孩子衣服上的帽衫戴到头上继续看。

雨下得更大了，主持人问乡亲们要不要提前结束，话音刚落，台下就炸开了锅：

“这点雨没事！”

“这正看得起劲儿呐，不走，不走！”

“接着演！接着演！”

演员们望着台下在雨中坚持看节目的乡亲们，心里热乎乎的。雨幕里，展演中心的三位文艺志愿者率先登场，对白一丝不苟，动作从容舒展。雨水顺着发梢往下淌，打湿了衣裳，贴在背上，他们却全然不觉，眼里只有台下的乡亲们，只有这场为山乡带来的盛宴。

田向阳站在台侧，看着雨幕里不肯散去的人群，看着冒雨表演的同志，忽然懂了：

在这清寂岁月里，百姓需要这份烟火温情，需要这走心入肺的欢笑与光亮。

春雨

这本事那本事，把群众组织起来了才是真本事；

这宣讲那宣讲，群众听得进去的宣讲才是好宣讲；

这节目那节目，能够感染群众的节目才是好节目；

这实践那实践，群众得到实惠的实践才是真实践。

——流动实践站朴素的初心

“妈，让我走吧！我这样就是个拖累，不如死了干净，别再连累你们了……”话音未落，眼泪已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儿媳卜昌娥的轮椅上。

舞台中央，年轻的儿媳卜昌娥坐在轮椅上，四肢尽失，脸色苍白如纸，眼神里满是绝望。婆婆周贤芝蹲在轮椅边，鬓角染霜却满眼疼惜，她赶紧用袖口轻轻擦去儿媳的眼泪，语气温柔又坚定：“傻孩子，你没了手，妈就是你的手；你没了脚，妈就是你的脚。从今往后，妈喂你吃，帮你穿，扶你走，咱俩这辈子绑一块儿了，谁也不许丢下谁。”舞台上《云彩山上婆媳情》这一幕幕真实又深情的画面，直抵人心最柔软处。

田向阳和雷静带着向阳乐队跟着区里的流动实践站已经看过好几次了，但还是看一次感动一次。现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孩子的媳妇，连那些平日里粗粝钝直的男人们，眼睛都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有人悄悄抹着眼泪，有人连连感慨：

“这演的就是咱郧阳的人啊，我在电视上见过！”

“太了不起了，这么好的婆婆，比亲娘还亲！”

“二十四年啊，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这就叫孝老爱亲！”

不必讲什么大道理，这个真实又感人的身边故事，已悄悄刻进了每个人心里。

最深刻的醒悟，往往来自一场接地气的演绎。小品《防电诈》一上台，带着乡土味的对话，一下子拉近了和乡亲们的距离。起初，还有老人听得似懂非懂：

“电炸？就是用电炸鱼吗？都知道那搞不得呀！”这话惹来一阵笑声。

可随着剧情推进，骗子的花言巧语、五花八门的骗局、上当受骗后的懊悔无助，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慢慢地，笑声停了，乡亲们听得格外认真，不少老人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哦，这是在说电信诈骗啊，我可算明白了！”

“以后可得小心，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全是骗人的！”

这个小品，把反诈知识化作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乡土语言，为乡亲们筑起了一道防诈骗的心理防线。

小品《俩亲家》一开场，便戳中了乡村人情往来的痛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攀比风，这些困扰乡村已久的陋习，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舞台上，男方的母亲“老喷”爱面子讲排场，非要办八十桌豪华婚宴；女方的母亲“老抠”务实节俭，主张新事新办，省下钱发展产业。两人针尖对麦芒，吵得有趣又真实。

田向阳想起了低保户杨奶奶借钱送礼的酸楚，想到乡村人情往来里的无奈与沉重。看着台上的故事，乡亲们渐渐沉默，又

忍不住点头：

“是啊，现在送礼太厉害了，啥事都要随礼，负担太重了。”

“大操大办就是浪费，不如把钱用在过日子、干事业上。”

……

只有走进乡村，才真正懂得乡村文艺的生命力有多顽强。台下的乡亲们，或许没有太高的文化，可他们对故事的共情、对真情的感知，却无比纯粹热烈。看到感人处，几百人一同抹眼泪；看到热闹处，几百人一同开怀大笑。没有拘谨，没有掩饰，只有最本真的情绪、最热烈的共鸣。台上的故事，是他们的生活；台上的道理，是他们的期盼；台上的温暖，是他们的向往。

春雨润物，无声而有力；文明入心，无形而深远。孝老爱亲的温情、文明乡风的自觉、懂法明理的通透、感恩奋进的底气，都在这润物无声的滋养里，慢慢生长，悄悄扎根。

跟随区流动实践站到各乡镇巡演的经历，让田向阳自豪的同时，也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看到了更多的好节目，积累了很多演出经验。回去他就跟父亲田良胜说：“这几次跟着去巡演，感觉人家区级的节目就是有水平哈！你看那《司法为民敏于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党的政策宣传了，老百姓看得懂，还很喜欢看。”

田良胜听着儿子的感慨很认同：“嗯，那就好比人得吃盐，不吃盐身体会出问题，但是你不能直接给人上盘盐吃。”

“是嘞！那咱们回去结合我们白浪镇的宣传，好好整几个精品节目，要不然对不起跟着区实践站出来这几趟。”

“要得，好好搞。”

田良胜看着儿子欣慰地笑了。向阳乐队

也在成长呢。

花开

敲锣打鼓舞起镢，朵朵盛开向阳花，
万物生长靠太阳，郧阳人民心向党。

——郧阳民间镢舞《向阳花开》

秋色漫卷，染红了白浪镇三省交会的道道山梁，田向阳抱着唢呐站在舞台边，看着广场上攒动的人头，对《向阳花开》的白浪镇首演充满期待。唢呐声起，铿锵的鼓点一声声撞在人的心尖上，姑娘们手中舞动的一对对金镢像朵朵盛开的向阳花。亲切的郧阳小调，欢快的劳动场景，美好的寓意和向往，获得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与喝彩：“好！这个节目得劲儿！”“这调子好听，可亲切！”

这《向阳花开》就是在向阳乐队的镢舞《我的祖国》基础上升级打造而来的，已推广到郧阳的每个乡镇。彼时，在区级流动实践站那条“鲶鱼”的带动下，各乡镇的流动实践站活动已呈星火燎原之势，白浪镇本就有自己的天然文化禀赋和优势，自然是不甘落后，首场镇级流动实践活动定在寺沟村。镇级统筹“专家讲、书记谈、模范说、群众答”的理论微宣讲部分和文明志愿活动，主场节目由向阳乐队负责。消息传开后，寺沟村的广场舞大嫂们热情响应，还有在外工作的村民也纷纷报名，相邻的两个村还热心地送来了节目交流助兴。

“家里有粮，心中不慌”，田向阳更加胸有成竹了。

就在白浪镇正热火朝天地开展镇级流动实践站活动时，白桑关镇的镇级流动实践站要到东良河村的消息，让沉寂已久的村庄一下沸腾了。乡亲们自从得到这个消息后，

家家户户每天都把自家的院子收拾得亮堂堂，还自发地把各家附近的道路也扫得干干净净，连墙角路边的杂草都全部拔掉了。

村里的小广场那段时间可热闹了，村里的几位大姐天天雷打不动地在村部前排练广场舞。不管是在村上的，还是在外地的，很多人抢着报节目。跳舞、唱歌、演小品，甚至还有人报名说能不能现场给乡亲们表演拉面，村书记潘喜军惊喜地发现原来村里还有这么多宝贝人才。

镇上宣传委员赵迪去验收节目时，感觉那个广场舞还欠火候，想把这个节目拿掉。结果她走的时候硬是被那几位大姐拦住了车：“赵部长，你们别走啊，刚才我们太紧张了，没跳好，您再看我们跳一遍行不，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节目拿掉了。”大姐们热切真挚的模样感动了赵迪，于是这个节目保留下来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赵迪匆匆赶去跟潘喜军商量，因为其他工作冲突，能不能把活动改期。潘喜军一听，急得一蹦三丈高：“那不行！我们准备了这么久，我们有两个节目的村民演员在十堰市区上班，人家提前两个星期把假都请好了，还有个女把去海南旅游的机票都退了，咋能说改期就改期呢，就算我答应，村里的老百姓也不答应啊。”

最后，东良河村的活动如期举行。那天，村里的小广场上早早地就坐满了人，锣鼓声、欢笑声、歌声交织在一起，比过年还热闹。很多村民开心地拿着手机全程不停地拍，发朋友圈、抖音和视频号。虽然很多画面并不算精致，镜头晃得厉害，甚至有的开始拍时是竖屏，拍着拍着变成了横屏，可就是这样一段段朴素的视频，引来了很多浏览和热烈评论：

“哈哈！我看到我大妈了，站在舞蹈队的C位呢！”

“家乡越来越美了，真好！”

“怎么不到我们村搞？我们村要是办，一定比东良河村搞得更好！”

一句句朴实的留言，满是自豪与期盼，藏着人们对家乡最滚烫的热爱，也藏着文明春风拂过山野时，人心深处最真切的欢喜与向往。

山野的风，从来不管地界。

2025年秋，风过白浪，杨沟村天惊洞景区门外，又一场镇级流动实践站活动如约而至。这场盛会，不再是白浪一隅的热闹，而是三省乡邻的欢聚。除了白浪镇向阳乐队的倾情演出，陕西商南湘河镇、河南淅川荆紫关镇也带着文艺节目远道而来，同台交流。

陕西的《划船调》婉转悠扬，带着秦岭的清峻、汉水的柔波，唱腔软糯绵长，如清风拂过山涧，余音绕梁。河南的锣鼓铿锵热烈，透着中原大地的豪迈爽朗，鼓点激越，舞步踏得尘土轻扬，满是烟火豪情。白浪镇的傩舞热烈赤诚，糅合鄂西北的质朴温厚，红绿绸带翻飞，鏢声清脆明快。一场演出，便是三省百姓最朴素最亲近的相聚。

2026年暮春，海风拂过山东荣成，也带来了千里之外的鄖阳故事。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专题培训现场，鄖阳作为湖北唯一受邀代表，分享了来自鄂西北的文明实践探索。故事里，那拂面山风、热闹锣鼓，还有百姓质朴的期盼与欢声笑语，一同跨越山海，亮相盛会。

潮起千帆劲，风涌汉江流。

鄖阳的春风，还在往更远的地方吹去。

责任编辑：徐远昭

尧治河的灯

◎郑能新

引子

2023年4月，我随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考察团，前往大巴山和荆山之间的保康县尧治河村，调研“尧帝故事传说”项目。我亲眼见证这片深山穷沟，在党的带领下蝶变为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也深切体悟到尧治河人孕育出的“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和谐创业、科学发展”的可贵精神。

深感触动，我写下《尧治河的幸福画卷》，刊发在202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头条。此后，我又先后六次赴保康和尧治河采风，完成了报告文学《尧治河的老书记》、小说《尧治河》，以及这篇散文《尧治河的灯》。也许有人会问，是什么让你对尧治河这么钟情？答案很简单，是一盏长明不灭的灯。这盏灯是尧治河人闯穷山、开富路的信念，是一代代带头人领着大伙往前闯的初心，更是半个多世纪来尧治河人啃硬骨头啃出好日子的精神火种。这盏灯是南湖红船那盏灯的精神延续，百年来，生生不息，照亮山村热土，也深深地照进了我心里，让我总想要把它的光，说给更多人听。

—

尧治河的山，像雨后的竹笋一样，密密匝匝，皆是拔地而起的姿态。而进山的路，被那些紧紧挨靠的山崖夹得扁扁的。

车子像一条鱼，在明暗交替的光影里不停地钻进钻出。山洞一个连着一个，长的数百米，短的也有几十米。每从黑暗中穿出来，眼前便豁然一亮，群山又换了副面孔迎你。同行的朋友说，这些隧道，是当年孙开林带着村民用钢钎、铁锤和镐头，一寸一寸从坚硬的岩石里抠出来的。

洞壁上的凿痕凹凸不平。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不像如今机器开凿的光滑圆润，倒像是被巨大的爪子生生抓出来的。透过那些痕迹，仿佛能看见当年尧治河那百十条汉子握紧铁锤攥着钢钎，一下，又一下，把那一座座挡道的大山筋骨都敲碎了。

水从岩缝里渗出来，顺着凿痕往下滴，亮晶晶的，像是石头在流泪。我想，这里面肯定有尧治河汉子们的汗珠子，它们大把大把地渗进了石面，一年年积下来，就成了这永远擦不干的水痕。

转过最后一道弯，尧治河就撞进了我的眼帘。连片的白墙青瓦顺着山坳铺展开，藏在漫山苍翠里，路边的太阳能路灯沿着山道蜿蜒伸展，一直没入山顶的云雾之中。同行中有人指着远处山尖那片别墅式的小院落对我说：“那地方原来是一片牛棚，就是孙开林最早办公的地方。”当年，孙开林和村里六名老党员，在那牛棚里，就着一盏小马灯，按下了七枚鲜红的手印。孙开林拿出了当民办教师多年攒下的三千块钱，其他人也倾尽所有，一共凑了七千元，正式打响了尧治河向穷山恶水要出路的硬仗。那盏忽明忽暗的小马灯下，他们一笔一画筹划未来：凿山开路、筑坝办电、开矿建厂……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云影在山腰飘荡，那片亮眼的房子却扎扎实实钉在山头上，就像一颗醒着的光灿灿的星。

如今的尧治河，早已没了传说中“鹧子都飞不过”的险峻。柏油路像黑色的缎带缠在山腰，尤其是山顶那条蜿蜒在群峰之间的彩虹路，像是谁把天上的霓虹扯了下来，铺在这曾经连鬼见了都发愁的绝壁上。

车子走得稳急，我却总觉得窗外那些一闪而过的石壁在低声说话。它们说的，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二

夜里，我被窗外的一片灯光惊醒了。

推开窗，凉气扑面。满山遍野的灯火，不是零星的几盏，而是一片一片的，从山脚一直亮到半山腰，暖黄色的光连在一起，像星河不小心落在了人间。广场上还有音乐声隐隐传来，妇女们跳着欢快的舞蹈，孩子们则相互追逐，笑声顺着山风滚得老远，撞在石壁上又弹回来，满山谷都是脆生生的热闹。不少农家乐的红灯笼，沿着路边错落挂着，红光漫过青瓦白墙，不仅把山乡的夜晚晕出一派温软的烟火气，还把饭菜的香味都染红了。

趴在窗沿上望着这片灯火，忽然就想起白天听到的那盏小马灯的故事。四十年前那点忽明忽暗的光，从牛棚里晃出来，顺着开山的钢钎、筑坝的石夯，顺着运矿的车轮、新修的公路，一点点攒着、亮着，就从七枚手印里那点微弱的光，漫成了如今这铺满整座山的星河。

下午我在村里随意闲逛，走进一户农家小院，看到一位老大爷坐在藤椅上悠闲地享受着午后那慵懒的阳光。他衣着讲究，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索，气色很好，跟他打招呼时，回音洪亮。我们在院子里聊起天来，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孙开林小时候，爱听爷爷讲尧帝的传说。那时候，爷爷坐在老屋门槛上，叼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那张沟壑纵横的脸。老人眯着眼，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老早以前，咱这儿不叫尧治河，叫鹧子河。那会儿山高皇帝远，偏僻得很！尧帝的儿子丹朱，性子野得像山里的豹子，尧帝便罚他到鹧子河，想让他在这与世隔绝、鸟不拉屎的地方磨性子。后来，尧帝逊位舜帝后，开始思念久别的儿子，一路寻来，

看见丹朱跟山民一起开荒种地，浑身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血泡，还沾着泥浆和草屑，心就软了。老人家留下来，帮大家治水、修路，教山民们辨认草药、改良土壤，留下了很多故事。人们为了纪念尧帝，就把鹁子河叫作尧治河了……”

爷爷猛吸几口，烟锅里的火星一下子亮了起来。“后来，全国解放了，在党的领导下，尧治河开始了改造山河的奋斗。几代山里人扛着锄头、背着炸药，顺着羊肠小道往崖壁上撞，饿了啃一口自带的杂粮干粮，渴了喝一口山涧的凉水，腰累得直不起来，手磨得满是厚茧，愣是从乱石堆里抠出了田，从峭壁上劈出了能走的路，把原先看了就让人犯愁的穷山窝，改了模样。可惜，山里头啥都有得，地太瘦了……”

那时候整个村子穷得叮当响，连煤油都要省着用，一到夜里，整个尧治河就像一块被山吞了的黑石头，除了各家各户门缝里漏出的那点稀微的光外，整个山都是黑的、静的，连狗叫都不敢大声。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满山满坳能亮成这副模样？简直分不清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

风把灯光吹得晃了晃，把山影揉成软软的一团，我忽然懂了，为什么大家总说，尧治河的日子，就是从那点火星开始亮起来的。因为爷爷烟锅里的火星，点亮了孙开林心中的那盏灯！

三

尧治河的路，就像尧治河身上的经络，四通八达。曾经一寸公路没有，如今却拥有通村公路、矿山公路、出境公路 150 多千米。柏油路、彩虹路遍布每一个山头，联通每一个景区，通到每一户门前……

村民住的是清一色的别墅洋房，一户一

院。小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种着花，开得正艳。村民们的幸福感都写在脸上。走进居民小区，随便问上一个人，他们都会笑容可掬地说：“政策好，书记好！”

有个老婆婆正在自家院子里忙活，房子窗明几净，院子一尘不染。我把乌黑锃亮的皮鞋在院外的红毯上擦了擦，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搭话。老人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额头也有了细碎的皱纹，但那眼睛依然很亮，她笑咪咪地望着我，眼光柔和。

听说我是来创作采风的，老人便絮絮叨叨说起了从前的事。“你晓得不？三十多年前，我们这地方穷啊，那是没法形容了！‘三根棍子搭个窝，三块石头支口锅’，还真不止一家两家。我们不叫‘过日子’，是实实在在‘熬日子’！外面的人笑话我们，还编了顺口溜：‘鹁子河，鹁子河，只有鹁子能飞过。有女莫嫁尧治河，嫁了穷困麻烦多。’”

我问：“您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呢？”

她呵呵笑了两声，笑声里早已褪去了当年的苦涩，神色平静得仿佛在讲一段别人的故事：“那时候啊，尧治河的小伙子想娶上外地媳妇，也就只能夜里做做美梦罢了！”顿了顿，她又说：“所以当时，村里讨不上媳妇的光棍多啊！”

我问起修路的事。老人指了指远处一道叫“老鹰崖”的陡峭石壁，说：“当年孙开林书记是第一个上去的，腰里系着麻绳，绳头拴在崖顶一棵歪脖子松树上。底下的人看着，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他却在半空中喊‘要死先死干部，要苦先苦党员’。这话一说出口，谁还往后缩？”

这话像重锤一下砸在我心上，瞬间让我胸腔发烫，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久，老人的声音又慢悠悠飘过来：“那时候我们哪能想到，今天能过成这样的日子？”

我点头，再看远处峭壁上那道长长的印

记，忽然觉得它哪里是伤疤，那明明是尧治河人刻在大山里的勋章，亮闪闪的，比太阳还要耀眼。

山风从崖顶吹下来，凉飕飕的，仿佛还带着当年的回声。

四

尧治河创业馆里的那盏马灯，玻璃罩子碎了，用铁丝箍着，底座锈得发黑，提手却磨得锃亮，那是被无数只手握过的痕迹。

讲解员是个年轻姑娘，村里人。她有些自豪地说，现在村里的大学生都愿意回到村里工作，还吸引了不少外地大学生。她对村里的历史过往熟稔于心，讲起来也流畅自然，感情充沛。

“这盏马灯，跟了孙书记十几年。修路的时候挂在崖壁上，开矿的时候放在矿洞里，建电站的时候摆在工棚里。灯油烧干了多少桶，没人记得清。有一年冬天，他们在‘鬼见愁’那段崖壁上打炮眼，天黑了还没放完最后一炮。就是孙书记举着这盏灯，悬在半空给大家照明。风从罩口灌进去，把火苗吹得东倒西歪，他用手护着。手背冻得开裂，血珠子渗出来，他一声不吭。”

我凑近看，隔着玻璃展柜，仿佛还能闻见煤油的气味，混着汗味、炸药味，还有山石碎裂时扬起的尘土味。

旁边还摆着几根钢钎，长短不一，最长的不过尺余，短的只有拳头大小。讲解员说，那是被岩石磨短的。“一根钢钎，从五尺长打到一尺长，要打多少锤？谁也数不清。磨短了一根，就换一根新的接着打。一茬接一茬，像接力赛一样。”

说到这儿，她忽然停了一下，然后轻声说：“孙书记说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跟这钢钎一样，磨短自己，给后人铺出一

条长路！’”

展馆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风轻轻吹进来，拂过那些生了锈的铁器，拂过那些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都穿着破旧的衣裳，身上、脸上糊着泥灰，但笑起来的神态却像刚出山的太阳。尤其是他们的眼睛，都是亮的，透出的光里能找见很多很多故事……

当年尧治河人背着干粮、提着钢钎进山，饿着肚子也要凿出一条通往山外的路，磨破双肩也要修起几座能发电的水库。哪怕日子再苦再累，收工之后大伙凑在一起，聊的还是明天要多凿几尺。就算有人偶尔心生怨言，一看见身边人这股不服输的劲头，也默默把话咽回了肚里。这股劲，就藏在这盏磨亮了提手的马灯里，体现在了那些磨短了的钢钎里，他们熬过长夜，闯过险关，硬是把“吃水靠肩挑，出门就爬崖”的穷山沟，熬成了如今满山葱郁、路通屋亮的新山村。“中国十大山区幸福村”“中国最美乡村”等几十种国家级的荣誉都落户这里，尧治河成了全国闻名的乡村振兴样板……

马灯里的那点光，从来没灭过，从牛棚里点亮到挂在崖壁上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亮在尧治河人的骨头缝里。

五

马面河大坝撞入我眼帘的时候，我还在想，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同行的友人笑了，他说你看对面那座山，像不像一匹面朝大河的马？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山形起伏，轮廓果真是一匹低头饮水的骏马，稳稳伏在河边，守着这一坝碧水。

阳光落在坝面上，水泥浇筑的坝体早已被岁月晕出深浅不一的痕迹，边缘处还生着几簇倔强的野草，风一吹就轻轻晃着。站在坝顶往下望，清凌凌的河水顺着坝体的导

流槽慢慢淌，水波晃着光，像是撒了一片碎银子。看着如今温顺得像只小羊羔的河流，你怎么也想象不到，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涨水就吞田吞地、枯水就乱石满沟的恶龙河。全靠村里人肩挑手扛，一筐筐运土，一块块垒石，硬生生拴住了这匹脱缰的野马，叫它磨去了野性，最终筑起这道拦住洪水、蓄水发电的大坝，从此造福一方。

坝下，立着一组青铜色的雕塑群，还原了当年村里人战天斗地修筑大坝的场景。透过雕塑望向那一块块巨石垒就的坝体，我仿佛看见，每一块石头里都嵌着当年筑坝人淌下的汗水，每一寸坝身都压着当地人不肯认输的劲头。所谓改天换地，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是一群人把命拴在裤腰上，一口一口啃出来的生路。

沿着河边慢慢走。河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卵石。岸边种着柳树，枝条垂在水面上，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有人在河边钓鱼，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尊雕塑。不远处的田地里，有人在劳作，弯着腰，挥着锄头。禾苗长势喜人，叶片上还沾着未干的晨露，风一过，就漾开层层绿色的晶莹的浪。路的拐角处立着老旧的石碾，碾盘上还留着经年累月被磨出来的光滑印子。它静静待在树荫里，像一幅水墨画。

尧帝神峡是尧治河的一处核心胜景，入口立着一道仿石山门，上刻“尧帝神峡”四个端庄沉厚的行书大字。顺着蜿蜒的石板路往峡谷深处走去，道路两侧山势陡峭，石壁上至今还留存着当年凿山开路留下的痕迹，深浅不一的凿印嵌在石面上，像一个个凝固的故事。峡谷里的风，裹挟着山间草木的清香气，拂过耳边时，恍惚竟能听见千锤万凿的叮当声响，伴随溪水叮咚的脆音，从千年前飘过来，从几十年前飘过来，顺着尧治河的水流，一直飘到今天这满山的光亮里。

我在峡谷中的一座石桥边驻足。青石桥的缝隙里钻出了几株野菊，黄灿灿的，开得正艳，花瓣上还沾着清晨未干的露珠，闪着细碎的光。一位中年妇女从桥上走过，见我似乎有意搭话，便停下了脚步。

我说，你们村里的路真有点像郭亮村的路啊！

她似乎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也靠着桥边的栏杆歇下来，抬手往对面的那条穿山公路指了指，说自己跟着村里人一起修过路。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每天天不亮就揣着干粮往崖边赶，手和肩都磨得满是血泡……

我有些疑惑：“您，看着年龄不大啊？”

她捻着石桥缝里的野菊花瓣，嘴角微微翘了起来，脸上浸满了踏踏实实的笑意：“快六十了！现在的日子富了，住上了别墅新房，开上了小汽车，还是村里的股东，心情好，人自然就活得舒展年轻了呀！”

那是，那是！我连忙附和。

六

晚上，县里的朋友请我们吃饭，在一户农家乐里。堂屋摆了两张圆桌，桌子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菜：腊肉炒蒜薹、干煸小河鱼、清炒山野菜、土鸡汤……主人姓王，五十来岁，黑红脸膛，说话嗓门大。他一边往桌上端菜，一边说：“多吃点，都是自己种的、自己养的，您们城里吃不到这么地道的！”

饭吃到一半，有人提起当年的事。老王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说：“我跟你们讲个真事儿。九几年那会儿，孙书记提出要办磷肥厂，村里好多人不同意，怕赔了。那时候，村里刚刚靠开矿卖矿挣了点钱，穷怕了，很多人都不想再折腾了。孙书记就一家一家做工作，有的人家去了七八趟。我爹当时就不同意，说

‘石头能换钱就不错了，还指望它变金子？’”他学着老人的口气，逗得大家都笑了。

“后来呢？”有人问。

“后来，孙书记拍着胸脯说：‘赚了大家一起富，赔了我孙开林一个人扛。’话说到这个份上，谁还好意思反对？厂子真就建起来了，第一袋磷肥下线的时候，他抓起一把，看着那灰白色的粉末从指缝间流下来，眼泪都下来了。”

老王说到这儿，自己也有些动情，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恢复了豪爽的样子：“来，喝酒！现在好了，什么都好了！”

我端着酒杯，却没有喝。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黝黑的汉子，站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手心里攥着一把磷肥粉末，眼泪无声地落下来。那不是委屈，也不是喜悦，大概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就像是一个黑夜走进深山里的人，走着走着，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光亮吧。

七

应该是山里的负氧离子太充足了，夜里睡了个好觉。天刚亮，我就醒了过来。

山里的清晨带着凉意，空气清透得像把整个肺都洗过一遍，连呼出来的气息都带着草木的清香。雾从谷底慢慢升起来，缠绕在半山腰。鸟儿在林子深处叫，声音清脆，一颗一颗的，像露珠落在石头上。

我一个人沿着公路往上走。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个人影，正站尧治河那标志性雕塑“天下第一桶”跟前。据说，这是尧治河发现第一桶金的地方。走近了，才认出是孙开林。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头发开始花白了，脸上也有了皱纹，但眼睛很亮，全神贯注地望着那个大桶。

我喊了一声“孙书记”，他侧过头，愣了

一下，然后笑着和我握手。他的手粗糙，指关节粗大，掌心里全是老茧，一摸就知道，那是一双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手。

“起这么早？”

“习惯了。每天早晨走一圈，看看山，看看水，心里踏实。”他说。

我问他：“这条上山的路，每天要走过不少遍吧？”

他笑了笑，说：“修路的时候，一天走十几趟，是常有的事。现在路修好了，开车的多，走路的人少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走走。”

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峰说：“你看那边，观音岩。最早发现磷矿的地方。那时候，我天天拿着地质锤在那片山转，转了半个多月，才找到那层灰白色的矿脉。”他笑了笑，“当时村里人都说，这山要是能出宝，早八百年就出了。可我不信，我就想，隔壁房县有磷矿，我们和房县连着山，凭什么没有？”

他语气很平静，像在讲一件很普通的事。可我听着，却觉得那平静底下有岩石的坚硬，有钢钎的锐利，有炸药的火药味，还有那些年夜里辗转反侧时压在心头的期待……

那时候尧治河真穷啊！连条像样的出山路都没有，年轻人都往外跑，留下的老老少少，就靠着几亩薄地混饭吃，谁不盼着这大山里能长出点能让日子红火起来的东西？孙开林就攥着那柄磨得发亮的地质锤，每天天不亮就往山里钻，饿了啃一口硬邦邦的窝头，渴了捧一口山涧的凉水，鞋磨破了好几双，手上的旧茧刚长好又添新伤，就憋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非要从这石头缝里抠出希望来。

真就让他抠出来了。磷矿找到了，尧治河人终于抓住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根缆绳。可他没停脚，又带着人开山修路，要把困了世世代代的山门劈开。手锤钢钎硬生生凿，肩

挑背扛一点点运，饿了就在工地上吃干粮，困了就裹着大衣往崖脚一蜷，整整多少年，愣是在悬崖峭壁上抠出了一条连通外面的大路来。

我忽然有了疑问，说，不是在这儿发现第一桶金的么？

孙开林说，是的，首先在观音岩发现了磷矿，但当时，很多人不同意开采，说是怕破坏了风水……后来，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小矿！

他扭头看了看那只大桶，脸上依旧挂着平静的笑。他说，现在好了，路通了，矿开了，电站建了，生态修复了，日子越过越顺当。

说话间，雾慢慢散了，山尖露出来，阳光落在公路上，亮得像铺了一层碎金。我跟着他顺着公路往前走。风，裹着山林的清香吹过来，只觉得脚下这路，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的。

八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民办教师走出安稳的讲台，回到这连鹧子都飞不过的深山？

终于忍不住，向同行的保康县文联主席张立刚打听。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当年孙开林作出决定时，校长都目瞪口呆了，说：“你是个好老师，再熬几年，转正就稳了，这可是铁饭碗。”见孙开林没有作声，校长又说，“再说，学生们也需要你这样的好老师！”孙开林这才开口道：“孩子们需要老师，但乡亲们更需要一条出路啊！”

这话听起来像口号，可细细一想，又很实在。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一边是安稳的将来，一边是未知的深渊。而他却选择了后者。不是因为勇敢，大概是因为那种刻在骨头里的东西——他是

从这片山里走出去的，他见过外面的光亮，便再也无法忍受山里的黑暗。

张立刚还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孙开林回村后，第一件事是去看了村里的老人。老人们坐在门槛上，眼睛灰蒙蒙的，没一点光彩。那种眼神，不是在等待什么，而是已经放弃了等待。孙开林后来说，他最怕的不是穷，是认命。

就是那一双双灰蒙蒙的眼睛钉在了他心上，让他再也退不回去。他认准了一个死理：既然乡亲们选了他，那就是把一家子的指望都交到了他手里，他不能让那片灰蒙蒙的眼神，再跟着下一代人。这么多年过去，尧治河的路通了，灯亮了，当年躲在深山里穷得揭不开锅的村子，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村，那些曾经灰蒙蒙的眼睛，如今都映着尧治河漫山的翠绿，亮得像山里的星子。

九

尧治河的福利院，是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四合院式的小洋楼，白墙青瓦，院内种着一排桂花树。我们进去的时候，几个老人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有人来，都笑眯眯地打招呼。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姓钟，名光菊，在这里干了二十多年。她带着我们参观，一边走一边介绍。她说，福利院是1997年建的，高峰期住了三十多位老人，有孤寡老人，也有因修路、开矿致残的村民。村里出钱，老人的吃穿住用全包，每人每月还有零花钱。病了，村里出钱治；老了，村里出钱葬。

她推开一扇房门，屋里摆着两张床，铺盖都收拾得干净整齐，床头柜上放着一台小收音机。一位大爷正躺在床上听戏，见我们进来，连忙坐起身，虽然老态龙钟，但精气

神儿很足。我问他：“老爷子，身体还好吧？”他笑着回我：“好得很！昨天我还跟老李沿彩虹道慢行，走了一万多步呢！”

聊了一会儿，我们便到院子里坐下喝茶，看见走廊上有一个年轻人正蹲在地上给一位老人剪指甲。年轻人很专注，头低着，剪得很慢。待他料理完后，我走上前打招呼，他有些腼腆地站起来，说：“我是新来村里工作的大学生，孙书记要求我们新来的人，先到福利院伺候老人两个月，过了‘敬老’这一关才能上岗。”

这话让我一愣。钟院长解释说，孙书记定过一条规矩：一个人若不懂知恩尽孝，再有本事也不能用。所以，村里新来的年轻人，不论什么岗位，头两个月都要到福利院历练。这规矩，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

回去的路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尧治河的变化，不止是路通了、房子新了、钱包鼓了，而是人的心里，扎下了知恩向善、敬睦邻的根。这根脉扎得越深，村里的风气就越正，干事创业的底气就越足，村子自然能一天天往好里走。由此，我也懂了，为什么尧治河能一直往前奔？原来点亮人心底的质朴德行，才是撑着村子走得远、走得稳的星光！

十

离开尧治河的前一晚，夜已经很深了，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满山的灯火。灯很多，很亮，从山脚一直铺到山腰，又从山腰爬上山顶，像一条发光的河。目光扫过村委会大楼，发现有一盏灯还亮着。数了数楼层，应是孙开林的办公室。几天来，有不少人告诉我，孙开林是个工作狂，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天快亮了才回家，有时，干脆就

在办公室眯一会儿。

我想起孙开林爷爷旱烟锅里那点星火。那微光在漫漫长夜里忽明忽暗，像一句从远古飘来的低语，说给那个坐在门槛上的孩子听。后来孩子长大了，走出了山，又终究选择归来。他带回来的，不是外面攒下的财富，而是心底始终不曾熄灭的一盏心灯。

想起牛棚里的那盏小马灯。昏黄灯光把孙开林清瘦的身影投在四面漏风的泥茅草墙上，飞蛾围着灯光团团打转，风从牛棚的缝隙里钻进来，灯光晃了又晃，可七个老党员的身影，始终稳稳地聚在那片光亮里。一笔一划勾勒蓝图之间，藏着这群人不肯服输的韧劲。这点昏黄的微光，也就成了整个尧治河蜕变重生的起点。

想起悬在崖壁上的那盏马灯。风把火苗吹得东摇西晃，有一双手牢牢护着它，手背上满是冻裂的口子。那盏灯照亮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前程，而是一块块冷硬的花岗岩。一锤砸下去，石面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千锤万凿之后，岩石终于裂开，山路就此贯通。

想起尧治河通电那晚的万家灯火。鞭炮声声炸响，红色的火星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家家户户的灯一盏接一盏亮了起来，起初只是零星几点，像萤火虫试探着飞舞，渐渐就连成一片，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把尧治河的夜照得亮如白昼。站在老槐树下的男人，望着这片他亲手迎来的光明，抬起袖子，拭去了眼角温热的泪水。

我久久地坐在阳台上，望着满山灯火。村委会大楼里，老书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山风从尧帝神峡吹来，带着水声和草木的气息。那盏灯，亮了三十八年，还亮着。

责任编辑：方蔚

两三星火是沙洲

——湘鄂西红色遗址行记

◎朱湘山

我总觉得，若去洪湖，走水路才是最佳选择。

应该坐一条船，从某个不知名的汉口摇进去，让船底擦着水草，听桨声叩响寂静的水面。两岸的芦苇越来越高，天越来越低，直到你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哪里是过去，哪里是现在。然后，那个闪烁着灯火的地方就出现了，像一艘泊岸已久的古船，船身长满青苔和时间。

那年暮春，我终究还是开了车去的。好在是，一条水路始终在公路一旁若隐若现，像一根不肯断掉的缆绳，牵扯着我往水乡深处行驶。

水雾从平原上升起来，弥漫了整个江汉平原，丝丝缕缕、缠绵绵绵的，心里也跟着泛起一阵说不清的惆怅。我想，九十多年前，那些在这片水网里出沒的木船，那些在夜色中划向芦苇深处的人，他们看见的，是否也是这样一片茫茫的水雾？是否也像我此刻一样，在这水雾弥漫的天地里，感到一种无处着落的怅惘？

我知道，那是江河的水雾，洪湖水雾，而所有的水雾，都是有记忆、有心思的。它记得水乡深处的两三星火，记得每一盏在暗夜里点亮的渔灯，记得每一条在芦苇间穿行的木船，记得那些年轻的声音，还有船行水面的歌声。它把这一切，都收进自己氤氲的怀抱里，然后，在每一个暮春，重新飘起来，弥漫在江汉平原一望无际的绿色里，等那些愿意倾听的人，归来、认领。

这条河，是沔水南下的余脉，当地人唤作内荆河。它不宽阔，也不喧哗，只静静地蜿蜒在江汉平原的腹地，像一根遗落的飘带，连缀着那些散落在水网深处的村庄——瞿家湾与周老嘴，便是刻在这片土地上的两枚印记。

瞿家湾在河的南岸，青砖黑瓦，巷弄幽深。九十多年前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湘鄂西的心脏，贺龙、周逸群的身影在石板路上出没，高高飘扬的旗帜掠过屋檐，将整条老街染成一片赤色的星群。

而周老嘴，则藏在上游更僻静的弯道处，芦苇更高，水道更窄，像瞿家湾投在水面上的一道侧影。它没有那么多显赫的招牌，却是这条红色交通线上一个隐秘的渡口，多少情报、伤员和夜色中的脚步，都曾在这里悄然上岸。

河流是一切见证者，也是这一切的参与者。它驮着木船，木船驮着革命，从周老嘴到瞿家湾，再从瞿家湾散入洪湖更深处的网汊。河水记得那些船歌，记得渔火如何被熄灭，又如何暗夜里重新点亮。它既是屏障，用芦苇荡掩护着星星之火；又是通道，将一粒粒火种悄悄运往更远的远方。

瞿家湾与周老嘴，便不只是地图上两个地名，而是同一条河流的前厅与后院，是红

色岁月在一脉水波上留下的两处倒影。

如今，河水东流，烽烟已逝，但那些沉在水底的桨声、嵌在墙缝里的标语、长在瓦楞间的旧岁，都还连着同一脉潮湿的根系。

走走停停，心随境移，大约一个小时后，河汊环绕的瞿家湾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片黑瓦白墙在绿野中浮着，朦朦胧胧的，像扑朔迷离的星火闪烁。

二

两三点星火，能照亮什么？

在江汉平原历史上无边的夜色里，在洪湖水汽弥漫的暮色深处，那一点点闪烁的微光，却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眼睛。

入了瞿家湾境，内荆河便不再是一味直淌，它在四湖洼地的软壤上，挽出一道舒缓又执拗的大湾——瞿家湾之名，便源于此湾的环抱。

湾以东西为主轴，西接福田寺来水，东向沙口缓缓延伸；湾腹处恰好托着古镇老街，北岸是民居与石板路，南岸则与洪湖湿地的湖汊水网脉脉相连，河渠如织，互为表里，村庄如星子般散落在绿野之中。

说是镇，其实更像个伸进湖里的小洲，三面环水，只一条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当年，水路通达的时候，这里是湘鄂西腹地的一个热闹码头，船只从湖上过来，靠岸便是街，街上人声鼎沸，商号、茶馆、戏楼一应俱全。

如今水退了，码头沉寂了，只剩下那条老街还静静地站在原地，青石板路被脚步磨得发亮，两排老屋夹道而立，黑瓦白墙，飞檐翘角，依稀还能想见当年的模样。

正是这样一个偏僻所在，却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大约是因为这沙洲密

布、芦苇丛生的地形，天然的屏障，让那些寻找光明的灵魂觉得安全，让那些不愿屈服的火种，得以在潮湿的风中，久久不灭。

我们在镇口泊好车，沿着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往里走。路两旁的人家，都是新修的三层以上楼房，门框上挂着些绛红色的牌子，上面题着浅黄色的对联，整齐凝重的氛围里，不少人家做起了生意，卖藕粉、莲子的招牌挂得整齐，旅游的味道渐渐浓了起来。

九十多多年前，这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首府；九十多多年后，这条七百米长的老街上，三十五处革命旧址依然保存完好。而湘鄂西的记忆之火，都要从这条老街和另一处老街细细说起。

出发前，陪同参观的袁呈彦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在监利，也有一座同样厚重的“瞿家湾”，它与洪湖瞿家湾同门同宗，同属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称为湘鄂西苏区的双首府，名字叫“周老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只是因了时间关系，只能二者选一。

对于那个地方，我是知道一些的：一处被五条河汊温柔环抱着、有“五龙捧圣”之称的土地，1931年7月至1932年4月是湘鄂西苏区的政治心脏。当年，瞿家湾遭洪水围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段德昌等先辈，便将省党政军指挥中枢尽数迁于此地。

在那里，48处砖木结构的旧址摩肩接踵，贺龙旧居的木格窗还留着当年的木纹。湘鄂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的院落里，仿佛仍回荡着深夜的会议声、战马的轻嘶、军民同饮一缸水的笑语。家家驻红军，户户设机关，同样一簇星火，照亮过湘鄂西五十余县的天空。

西端的柳直荀烈士陵园，松柏凝翠。那方纪念碑，默对着洪湖方向的云。纪念馆里

的旧军装、土步枪、泛黄的文件等都在说：那些年轻的生命，曾在河湖港汊间穿梭游击，用血肉之躯筑起苏区的屏障。那些刻在名录上、埋在泥土里的英魂，永远是这片水乡最厚重的底色。

旧址与瞿家湾直线距离不过二十余千米，同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湘鄂西革命史上不可分割的双子星座。一个是精修的博物馆，供人远观；一个是活态的纪录片，任人触摸。两处旧址气质不同，却同根同源，一起撑起了湘鄂西的那段岁月。

说实话，我能理解袁先生那份未能陪我抵达的怅惘。与那地方错过，终究是心中一桩小小的缺憾。然而，它在我心中投射的光辉，同样明亮，就像安放瞿家湾那样，我会将它收进心底。有些地方，既然不能亲临其境，那就把它当作一支精神的火把，照亮前路，也暖着独处时的寂然。抵达与否只是时间早晚；心之所向，便是最好归途。

内荆河是从周老嘴到瞿家湾共同流动的血脉。它从古至今，源源不断，永不枯竭，为两座小镇注入了永动的生机。而那两个红色遗址群，便是这片江汉大地的肝脏与大脑——曾经指引方向，也将永远强劲跳动。

这是江汉大地真正的灵魂，不可或缺，无可替代。若来洪湖，看尽如画风景、饱览诗意之后，必须到瞿家湾和周老嘴看看，在这两处小镇走一走，再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你所有的风花雪月、迷惑疑问，都将在这里寻得最扎实的答案。

所谓旅行，风景一直都在。不同的，是旅人能否从风景中读出别样的故事，并在转身之间，收获人生的另一种成长和感动。

因此，我尤其愿意将洪湖瞿家湾与监利

周老嘴红色遗址群留给我的温暖记忆，书写下来。它们如正午的阳光，如我初来乍到时那一缕温柔的春风，一路相随，一直照耀着回家的路。

它们让我看见，最好的洪湖，最好的江汉平原。

三

走过瞿家湾镇的现代繁荣之后，我们最终来到藏于古镇中心的那扇大门前。我知道，这一次，我必须走进这片沉默安静的土地了。

不远的地方，一道飞檐翘角的门楼横亘着，门楼后，青石板老街笔直地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头。门楼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洪湖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

我问门口的工作人员，这个革命旧址群的地理位置，是在整个古镇的中心吗？他的回答或许更有深意，他说：“很难准确说它是不是在你所指的中心，但它一定是在每个人心的中间。”

我无言点头。

从走进瞿家湾古镇，我就知道，我必须面对和解读的，就是关于革命斗争和眼前这座古镇之间，相生相灭、相辅相成的关系。

这么说也许不太准确，但瞿家湾形成后数百年的繁荣茂盛，的确就停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烽火在这里燃起，瞿家湾成为红色首府，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成为我们心中敬仰的圣殿。其后近百年，成为英雄故里的瞿家湾一直在沉默。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地前行，它依然

沉默地守护着被岁月浸润后更刻骨的那些弹痕与旧址，守护着英烈们的亡魂，就这样走过一轮又一轮的事事变幻，走到了新的世纪。

袁先生不仅是当地宣传部门的领导，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他告诉我，我们现在看到的瞿家湾，包括监利的周老嘴遗址群，是在当地政府决定修复之时，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以及无数只言片语文献的拼凑、考证、复原，先后进行了四次以上的保护性修复。

这一点不难理解，我曾走过江西瑞金、井冈山茨坪镇，走过贵州遵义和赤水河畔的土城镇，所见遗址大多是后来者耗费巨资、呕心沥血的重建。

修复红色遗址，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工程。不只是修补一砖一瓦、重铺一街一巷，更是把散落在岁月里的信仰重新拾起，把被风雨侵蚀的初心重新擦亮。那些历经沧桑的老屋、斑驳的门窗、沉静街巷，在修复中重获新生，不再只是断壁残垣，而是能触摸、能凝望、能对话的历史。

修复这些旧址，不只是修房子、铺路，更是把那段历史从岁月里打捞出来。新补的青砖还泛着灰白，老墙上的弹痕却依旧清晰。重建的是屋瓦，接续的是记忆。能够让后来者站在这片土地上，仍能听见当年的呐喊，看见不灭的星火，在回望中汲取力量，在铭记里坚定前行。

那些刀光剑影和曾经弥漫的硝烟，因为繁华丛中的沉寂与伤痕，因为断壁残垣，才更加真实、刻骨。

万千英烈的亡灵，一个民族史诗般的革命斗争，所有的繁华荣光都不抵曾经穿过那面灰色砖墙上子弹的创痕。

站在那面砖墙前，站在曾浸透了鲜血的粗糙的土地上，我禁不住在想：时光轮回，岁月绵长，当战争越来越远，当所有的一切都已过去，走到正在被改变的今天，我们过往历史中一遍遍被复述和记忆的英雄主义圣地，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历史，又到底要我们记住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古老而共同的命题，瞿家湾，用它今日的精神复活，给了我明确的答案，我也因此有了更深的体悟。

曾经读过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里面写他在江油看到的战后场景：“大道西面山地，无处无工事，乡间农民，一部分随徐向前北去，其余大多逃亡，回家者绝少。故村中多静寂无声，炊烟难见。”那是1935年的江油。而1932年的洪湖、监利，又何尝不是如此？

那年秋天，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主力被迫转移，瞿家湾失守。那些曾经热闹的街巷沉寂下来，房屋炸毁，渔民弃船，农民逃散，洪湖的水面上只剩下空荡荡的芦苇在风中摇晃。一个苏区的核心，就这样在战火中陷入死寂、沦为瓦砾。

如今，硝烟散尽，老街重归宁静。洪湖的水依然在荡着浪打浪，瞿家湾的青石板路上走过一代又一代人。那些曾经在此奔走的身影，却已经化入这片土地的骨血，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

瞿家湾始建于明代弘治九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但我走进这条老街时，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明清风韵，而是一种扑面而来

的、沉甸甸的肃穆。

青石板路宽不过三米，两旁的房屋是典型的江汉平原风格——砖木结构，黛瓦粉墙，飞檐翘角，雕栏画栋。然而，每一扇斑驳的木门上，都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旧址”“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旧址”……

我们沿着老街慢慢走，像走在时间的深处。

老街上很安静，只有零星几个游客在拍照。阳光从天井里斜斜地洒下来，落在青石板上的光斑像碎金。青石板被脚步磨得光滑，缝隙里长着细细的青苔，踩上去有些湿滑。两旁的木门大多虚掩着，推开时发出沉闷的吱呀声，像是在应答一个很久没人提起的称呼。

我推开一扇虚掩的木门，走进一处旧址。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极为简陋：一张木桌，几条长凳，一盏油灯，墙上挂着泛白的地图。介绍牌上说，这里是贺龙的住室。

很难想象，那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将领，就是在这般逼仄的空间里，谋划着湘鄂西的武装斗争。

更难想象的是，1931年3月至7月、1932年4月至9月，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两度设于瞿家湾。在这条不起眼的老街上，曾经汇聚过多少风云激荡的决策，诞生过多少影响革命进程的指令。

《洪湖赤卫队》的歌声忽然在我脑海中响起：“洪湖水呀长又长，人心向着共产党……”小时候，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但我从未想过，歌声背后的那片土地，曾经燃烧着怎样的火焰。

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湘鄂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

争。他们深入洪湖周边的芦苇荡，在渔民和农民中间点燃革命的火种。1928年，洪湖游击队成立；1930年，红二军团在公安南平文庙会师，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湘鄂边和洪湖两个根据地从此连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它与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并称为全国三大苏区。

鼎盛时期，湘鄂西根据地跨七十多个县，人口约四百万，主力红军三万多人，地方武装约二十万人。而瞿家湾，就是这个红色区域的神经中枢。

我在老街上看到了列宁书店的旧址。这是一座二进中式砖瓦建筑，长十五米，宽六米。1931年，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周逸群牺牲后，湘鄂西省委将列宁书店改名为逸群书店，以作纪念。

站在书店门口，我能想象当年的情景：昏暗的油灯下，年轻的红军战士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手指划过粗糙的纸张，那专注的神情里，分明在获取知识、充实自己。那些书被翻得卷了边，页角沾着汗渍和泥土，却像火种一样，在一个又一个人手中传递。

老街上还有一处印刷社旧址，当年《红旗日报》和《工农日报》就在这里印刷出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一份份油墨未干的报纸被秘密传递出去，把党的声音送到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念在支撑？又是一种怎样的初心在指引？

几年前，在钟祥九里、长滩的两处烈士陵园，我曾面对那些白色墓碑默立。那是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旧址，与洪湖瞿家湾一样，都是湘鄂西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今天，在洪湖瞿家湾，我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深处。两片土地，一在南山，一在

江汉，相距不过百里，却在同一段岁月里，承载着同样沉重的牺牲。

老街走到尽头，是瞿家湾烈士陵园。

园中，耸立着一座十二米高的纪念碑，通体水磨石，正面镶嵌着黑色花岗岩，刻着王震手书的“湘鄂西苏区瞿家湾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后，青松翠柏掩映之下，长眠着那些有名和无名的烈士。

我在纪念碑前站了很久。暮春的风从洪湖上吹来，带着水草的清气，松柏在风中轻轻摇晃。

湘鄂西根据地全盛局面没能长久维系。1932年秋，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与苏区内部多重困难的夹击下，根据地遭受挫折，红军主力被迫转移，瞿家湾失守。那些曾经在这条老街上奔走的革命者，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不幸蒙难，还有一部分跟随贺龙踏上漫漫长征路。

洪湖赤卫队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歌剧和电影，广为流传。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那些在芦苇荡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那些在洪湖岸边高唱“洪湖岸边是家乡”的赤卫队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就像《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唱的那样，被埋在了大路旁、高坡上。

我们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开放的瞿家湾遗址街巷里穿行，也穿行在过往的岁月中，认真看完了那段永远值得敬仰的历史，和那些永远值得敬仰的英雄。

那些难得而真实的老物件，那些形神兼备的重要历史节点讲述——现代与以往，昨日与此刻，历历在目，生动如画。

幽深绵延的岁月长河，纵使无数次回望，终究隔雾看花；恢宏浩瀚的革命历史，

无论如何书写,都不及亲临其境。

五

归程的路上,无一例外地要经过一段当地土特产购物街。街边的店铺,有的卖洪湖藕粉,有的卖莲子米,有的卖腊鱼。店主人大多是本地人,热情地招呼着客人。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门槛上,手里编着竹筐,动作娴熟而从容。他大概不知道,九十年前,这条街上住着的那些年轻人,也曾编过竹筐,只不过,他们的竹筐,有时用来装鱼,有时用来传递情报。

我在一家卖莲蓬的摊前停下。摊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见我盯着老房子看,主动搭话:“您家是来旅游的?这几年来的人多啦,特别是暑假,荷花开放的时候,蛮多人来看的。”

“你是本地人?”我问。

“祖祖辈辈都住这儿。”他指了指身后那栋老屋,说,“我太爷爷当年就是赤卫队的。”

“后来呢?”

“后来跟着红军走了,再也有回来。”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家里就留了一张照片,还是穿红军服的,年轻得很,我小时候见过,后来不晓得收哪儿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你太爷爷牺牲在哪里,知道吗?”

“不晓得。”他摇摇头,“长征路上吧,听说。那年代,战火纷飞,晓得哪个是哪个。”

他递给我一只莲蓬,说:“尝尝今年的新莲子。”

我剥开一颗莲子,放进嘴里。清甜的汁液在舌尖绽开,我想,这或许就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地方。它承载过那样沉重的历史,却依然生长着这样清甜的生命。

从钟祥的九里、长滩、大洪山,到京山的新市镇、永隆老街,再到江汉的瞿家湾、周老嘴,我走过许多这样的地方。每一处,都曾是血与火交织的战场;每一处,都埋藏着无数年轻的生命。那些走过这些土地的人,有的走到了陕北,有的倒在了河西走廊,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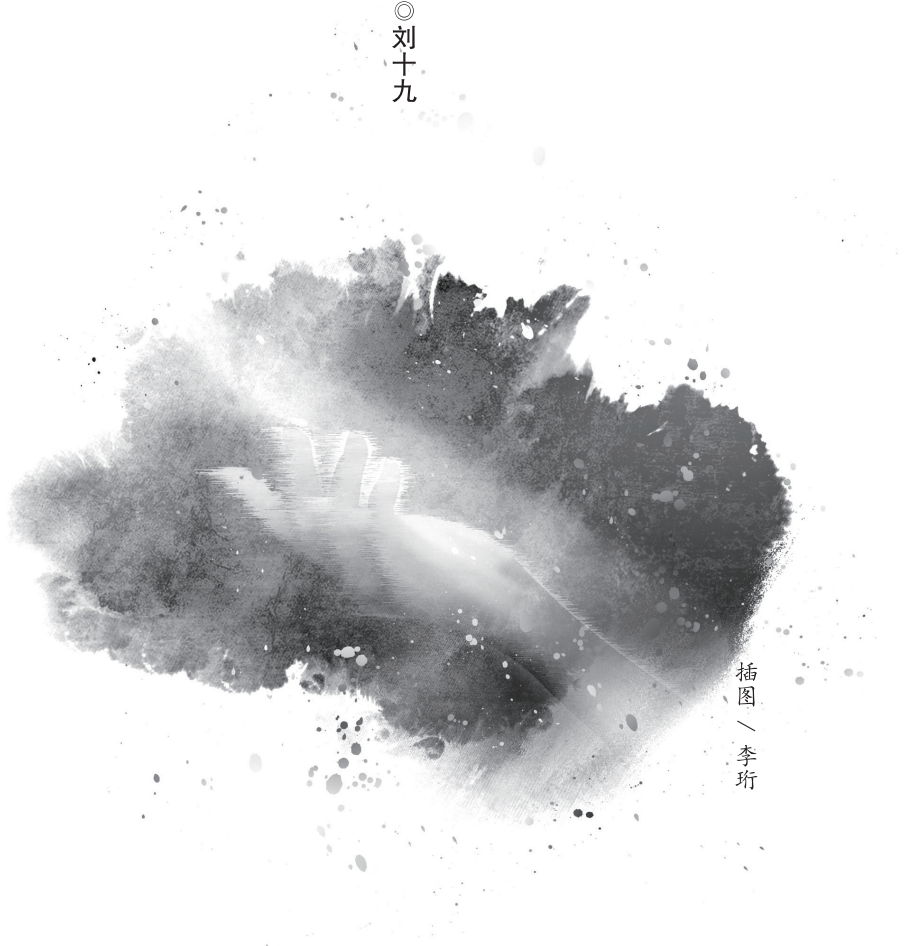
但他们来过,战斗过,信仰过。他们是暗夜行路时前面的星光,也是倦极回首时,窗外遥遥亮着的灯火。

在遗址大门外,工作人员热情地为我们合影留念。而后,我们挥手作别。身后,老街的轮廓渐渐远去,只有纪念碑的尖顶还隐约可见,像永不熄灭的火炬,替那些远去的人,照着回家的路。

责任编辑:方蔚

分界线

◎ 刘十九



插图／李珩

—

许灼是个很能干的妻子。关于这个结论，我从不质疑自己的判断力。结婚近十年，家里的事她从没让我费一点心。上班，照顾孩子，做家务，维护亲朋关系，她样样拿手。我以为我会这样松快地走到生命尽头，直至那天早上，她忽然崩溃大哭。

于我而言，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人到中年，身体零件偶尔响动，结石、结节，都是小毛病。一年一度体检报告出来了，她的右肺上部尖叶有八毫米磨玻璃结节，医生建议做微创手术。这个肺结节，她可不能赖我，我不抽烟不喝酒。跟她一个办公室的男同事是老烟枪，我劝她搬办公室，她总是开不了口。事事以他人为先，这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缺陷。家里需要她的公积金还房贷，她就一年一年忍下来。所以，胸部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先后找上了她。这次是医生吓唬她，说是原位癌，可能处于微浸润状态，说不定还到了浸润阶段，总之目前进行药物干预也不可能让肺部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切了反而省事，治愈率百分之百。她被那个癌字弄得神魂顿失，但表面上看着还算镇静，家里家外打理得井然有

序，甚至已经线上线下看了好几个医生，预约了上海肺科医院的专家号。她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距离拿到体检报告已经过去了一周。我猜那一周她过得有点艰难，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取消专家号预约，去本市另一家医院复查。所以我以为最大的情绪风暴已经过去。

那天早上孩子上学有点磨蹭，我催促的声音大了些。男孩子嘛，不受点磋磨长不大。我对此不以为意，许灼却打断了我，食指朝向我，厉声要我住口。我们曾经商量过，一方管教孩子另一方绝不插手。她的加入，让事情变得有点难办。孩子带着哭腔提高了音量，已经有邻居在小区微信群艾特我，问是不是在打小孩。我怕他报警，只能皱眉握拳，做出咬牙切齿的可怖表情，威胁小孩闭嘴。许灼见状，双手交叉抱着挡在小孩面前。我喊让开，她不让。小孩估计吓着了，一边背书包一边哭着喊，我听话了我听话了。毫无征兆，她的情绪失控了，泪水瀑似飞涌而下。她跑向卫生间。从我们家的小餐厅到卫生间洗漱台，三四米的距离，我站在玄关鞋柜处，余光还能看见她扯毛巾捂脸，妄图把泪水堵回去。

小孩先停止哭泣，怔在原地。我看了下手机，七点半，公司考勤打卡七点五十，学

校上课时间八点二十，但班主任默认八点前必须到校。她有个会，还得去做会务，会议九点开始，她最迟八点二十赶到。留给情绪的时间不多。我深吸一口气，让小孩自己走路去上学。小孩儿临场反应快，这点随我。他拎起书包，轻手轻脚关了门。我去洗漱台，想抱她，以前这招很管用。她却从我的怀中滑下去，瘫坐着。她要面子，头埋在双肩，浑身都在抖，哭声渐高，还伴随着枯燥的重复：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办？

她又掉入情绪黑洞了。就是那种逻辑：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爱我，我无论怎么做都不对。

她脆弱得像个透明的泡沫，我甚至不敢轻轻触碰。我有点儿心疼她。比她痴长五岁，我知道她的不安来自从无助力、野蛮生长的童年经历。我们的恋情始于一个深夜，喝醉酒的她给我打电话，聊她的父母关系聊到手机电池发烫自动关机。

我拿出调整好的温柔语气，“没事的，别怕，我在。”

她总算有点儿回应，哭声低了，说话声稍微清晰，“你吼他，就像在吼小时候的我。”

我试探着，一点一点拿走她捂在脸上的毛巾，用温水搓洗，拧了一把，像照顾小孩儿，擦她脸上的泪水。估摸着差不多了，我提醒她彼此上班的时间都快到了。

我很佩服她。她身体里情绪的开关一下子关闭了。她重新洗脸，涂乳液、防晒霜，描眉，画唇线。那方半人高的镜子里，她的动作流畅得没有一丝停滞。收拾妥当，她对着镜中的自己挤出微笑，收腹挺胸。这一关应该彻底过去了。我送她到目的地，然后去公司打卡。

日子又恢复了我喜欢的平静。我安慰许灼，磨玻璃结节是惰性结节，定期检查，等

发现异变再手术也来得及。我不知道她跟她那个单位的小主管说了什么，几天后，她调整了岗位，换到了一间无烟办公室。她似乎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但具体差别，我还没来得及总结概括，又接到了丈母娘打来的电话，告知说等许灼弟弟的孩子放暑假，她和老丈人要来我们这边看许灼。那口气有点儿兴师问罪的意思。

这个电话勾起了我很不愉快的回忆。当年有部叫《裸婚时代》的电视剧风靡一时，谁要车要房要彩礼就是人人喊打的拜金女。诸多恋爱剧让大多数女孩子把寻求真爱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昏昏然冲进了婚姻的城堡。许灼和我也是裸婚，遭到了她父母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我一无所有，给不了许灼幸福。尤其我只有大专学历，而许灼却是硕士毕业，他们原本计划拿她的学历换取向上跃升的婚姻。许灼的妈妈尽可能地侮辱我，她说我出来工作这么多年，存不下钱，一辈子就是个 loser，活着都是浪费空气，不如早死早脱身。许灼的爸爸挑剔我的父母，说他们自私自利，除了会下崽没有别的本事。我忍住了，许灼也没有辩驳。我们一致选择示弱，释放即将分手的烟雾弹。等他们走后，许灼借出学校寄放在人才市场的户口，跟我登记结婚。直到一年后孩子出生，许灼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告知近况。反正不认也得认了，老两口吃了哑巴亏，明里暗里只能挤兑我。按照他们的说法，我骗走了他们的女儿，所以表面的敷衍我必须表演下去。

当晚，小孩儿入睡后，许灼来主卧刚躺下，我赶紧把这事儿汇报。

她的声音懒懒的，“白天的时候，我弟跟我说了，他们听见我生病了，想来看看。”

她把手机微信的聊天记录翻给我看，看得我掌心发烫。她弟弟问她，是不是要挂了，

说老爹老妈打算在她挂了之前来看一眼。

她倒是没示弱，赶紧接上了：来继承我的房贷和花呗吗？还是他们是神医，来了我的肺结节就散了。

哎呀，你是他们的小棉袄嘛，他们放不下心。

接着就是火车票的截图。他买了车票才跟她说，谈不上商量，顶多算发个通知。

许灼家比我家经济条件好，但我们买车、买房、装修，她爸妈没有出一分力。他们的钱全给了她弟弟。当然，老人把钱给谁，那是老人的自由。但她心里很不舒服，她就是在意形式，所谓的“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毫无表示”。

我笑，“又被你弟气伤了？没事，他们要是来了，在我们这待两天，安排到杭州你弟那去过几天。”

“无所谓了，随便吧。”她那副云淡风轻的表情看起来真陌生。以往说起家里的事，她双手握拳，时不时朝空气里挥舞几下。

既然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明天还要出差，我熄了灯准备睡觉。她也安静地躺下了。奇怪，我总感觉眼前有一道光。睁眼，灯关着，遮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渐渐适应黑暗后，我才发现这道光位于许灼的后背，从她的头顶位置延伸至脚底，在她和我之间划出了明显的界限。我以为自己眼花，揉眼，又看，光的质感柔和、平静，手伸过去，不疼不痒。

许灼发出轻缓的呼吸声。她居然睡着了。以前她睡眠浅，难以入睡，夜里还醒好几次。

这道光有问题。我打算仔细想一想，无奈上班打了好几通电话，温和的情绪已经被掏空殆尽，只能任由睡神把自己统治。

二

那道光此后就没办法消散了。它时浓时淡，还是移动的，横亘在许灼和其他人之间。这个其他人，甚至包括我和孩子。我不知道是它改变了许灼，还是因为许灼改变了所以造就了它，总之，许灼成了另一个人，口头禅是“无所谓，没关系，随便吧”。

当然日子还是照常过，就是缺少了点什么。她不再急吼吼催促孩子做作业，哪怕孩子的基础训练得分都是B乃至C，她都一笑置之。小孩儿当然高兴，不勒着他学习，他像个小狗，妈妈长妈妈短地讨好她。这招以往非常管用，能把许灼的心软得像棉花糖。可她现在看着孩子，也就是淡淡地笑笑，说一句“好了”。

我怀疑她喝的中药有问题，看了方子，鱼腥草、陈皮、山楂、茵陈……似乎都是一些散瘀安眠促进代谢的药。我也试过在夫妻生活方面进行刺激，她展开四肢，一副任由摆布的样子，衬得我格外猥琐。我早过了急色的年龄，见她这样，兴致顿时萎谢。

这种清汤寡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周末丈母娘和老丈人驾到。我去接驾，许灼在家里带孩子。等我们到了家，没看到满桌子菜和兴奋热烈的迎接表情，老两口还以为进错了屋。在车上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聊了聊许灼的病情，夸张地说，可能是癌。两位老人齐齐叹气，这下倒把我当成了主心骨，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抛弃他们家小许。他们的情绪酝酿得很到位，可许灼没有给他们施展的机会。

她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就像碰到隔壁邻居顺便打招呼，“来啦。”

丈母娘伸出圆润的臂膀，揽住许灼。许灼拍拍她，示意她拿开手。老丈人站着，双手

在腰间摸了一阵，没摸到口袋，站在原地干笑了两声。没有预想中亲人久别重逢的温馨和感动，陡然而生的陌生感让我仿佛置身于客户的社交场合。我把小孩拽过来，让他喊外公外婆，总算将寒暄这个环节糊弄过去。至于晚饭，我选了小区门口的土菜馆。我刚打电话问包间，许灼却说，“就那家淮南牛肉汤吧，晚上吃简单点，我这肺结节，医生叮嘱了，饮食要清淡。”

岳父岳母倒也依了她，说他们本来就是来看看她，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生活节奏来。我招呼面馆老板切了一大碟酱牛肉，又加了一大份酱烧牛骨，开了两听啤酒。小孩不满意，嘴巴翘起来的弧度能挂两瓶牛奶了。往常只要小孩闹脾气，她都放下手边的事赶紧安抚。这回，她吃着面条，喝着汤，淡淡地说，“前年下大雪，我们回外婆家过年，一天的火车，晚上到了，不也吃的面吗？”

几句话扔出来，中断了岳父岳母吃东西的节奏。岳父说，“我们那晚有事嘛，去你姑姑家吃饭了。”

岳母说，“哎呀，你们要吃啥也不提前通知我们，我们哪猜得出。”

我赶紧出来圆场，凶小孩，“就你事多。”

许灼像是被面汤呛到了，连同跟着她的那道白色虚影也跟着晃了晃。但我顾不得，迅速把话题转到小孩身上，数落他不听话，学习吊车尾。岳父岳母响应积极，给这顿简陋的晚饭画上了句号。

家里不宽敞，岳父岳母只能屈居次卧，住在上下铺儿童床的下铺位。一个卫生间五个人轮流洗漱的确拥堵，许灼不管岳父岳母的谦让，先洗澡，随后关上主卧房门。我说她吃中药闹得情绪不太稳定。岳父岳母再次表示理解，他们的宽容大量让我有点难以适

应，我把小孩折腾上床后，陪两位在沙发上闲聊了一阵。岳父嚷嚷说客厅的空调不够制冷，他怕热，不愿走动，于是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岳母翻来覆去地举例许灼幼年时期很懂事，从出生就不哭不闹，刚上小学就会洗衣做饭，为了挤出时间帮家里干活总是利用课间休息写作业。

“为什么这个病就找上她了呢？”岳母不解。

我表示，“妈，我们结婚以来，我可没亏待过她。工资全部上交，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你父母呢？”

“我们都不住一起。他们哪会给她气受。”

“那，明天周末，我们双方见一见吧。”

看样子，这兴师问罪的范围得扩大，由不得我应不应。岳父岳母没见过我爸妈。网上还没流行“断亲婚姻”时，我们家已经被迫走在时代前列。婚后双方亲戚不往来，逢年过节也不回老家。她怕我爸妈难缠，我也怕岳父岳母刁难，各自的父母各自维系，这是许灼当时给我提的要求。反正这么多年，两边老人没凑一起，全靠我们中间传话，岳父岳母对我爸妈的印象圈定在老实巴交这个词里，而我爸妈对他们俩的印象是有钱、脾气好。

我老家破旧，房子已经是村里唯一的平房。没跟许灼谈恋爱时，我也没看出父母的毛病来。跟她待时间长了，我已经被她改造得十分彻底，继而发现老家总是乱糟糟：冰箱永远塞满了过期的食物，衣服堆在沙发上、椅子上、床头上、洗衣机上，满院的鸡屎，鸡鸭进屋到处扑腾。院子边的荒草齐腰深，那里完全不能落脚，藏着塑料袋、空农药瓶、各种食品的包装纸。现在别说许灼了，就连

我，都很少回乡下老家。岳父岳母要见到这番场景，心里的翻江倒海估计好几年都难以恢复平静。

于是，我说，“我接他们来市里。乡下做饭不方便，天太热了。”

岳父说了随便，岳母还想说什么，但那些话被她咽下去了。

天热，明天要回乡下，开车要开两个来回，约莫两百公里。我没心思等他们俩洗澡，看小孩已经睡熟，说明了毛巾、牙刷等用品的位置，也洗了澡躲进主卧。

跟许灼说了岳父岳母的打算，她抱着手机玩一款消消乐游戏，那道白色的光环成一个圈，把她圈在里面。我顿时想起孙悟空的紧箍咒，不知道她这个圈能起什么作用。

觉察到我探寻的目光，她扔了手机，用枕头垫起上半身，盯着天花板，说，“我弟结婚那年，我带着小孩回去吃喜酒，坐的特快火车，中午一点多到镇上。正席吃完了，我们只捡了一点剩菜吃。我弟和他老婆收拾回市里上班，我妈把伴手礼全部给他们了。”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开玩笑说你去吃喜酒，连喜糖都没带回来给我一颗。你当时沉着脸说全部在火车上吃完了。”

“前年过年那次，我和小孩到了，他们去别人家吃团年饭，家里冷锅冷灶，冰箱里都没东西。我煮了面条。几次跟你回老家，就算家里乱，至少我们到了，都是满满一桌子菜。”

她这么一对比，我倒想起我爸妈的好处来。的确，他们从不评断我们的生活。岳父抱怨空调的样子，让我感觉有根细小的鱼刺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我说，“算啦，老人嘛，哄一次算一次。”我对我爸妈也这样，实在拧不过去的观念，他们说什么我都说好。

许灼露出了近来少有的温情，关了床头灯，双手环住我的腰。黑暗中，我的身体穿过了那道光圈，它忽明忽暗，在我们周身晃动着。

三

清晨，出发前，我给老家打了电话。听到聚餐的消息，我爸妈一时语塞。他们不太想跟许灼的爸妈见面，但碍于情面，又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准备。我把车开到老家，我爸打开车子后备箱，我妈赶紧把塑料袋一个个往里塞。他们杀了两只鸡、三只鸭，捡了两百个鸡蛋，还有丝瓜、西红柿之类的当季菜。

我爸话不多。我妈一直问我，亲家身体怎么样，小许身体要不要紧，她和我爸的衣服看着怪不怪。这是我和许灼私自结婚带来的后遗症，他们总觉得亏欠了女方家庭，在女方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开车不想分心，答得很敷衍。我妈倒识趣，不再追问，闭目养神。

车先到了小区。我们三个像打猎满载而归的猎人，大包小包往厨房拎，很快巴掌大的厨房操作台就满了，水池旁边的地上也堆满了菜。我妈先掏了两个红包，一边称岳父岳母为大哥大姐，一边把红包往他们手里塞。岳父岳母手忙脚乱地拒绝，我爸妈自然不肯，双方你来我往的拉扯显得颇为热闹。小孩和许灼站在旁边看戏一般。最后还是许灼说，“要不都给我吧？反正我身体不好需要补营养。”

她以前几乎从没在我爸妈面前提过要求。这话一出，双方手上的动作都暂停了。我妈倒是没犹豫，两个红包都给了许灼。许灼拿了红包，眼神从岳父岳母脸上扫过，问，“没意见吧？”

岳父笑着打圆场，“给你最好，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

倒是岳母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似乎翻了个白眼。但也许是我看岔了，总之这一幕拉扯很快落幕。小孩儿见我爸妈的次数多，也厚着脸皮向他们要红包。这下岳母好像想起什么，恍然大悟一般，说来得匆忙，什么都没准备，也忘了去银行取钱了。

小孩不依不饶，要他们转微信转支付宝。我见势头不妙，赶紧凶了他两句，带着一大家子赶去饭店。等菜期间，大家就天气、城市等无关痛痒的话题闲聊。我爸妈只会讲铜洲乡下土话，岳父岳母说四川话，双方有时候需要我和许灼来回翻译，小孩跟着学舌，一时间有点热闹的意思了。菜齐全，酒上桌，大家碰了几杯，似乎更加熟络。岳父岳母变得健谈，连我爸妈的话都多了。他们绕过我和许灼，聊起了育儿经。我爸妈的中心思想还是表达赞美，说岳父岳母把许灼教育得很好，说我捡了大便宜。岳父听着这些话很受用，频频朝我爸妈举杯。

岳母跟着笑了两声，把啤酒杯重重放在大理石台面上，朝许灼刮了一眼。许灼挨着她坐，身体不自觉朝我这边倾斜。

岳母说，“养得好有什么用，都是别人家的了。嫁这么远，水都喝不到一口。”

我妈赶紧接话茬，“现在啊儿女都一样，养老责任都一样。小许以后给你们养老，我大力支持。”

岳父说岳母话多，喊她多喝酒多吃菜。岳母哑声了，刚升起的火焰被第一次扑灭。我没想到她和许灼一样，都有韧劲。无聊闲谈过了几分钟，岳母开始转移话题，说起了她在弟媳妇家的生活。许灼的弟弟外派在浙江一年，岳母跟弟媳住在一起，负责接送刚上幼儿园的孙女、做家务。

“嗨，我这个儿媳妇，金贵呢，要吃减肥餐，我以为是煮点青菜。人家要吃虾，吃三文鱼，吃牛里脊，还要新鲜的。我早上五点多就出门，去菜市场等着，鲜虾贵，我把肉给她们娘俩吃，壳炸一炸做虾油。就这样，她还怏气哩。说我儿子不在家，有一天跟孙女两个说话说顶起来，跑楼下花坛那站着。我赶紧去劝，我说那是小孩子气你，不是我这个当婆婆的说话怏你。你这样站着，邻居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

我妈把这段话听清楚了，当岳母这是敲打，又接话，“我们对小许对不住，没给啥支持。”

许灼忽然站起来，把木椅往后拖，发出的噪音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小孩最先反应过来，抬起一直埋在碗里的脑袋，问许灼怎么了。她捂着胸口，呼吸局促，身体里像哪里有个机关闭合了，空气进不去。横在她和岳母中间的那道光带，在急剧膨胀，几乎把她吞没。我拉开座椅快步上前，拍她的胸口。她的腮帮子鼓起，嘴角抿紧，似乎在把涌上来的食物狠狠挡住。我对老人们说她可能是胃部不适，不是啥大问题。他们松了一口气，继续闲聊。

我带她去卫生间。她双手支撑洗手台，低着头，却呕不出一丁点儿东西。我问怎么了，她抬起头，我看到了镜子里那张爬满泪水的脸。她抬右手抹了一把泪，转过来，靠在我肩上。她说，“我就是觉得恶心。我原来以为她不懂照顾人。现在我懂了，她只是不会照顾我。他们来看什么？看戏。”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明显在顾忌外面老人们的感受。而我听见他们在碰杯，谈笑如常。

我劝她，“那一代老人都这样。他们自己也没得到足够健康的关爱，断奶之后似乎

都按照大人模式被要求，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当父母。”

这一套说辞蹦出来，我自己也有点惊讶。她身边那道光又出现了，在我胸口位置，刺眼的白。她没说话，上半身离开我的环抱。洗脸，深呼吸，她又快速地将自己收拾如常，然后用平静的声音说，“好了。”

我们一道出去，面对老人们的询问，许灼只是说大概喝了中药，有点不舒服。于是大家聊起了养生活题。岳母说自己懂一点中医，可以通过看手相观察身体情况。她刚拉着许灼的手，许灼又开始发呕，跑了一趟卫生间。这次我们没有大惊小怪，照旧聊天吃饭。许灼再回到座位，岳母依然想拉她的手查看，于是许灼又干呕起来。她这次没有去卫生间，当着大家的面，呕得眼泪鼻涕齐下。岳父说看来这个中药不管用，我妈也附和说，看病看病，要多看几家医院才能好好治病。小孩儿也很会看眼色，一张一张抽纸递给许灼。

可是岳母不高兴，“什么意思啊？我一碰你，你就呕，你演给谁看！我生了你养了你，来看你关心你，你就摆这副脸色给我看！”

我解释，“妈，她病着，脸色自然不好。”

我爸妈也跟着我说，是的嘛，病好了气色就好了。岳父也板着脸说岳母，叫她不要发癫。小孩看气氛不对，溜下座椅，挡在许灼面前凶岳母，“不许欺负我妈妈。你把我妈妈的奖状全撕了，你太过分了。”

我听许灼说过这件事。她带着小孩参加了弟弟婚礼回来，情绪不对劲。晚上我求欢，她一个劲踢我，我厚着脸皮抱住她，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她才告诉我，家里客厅有一整面墙都是她从小到大的奖状。她想把那张优秀幼儿奖状带回来，她的名字是幼儿园的

老师取的。原来她只有个名为大丫的小名。幼儿园老师已经因病去世了，她要把奖状拿回来当纪念，其他的奖状都不重要。可它们全没了。岳母得知她跟我的婚后，清除了她留在老家的所有物件。

可能在老人们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

岳母说，“哎哟，是我撕了，你有本事，给你妈挣许多奖状回来嘛。”

“不一样。”

岳母被小孩逗乐了，学着他气鼓鼓的样子，也鼓起腮帮子，大声说，“我说一样就一样。”

“你不尊重人。”小孩气得掉泪。

眼看小孩要哭，我立马拖开他，让他去外面看看，走廊的鱼缸里有很多漂亮的热带鱼。小孩毕竟容易被分散注意力，他一蹦一跳走了。随着门关上，包厢内的气氛瞬间下降到几乎滴水成冰的状态。

我知道拦不住，高低要吵，不如索性开了头，“爸，妈，你们这么远过来，就是想看看我们家对小许好不好。也是想指责她不听你们的意见。这么多年了，不能总盯着过去的事，咱们都朝前看，往前走。”

我提议举杯，可只有我爸妈响应。许灼跟她爸妈都有点犟。我妈又表态，说我们家做得不够，以后肯定照顾好小许，只要需要，她就来市里帮忙看小孩，做家务。连我爸也跟着道歉，请岳父岳母看在小孩的份上，不要计较。他们也说不出许多有新意的话，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些。岳父倒不再说什么，岳母动了动嘴巴，举起了酒杯。

大家正举杯，可许灼却双手抱在胸前，盯着她眼前那杯椰奶，纹丝不动。

我轻轻拍她的肩，她没反应，我加大了力度，她才站起来，像扛起庞然大物般尽力举起杯子，把它伸到饭桌中央。

她说，“爸，妈，你们辛苦了，生我养我受了累。我是姐姐，应该多承担责任。弟弟那边，工作啊，生活啊，一些事我的确该多关心。你们也老了，我也不能总说我远嫁，现在交通方便，逢年过节我们还是要回家看看。原先我做得不对，你们多担待，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一席话，估计戳中了岳父岳母的心窝子，岳母总算笑了，感叹女儿没有白养。杯子碰到一起，这顿饭总算有个完好结局。我唤小孩回包厢吃主食，我妈和岳母找服务员要打包盒，许灼去吧台结账，岳父和我爸把剩余的酒扫空。

从饭店出来，我妈牵挂她那些圈着的鸡，着急回乡下。于是大家分成两路，我开车带我爸妈，许灼打车带孩子和岳父岳母回小区。分别的时候，我看她站在路边，冲车里挥手，跟岳父岳母的样子也很亲昵。唯独从后视镜看，她跟岳母之间的那道线似乎变粗了，像一道刚上漆的斑马线，明晃晃的，很刺眼。后面的车按喇叭催促，我快速发动，轰油门，把车开了出去。我爸妈像是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齐齐发出叹气声。我妈说小许真不容易，不知道她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但她也是说说，让她扔了菜地和鸡鸭来市里，她可不乐意。我爸叮嘱我，让我对小许好一点。我还没说，我妈倒替我说起来了：我儿怎么不好啦，不嫖不赌，又顾家，人高马大的，便宜小许啦。他们两个为此争辩了一阵，都是些翻来覆去的老调子，我懒得

听，干脆放了音乐。到老家这一路都很顺畅，我把爸妈扔在路口，赶紧回市里。快到高速路口时，前方发生了一起车祸，两公里，堵了快一个小时，车开回小区外围的停车位，已近黄昏。小区门口有个卡车摊位卖本地西瓜，我挑了一个接近二十斤的大西瓜，正要付钱时，背后有人说，太大了，换一个吧。

这轻柔的声音我很熟悉，扭头看，正是许灼。

她说，“我爸妈都走了，我给他们买了去杭城的车票。说起去看儿子，他们真是一刻都舍不得耽误。换个小一点的西瓜，我们三个人吃。”

“那你最后还那么大度地表态，说要孝顺——”

“哄呗。漂亮话说说罢了。”她这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又忍不住朝她身边看，要确定那条线的位置。它不如此前晃眼，安安静静地悬浮在我和许灼之间。

“看什么呢？”

我按照她的意思，换了小西瓜。她挽着我的手，那道光停在我的胳膊上。我说，“你有没有感觉自己最近变化很大？”

“有啊。就是要舍弃，要放下，要给自己留点空间。”

我侧身看去，夕阳下，她的脸晕着一层光，几缕碎发在微风中摇摆。我心里动了一下，想放下西瓜，把她紧紧锁在我的臂弯里。

责任编辑：王 鑫

清水洗过新大陆

◎陈家萍

—

我抖开网，正待高高抛撒，大黑冲水中狂吠。

我一猛子扎下水，在一丈开外破水而出。凉水激起满身鸡皮疙瘩，我抹把脸，以臂当桨，划起狗刨。河水摸起来软软的，却长着锋利的牙齿。一记掌刀照准脖子砍去。溺水之人揪人不放，我得先下手为强。我左手带人，右手奋力划，双脚踩水。把人带上岸，听到大黑打响鼻，我这才感到江风长了指甲，挠得脸刺刺疼。我蹲下身，朝后背猛击两掌，“呜哇”，两团水像青蛙似的从嘴里蹦出来。人动了，湿衣服箍出的曲线凹凸有致，夕光照着清秀的白脸，眼像猫，眼白微蓝。

三月，河水入夜成冰，寒气侵骨，她的

牙齿像装了台缝纫机，“嗒嗒嗒”响。我肩膀一斜，卸下呢褂，嘴巴一努，“换上，好不容易救上来，没淹死别给冻死。”她一把夺过衣服，暗处一阵窸窣窸窣。

“我怎么不认识你？”

“养蜂小夭喂。”

早听说凤凰山南山洼住进外乡养蜂人，没想到在这儿遇见。南蛮北侑，小夭带点黄梅腔，语速快，像小鸟叫。句尾“喂”字听起来像羊在撒娇。

“带蜜蜂下河洗澡？”

“洗衣服，石头松了喂……”她果真端出一个装满湿衣的脸盆，上面架着棒槌。

“你家真富。”她拍拍身上的呢褂。

“大哥每月工资四十五元，足足花了近两月工资。”我心里美美的，就像夸我本人

似的，“呢褂压风。看起来薄，一穿上身子就暖和了，撑棉袄。”

大黑冲在前，小夭走在后，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

“鱼大不？”母亲甩着湿手从厨房走来，看到湿淋淋的两人，脸上一呆。

父亲嘿嘿一笑，“‘鱼’够大。”

她并不喊人，一个劲儿鞠躬。

母亲张罗给小夭洗澡，父亲架柴熬花生稀饭。

从东厢房出来的小夭穿上母亲的脱胆黑底红花绸袄，那是母亲的看家衣服，她编了一小绺麻花辫，其余头发披散着，我不由得看向墙上贴的电影画报中的米雪，回头接到母亲带笑的目光，“真真像一个模子拓出来的。”

我掏出粥小菜：黄澄澄的泡豇豆、酱生姜、腌萝卜。“孔雀河寒气重，”母亲把荷包蛋夹碎了埋碗底，“不吃出气饭，粥不烫嘴就吃，接上热气逼走寒气。”

小夭筷子夹到鸡蛋，一顿，要往我碗里撩，我把碗罩住。她还在吃第一碗，我已添第二碗，她跟进厨房，脸蛋红扑扑的，“这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粥了喂。”“我爸听了准开心。”母亲手抚上小夭长长的麻花辫，她身子一僵。母亲动作轻柔，耸起的肩头慢慢放平。

“你妈真好。”小夭收拾碗筷，“你爸也好。”

“爸妈还有不好的？”

她把嘴巴抿得紧紧的，动作麻利地转着碗。“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她把锅台抹干净，转过身，盯着我的眼睛。

等小夭甩着湿手出来，父亲吩咐我送她上山。

小夭湿漉漉地望向我，我把母亲拽到西厢房，“小夭在我家睡。”

母亲迈出门槛，轻咳一声，对父亲说，“山上泥屋四面墙壁都开裂，山风大，落水，再吹一夜风……”

父亲脸上肌肉像被小虫咬一口，抽动了一下，他狠抽一口香烟，扔了过滤嘴烟屁股，脚尖旋转着捻灭，“我总得上山和手艺人说一声。”父亲从墙上摘下马灯，又把我扯到一边，声音压得极低，“好好温书。”

“大伯，天黑小心。”小夭乖巧地站在门边，目送父亲和大黑被一盏昏黄灯火叼上坡。

你回山上不就免了他这趟折腾？捕捉到我眼中的嘲弄，她伸长舌头，在嘴里弄出一串细碎声音，意思是“要你管”，随即殷勤地给母亲捏肩捶背。“这双手哟，像棉花。”母亲眯起眼。

二

一阵欢笑声由远而近，桐油上过的千层底布鞋，臭脚的黄军鞋，自制的木拖，一齐迈进门槛。上海知青阿梅大声嚷嚷：“大能人，从啥岛来了会魔法的小妖精？”

男人们聚在堂屋，嗽着喉咙，吐着痰，鹅鹅、鸭鸭地笑。大家起哄，让阿梅男人唱小倒戏《老先生讨学钱》，自拉胡琴，他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大椒也是汤紫菜也是汤，南瓜汤，葫芦汤，没有汤你就撇营汤，不问好歹叫我肚里装，你把我先生肚子当作馊水缸……”

男人们齐动手，这个抬胳膊那个抬腿，把他抬起，“一二三——”他被抛到空中，“一二三——”又接住。他又笑又嚷，听起来很痛苦，看样子又很享受。

“把你家狗看好了，”手艺人躲躲闪闪蹩进屋，给众人打烟。他总戴着草帽，帽上缝了遮脸布，仅露出两只黄褐色眼睛。没有

了这帽子和布的遮挡，他显得有些无措，散完烟就只会搓手；手上长了眼睛，径自走向墙角，骑在父亲搓草绳的板凳上，熟练地搓起绳子来。搓一截，抬头，朝手心吐口唾沫，眼里飞出黄蜂，从这个人叮到那个人。

村妇汨汨地笑，就像干旱多时的田地，在吃水。阿梅在淌鞋底。

东厢房吱呀一声，只见小夭左手提着南瓜灯照阿梅，右手柳条鞭一抡，“休得罗唆！吃我一鞭，做个好人喂”。

屋里一静。

“这话哪儿来的？”阿梅问。

“《大荒岛十诫》喂。”

“我是说，你们对岛外人的偏见哪儿来的？”

小夭噤嘴。

“你咋白天都提着南瓜灯？”

“它能照出人心中的魔鬼。”

“照到会怎样？”

“用柳鞭抽呗，这样才有机会做好人喂。”

从树上随手折下的一根柳鞭，剥去外皮，露出光滑的白色内瓢，仅在尾部留了几片绿叶、几穗柳絮，村里孩子人手有之，它能抽出好人？眼前的小夭全身都透着古怪。

“大荒岛究竟和我们菩提村有啥不同？”阿梅从南瓜灯看向柳鞭。

“你们出肥猪，出恶狗。我们出蛇，出蜜蜂喂。”透过小夭眯起的眼，我似乎看到遥远的大荒岛，树上盘着蟒蛇，空中飞着蜜蜂。

“你们进学校，我们私塾制，教材由長老编写。岛上规矩可严了。”

“不守规矩怎样？”

“定期举行公判大会，罪行严重的人，自己找堆石头，供每个人砸。”

“哪些算严重？”

“女孩18岁生日那天要完成一个仪式。

不遵守，就犯下了最大恶行喂。”

手艺人似笑非笑，双手轮流在膝盖上搓。

“啧，”阿梅上一眼下一眼看小夭，夸她“唇线清晰”，夸得小夭眼神直愣愣的。

人散去，小夭把阿梅一拽：“我用柳鞭打你，你怎么不骂我喂？”

“你和我家梦梅差不多大吧？”阿梅笑咪咪地把针在头皮上刮刮，学她，“女儿都是客喂。”

手艺人拍着身上灰，拍出轻飘飘一句，“该回山上了吧？老麻烦人家……”“哼。”小夭辫子一甩回房。“小夭白天上山养蜂，晚上到我家，陪我说说话挺好。”母亲说，“山上泥屋墙倒顶塌，黄鼠狼都能从墙缝钻进。眼下用四根松树撑着，还是隆隆呛，倒下来砸中人可怎么办？”

大黑适时“汪”了一声，手艺人张了张嘴，张半天，一个字没张出来，头勾在胸前，胳膊一甩一甩，左肩膀高右肩膀低，把身体斜嵌入黑暗中。

母亲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小夭大声说，“岛外古怪喂。”

正在背英语单词的我笑了。我看她古怪，她看我们古怪，看来“古怪”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关了灯。从小养成习惯，趁着天光快快做完作业，一黑就睡，省得点灯熬油，“日不做，夜摸索”，罪过罪过。月光不知溜达到哪儿去了，我用报纸和光连纸糊的天花板隐隐反光。我给每间房都糊了天花板，防屋顶落灰，谁知，老鼠在上面安家，呼噜呼噜来，呼噜呼噜去。小夭怕不？

咳咳。父亲出现在穿衣镜中。他站了多久？“好好温书。”“嗯。”“高考要考英语，以前没学，还不抓紧补。”“知道。”镜子亮了，影子被鞋踢走了。

我摸了把脸，有些发烫。

三

菩提村的夜晚是寂寞的。冬闲，搭戏台唱老戏，请人说大鼓书；平时村人聚齐，点阿梅男人拉二胡唱样板戏，偶尔放露天电影。父亲倒是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每晚长拉电线，高架电视，供全村观看。菩提村是有四百多户人口的大村，赶上用电高峰，电压低到一百多一点，甚至几十，人脸上麻点都看不清，14英寸电视机怕疼似的缩到屏幕中间，小人书一般大，前排的还能勉强看，后面的人只能看前面人脑袋。周末回家，我在地上挖个小坑，把一根铁丝埋进坑里，一头连上电视机插头的一个爪子，电视机插头的另一个爪子在插座孔里，哈，小人书变成大部头了。

邻村配电房的电工比村长还威风，得罪他，一拉闸，全村就干巴眼了。小夭住我家，没电视看，就看她。她每天都换发型，要么独马尾，要么双羊角，要么盘起来，要么披下来，从不重样。今个是一根发绳把头发举上头顶高高束起，再分成两绺，编成麻花辫，一个垂胸前，一个甩脑后，走起路来，随腰肢前扭后摆，把我的目光绊倒。

“小夭多大了？”阿梅问。

“十八尚不足，十七颇有余。”

“有没有行婆家？”

小夭手一抖，给我织的毛衣脱了一针。

“嫁过来呗。”阿梅的眼角瞟到我了，我还没出声，小夭的拳头就招呼上她了。

阿梅笑呛了，赔礼。“讲古。”

“古没，就有个今，”阿梅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逗小夭来接，又装进去。“我最后一批下放，还是小学生呢，一心想到草原牧马，却上中原犁田。”回答她的是咕咕嘎嘎的笑声。

“同桌的男生留在上海，上封信，他问我，梅，什么是爱情？”

柳条鞭垂下，小夭茫然地望着阿梅。菩提村人不说“爱”，在前面加了个“r”。阿梅兴奋地满屋子转悠，好像爱情是蛇，咬她的心；好像那些话，烧红了她的身体。

“他呀，傻，一谈恋爱就吹，女方抱怨他不懂爱情。照我讲，爱情就是笑话，爱神是个糟老头，”阿梅的目光从每张抬头或低头的脸上掠过，从惊愕的嘴巴或吃吃笑中划过。“他喝醉酒就乱配比，喜欢方片糕，偏给你麻饼；喜欢南瓜，偏送你丫丫葫芦。他爱捉弄人，看人丢丑，就开心得咯溜咯溜笑。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家那死鬼是我的爱情，可他的爱情另有其人。知道为什么我家大丫头叫梦梅吗？哈，他初恋情人叫梅，此梅不是我这讨喜的红梅，却是个水做的林妹妹一样的绿梅。我把床草都揪光，才把大丫头给卸货一样卸下来，大出血，他梦见绿梅送来一块诗帕……”

“嘎嘎嘎”，“鹅鹅鹅”，笑声扑棱着翅膀满地打转。阿梅丈夫早年在宣传队，拉二胡，唱《红灯记》，阿梅迷得七荤八素，一结婚，发现上了当，那把锯二胡的手，连稻子都锯不成！上海姑娘阿梅成了使牛犁田的女汉子。男人丢了脸，还丢了名字，成了“阿梅男人”。不唱戏，他喉咙就发痒，用酒浇，用烟熏，这一浇一熏，就把家弄得比水洗了都干净，孩子们冬天都打赤脚，脚丫子红肿得像胡萝卜。

这些话阿梅都是咧着嘴说的。“不想笑就不笑，”小夭一鞭子抽在空中，走到阿梅跟前，张开双臂抱住她，拍她的背。这一拍不要紧，一直都哈哈笑的阿梅“哇”一声哭了。“小夭，这么多年憋着的隔打出来了。这个隔堵着，死不了人；死了心，比死还可怕呀。”

越过阿梅肩头，小天的目光和我的撞在一起。微笑从我心里漾出来。刚住我家她动不动说“大荒岛不是表达感情的地方”，她变了，不再拿南瓜灯照人柳条鞭笞人，今晚还主动拥抱人：爱是人的天性。

有人在竹林打麻雀。手电筒所照之处，麻雀一动不动，一捉一个准。不一会儿扛了一麻袋走了。

小天蹑手蹑脚从屋里出来，看见地下躺着一只麻雀的尸体，轰走大黑，从墙角拿把锹，在竹林挖了个洞，埋下。

“头伸长就能把长单词背掉？”父亲的声音带着毛刺。我想拿起桌上小刀，拿个空。原来是月光。

我在院里刷牙，西厢房传来父母低声交谈，“我在考虑，要不要让文元住校，”父亲的声音浸满了夜露，“你那好儿子，最近也不知咋的了，像瘟头鸡……”

我头一缩，溜回房间。我背，我背。这些破英语，明明咽下去了，转个身咋就溜出来了？我把书狠狠地朝桌上一掼，咦，草稿纸上随手勾的观音菩萨咋这么眼熟？定睛一看，慌得一把扯下，夹进墙缝。

四

“大能人”，一声轻唤绊住父亲脚。手艺人掀开草帽帽檐缝着的面纱罩，露出像拌了泥浆的黄褐色眼珠，搓半天手，搓出一句：“我想打土坯。”

父亲胳膊一抡，“田随你选。”

“真是风水宝地，”那个正经的手艺人捧起一团黄泥，嚷道，“天啦，这土可以当水泥喂！”村人都笑了。是啊，我们这儿的泥土黏性高，适合制作土坯。“我们大荒岛土不黏，一碾就碎了。”他脱口而出，又捂住了嘴，惊恐地向四处望去，好像说出对岛上不

利的話，就会被谁逮去一样。

父亲翻老黄历，选了个黄道吉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七手八脚，帮忙打土坯。父亲挑水把黄土泡散；阿梅加入稻草、从各家收集的头发，拌匀后装在用木板制成的模具里；每制作一块都要沾水，防止黄泥粘在木板上。

号子一喊，土坯齐齐整整从模具里打出来，这正经的手艺人捋了捋扣到脖子处的盘扣，拍了拍土坯，眼里漾出金子一样的笑意。

为了答谢乡亲们，手艺人特地请母亲和阿梅帮忙，办了两桌酒席。他一早赶集，割了一刀肉，买了豆腐、千张。

林子里，山茶花白了头，山蛮在啄崖边野杏，高空里抛下的鸟鸣绿油油的，昆虫在草丛里吟唱，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告诉小天，我们称蕨菜叫“孩儿拳”，说罢，我把拳头杵到一丛蕨菜那儿，说：“像不像？”

“我看更像老虎爪喂。”小天说，“人，还不如动植物呢，它们长刺，长出爪子喂。”大树的阴影投在她脸上，光影跳跃不定。她是林妖，有南瓜灯、柳皮鞭，还要长刺、长爪子作甚？

“书呆子，人也是不同环境里长出来的喂。一出生，耳朵就喂满了声音。那些声音长满根须。孤岛就是整个世界，岛外的世界被魔鬼入侵。你心里模模糊糊觉得不对劲，但周围的人都让你认命，用‘从来都如此’，把每个疑惑的洞眼都堵实。”

奇怪，这些话不是用嘴巴，而是用眼睛，我发誓一对招风耳“看”得分明。太阳光柱里的每粒尘埃都作证。

“书呆子，”小天轻咳一声，“我且问你，假如说，你一直以为你是你。可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是你了，你该怎么办？”

“我永远都是我。”我晃了晃杯子，茶叶沉入杯底。小天到供销社买了红的绿的玻璃

丝，给我编了个茶杯套，用罐头瓶制的玻璃杯就不烫手了。我带到教室，同学们都起哄，问是不是女朋友送的，把我闹了个满脸通红。我把这当笑话讲给她听，她从我手中夺过杯子，拽下套子，团了团，扔向山谷。“笑笑笑，让你们笑。”

“你怎么乱扔我东西呢？”

“我编的。”

“送给我就是我的。”

“哼。”

“你给梳子施魔法了吗？发型又变了！知道不，村里的小姑娘都馋坏了。”

一只蜜蜂飞来了，小夭伸出手，蜜蜂停在她的掌心，她吹了一口气，“变，变。”我哈哈大笑，“天灵灵，地灵灵，小妖女魔法不灵喽。”

席间，阿梅美美地喝了一小盅，拍着胸脯，要给小夭保媒。话音刚落，角落里有人叫道：“阿梅，你这媒婆，手臭，拉谁谁不成。”笑声像爆竹炸裂。阿梅攥起拳头，向四围威胁性地晃了晃，和小夭碰杯：“干！在大能人带领下，我们这儿成了著名的苗木花卉之乡。嫁过来呗。”

“六个六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啊……哈哈哈，你输了。”和手艺人划拳的阿梅男人大笑。

手艺人的脸更黑了，他撩起一只鸡爪，一口啃下去，啃得两腮的咬肌鼓出来，像含了只小老鼠。他大着舌头，说：“我们要回、回岛，养、养、养蜂。”

“养蜂养蜂，养的什么蜂！”小夭把酒盅一跺，噌地起身，踉踉跄跄跑到土坯墙边，一伸手，一掌把上面的一块土坯给推下地。

“土坯坏了，拿什么补墙？”手艺人气急败坏地赶来，“墙补好，你该回家了。”

回答他的是一块又一块土坯掼在地上摔碎的声音。小夭伸脚去踩，她似乎和土坯

结了仇，一定要踩得粉粉碎才解恨。

手艺人团团转，“你昏了头了！你的南瓜灯、柳条鞭呢？”阿梅跑来，一把推开手艺人，抱住了小夭，像当初小夭对她那样，一下一下摩挲着小夭的后背。小夭把脸埋在阿梅的怀里，发出小兽一样的呜咽声，这声音在山林久久回荡。我攥紧拳头。父亲回头盯一眼，大黑丢了骨头，偎在我脚下，一下一下舔着我的脚，舔得我心里灰扑扑的一团更乱了。

五

植树节这天，父亲栽下两棵青桐，许下两大愿望：大嫂生下大胖小子，次子的我愿考上大学。第一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大侄子在春天出生。我的压力陡然增大。

我盘腿坐草地看书。大黑在不远处扑蝴蝶。一棵松树在晃动，小夭跳下来，邀请我去看蜜蜂。

“咦，你怎么从不拿南瓜灯照我，拿柳条鞭抽我？”

“你个书——呆——子——”

小夭给我一顶遮面斗笠，露出一双眼睛。这下，我可以扮大盗。我折下一根松枝，亮出自己独创的“七剑下天山”招式。

父亲买回那台黑白电视机，放港台武打片，陈真、霍元甲……可把我给迷死了，我买了本大洪拳，天天练，让大黑和我对打，梦想成为骑白马、执宝剑，行走天涯的大侠。我一回家就在场地比划，我吹牛，“待小可功夫精进，十几人近不了身。”她咯咯笑，嗓子像含着金铃铛，格朗格朗响，她的笑声是奶白色的——她左脸上有个梨涡，花生妞一样的浆汁从圆涡里流出来。手中“剑”垂下来。大黑不满地冲我“汪”，我踢它，狗东西识人心哩。我在书店翻过《养蜂手册》，一时

技痒起来，“呶，你看，蜂王的头面呈心脏形，工蜂的头面呈三角形，雄蜂的头由于复眼大而突出，近似圆形……”

“啊啊。”她望着我。

我哪架得住这样的目光，一时兴起，抓起她的手，问：“你知道蜂王一天要产多少粒卵吗？”手感真好，像玫瑰花瓣，软软的，滑滑的。小夭慢慢抽出了手，摸了摸耳朵根，那里像在滴血。

“你个书呆子。”

啊，她一定听说我闹出的笑话了。有一天，我跑到田里，对犁田的父亲说，你的姿势不符合杠杆原理，我告诉你，怎么做才省力……父亲一鞭子撸过来，骂道：“滚！喝墨水喝多了，老子犁了一辈子田，要你个生瓜蛋子来教！”

在围观村人的哈哈大笑中，我狼狈地抱头逃窜。从此，一见到我，村人就打趣：“哎，二扁头别跑，教教我们，犁田怎样符合杠杆原理？”

“书呆子，”小夭指着天上盘旋的黑点。“鹰不分岛内和岛外吧？”一只蜜蜂追过来，在她身边嗡嗡来嗡嗡去，她手一招蜜蜂就停在掌中：“你好歹有翅膀喂。”她低下头，一下一下揪脚下的狗尾巴草。

我想说，“你也可以。”可她始终不肯抬头。

一只蜂王飞出蜂箱，巡逻的雄蜂尾随而去，我追过去。没有风，林子里很静，只听见高空的鸟叫声，我的鞋子敲打在松针上的“噗噗”声。一直追到一处空旷地带，只见雄蜂包围了蜂王，黄褐色的身体结成嗡嗡作响的蜜蜂球。蜜蜂球散去，蜂王飞了出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只雄蜂紧紧地抓住蜂王，骑上背，只听“噗”一声，蜜蜂爆炸了！原来，蜜蜂在交配。

我有点不自在。今年，还是去年，我明

显感觉到身体不对劲了。有时候，坐在位子上看书，会不自觉地捧着腿间的小零碎。这东西不安分，一碰就会膨胀，会爆炸。就在刚才，我又体验到那种爆炸后的晕眩与空虚。我不敢看小夭。

“那是处女蜂喂。”小夭说，丝毫不见忸怩。

我抬头看天，此时的天空由奶白和湛蓝组成。小夭，你的心一定如此纯净。闻着她身上若隐若现的体香，我的心平静下来。

那只雄蜂落到小夭手上。她说：“它来告别，它要死了。”

“它被蜂王咬了吗？”

小夭摇了摇头：“它生下来，就为今天，举行了仪式，完成重大使命，身体就炸裂了喂。”

我心一沉，18岁仪式究竟是什么？

她找了个小坑，埋了那只雄蜂。“养蜂，养蜂，养的什么蜂？”

“封闭也是‘封’，疯狂也是‘疯’。”我抓一把落叶，撒到坑上，信口说道。

这句话像伸出手，猛地推了小夭一把，她趑趄着连连后退，“什么‘封’来‘疯’去的？你读书读疯了？”

六

时间过得极快，周末，小夭说准备割蜜，我嚷道：“同去，同去。”

小夭观察油菜花就能精确地知道花期哪天结束，选在花期结束前十天割蜜。辫子编成麻花盘头上，戴上白色的劳保手套，她打开放在飞来峰上的诱蜂箱，从她背后探出头，只见密密麻麻的黑色蜜蜂伏在白色巢脾上，露出来的地方黄澄澄一片，就像厚厚的蛋糕。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小夭身上，她整个人散发出琥珀色光芒。我破天荒地沉默了。

大黑叫得凶，手艺人！不知咋回事，回到大黑见到他就狂吠。“管好你狗，”他把身子缩在树后，探出头，黄眼珠滴溜溜，从我身上弹向小夭，又从小夭那儿弹到我身上。适值大黑被一条小母狗引走，他一溜小跑，拽住小夭。“别碰我！”小夭尖叫。我把小夭往身后一拉，双手抱臂，两腿叉开，冷冷地盯着他。

山林陡然静下来，只听见蜜蜂嗡嗡。“好啊你、好啊你……”手艺人把胳膊背在身后，右手捉住左腕，歪着肩，退着走了几步，转身走了。

当刀切入涂上金黄蜜汁的老巢脾，不知是我手抖，还是蜜蜂在抖，巢脾似乎在晃荡。蜜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收割，不伤心吗？小夭说，“割一半留一半”，好让蜜蜂安然度夏、过冬。割蜜就割蜜，我的舌头还上了弹簧，弹出一句后来让我后悔万分的一句话：“蜜，蜜蜂产物，成养蜂人收割对象；你我以后成为谁的收割对象呢？”小夭白了脸。

“你上次说，谁封闭，谁疯了；今天又说，‘谁的产物谁收割’，你又知道什么？”

“我、我、我……”我的舌头打了结。

她踢飞了鞋，赤脚往山下跑，跑向孔雀河，撕扯着衣服，“你闻闻，”她把鼻子凑到胳肢窝，“发臭了！”一股子好闻的味道，是脂粉混合着少女特有的体香，被汗气一激，发散开来。

“你骗人，”小夭用手乱指，“这儿，那儿，都化脓了，腐烂了。”“小夭，你要信我，你是香的，干净的。”“真的吗？”“骗你我就被水鬼拖了去……”她猛地用手捂住我的嘴，“快吐唾沫，说呸。”我听话地吐了口唾沫，向风的来处连“呸”三声。她笑了，露出一口糯米牙。多好的女孩子，怎么突然……我的心有些难过。好不容易哄她回家，她冲

进厨房，抓起菜刀，“我要把山上那人头脑切开，换换气。”

此时，我冷静下来，“换他一个人有用吗？”小夭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对，回岛上去，岛主，邻居，统统得换。”

说罢，她冲出门。我抱住她，她的劲奇大，又抓又踢，我快控制不住她了。“大黑，快去找爸妈。”等父母一身汗从树田回来，看到的是发疯的小夭，“炸成两半了，”她的手在空中乱抓，“没了，没了喂！”

我永远忘不了小夭这一刻的眼神，就像打碎的玻璃片，里面晃动着无数个暗影。

见到母亲，小夭眼神清明，变得乖巧。母亲把眼睛贴在小夭额头，“烫手。”“爸，救救小夭吧，”我拽住父亲的衣襟，“我保证考上大学。”“记住你这句话。”

父亲拉大板车，母亲抱来棉被，扶小夭躺上去。“魔鬼！”手艺人飞快地下山来，一声惊呼，上前阻拦。我一拨拉，他顺势倒下了。这个正经的手艺人再也顾不上体面，在地上打滚放赖：“送不得！”

阿梅举着镐头冲下山冈：“再嚎，就把狗头给刨下来。”

他滚到小夭的板车前，说：“救命……”阿梅高高地举起镐头，他“噉”一声滚到一边。“呸，”阿梅吐了口唾沫，“糊涂油蒙了心。”他追着车子跑，我吹了声口哨，大黑扑上去，他抱头滚远了。

医生问小夭受什么刺激，父母盯着我，我摇了摇头。问过我，医生又向父母亲了解情况，我看着注射镇静剂后沉沉睡去的小夭，是什么在折磨她，梦也不安稳，腿偶或剧烈地抖动一下。我坐下又站起，在走廊徘徊。

这周上课，我总是心神不宁，每个数学公式、英语单词都幻化为小夭的脸。好不容易到周末，我背起书包就跑。推开病房门，只见母亲正用棉花棒蘸水给小夭润唇。

七

我和小夭四目相对。

“你瘦了。”我说。

“你也瘦了。”小夭说，“我病了，你为什么？”

“我？”我傻傻地说，“我也病了。”

小夭的眼圈慢慢红了。

母亲说，小夭梦中喊什么“长钉”。

“管他命运打上啥坚固的长钉，我替你拔了……”我手握“羊角锤”，一使劲，就把小夭害怕的那颗长钉给起了。

医生没检查出病症，“别刺激她，保持情绪稳定。”出院，小夭仍住东厢房，见大黑不在，正经的手艺人蹩进来，把烟头扔地上，用脚尖碾碎：“我看你是水土不服，回大荒岛吧。”

小夭捂着耳朵尖叫。

我攥紧拳头。大黑从后院跑来，前爪刨后腿蹬，屁股一纵一纵，冲手艺人狂吠。透过狭窄的小木窗，看他拖着影子走了，走一步腰塌半寸，走两步腰塌一寸，还没走远头就勾住胸脯了。

“书呆子，我好难心。回岛，就要接受那个从小到大就被反复告诉的命运。不然，就遭到嘲笑、排斥，遭受最严厉的惩罚喂。”

“据说岛上一开始也没有这个仪式。先是一家人做了丑事，为了遮丑，这家人逼着哄着邻居也这样。此后，就像发瘟病一样，一家接一家，家家如此。就这样，父亲不像父亲，女儿不像女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喂。”

和上次一样，这些话不是用嘴巴，而是用眼睛，不，用心脏。屋檐上的老鼠也听到了，在纸糊的天花板上吱吱叫。

“书呆子，那次落水是我故意的……我坏吧？”

“哈，就知道里面有鬼。”

父亲给家住邻村的邮递员小何送了一包烟，打招呼让有我的信不打顿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大黑把村子里的狗都叫来了。阿梅的裤脚还高挽在大腿上，顺手从场地一角的干草垛扯把穰草，边走边揩手，说，听见小何的自行车铃就从泥田爬上来，要沾沾喜气。她丈夫凑趣，“骗你们是猪！我看见二扁头奶奶的坟冒青烟了。”阿梅说，“文元，上海见！”她丈夫提溜我衣襟，悄声说连续到省里上访阿梅他们回上海的事有眉目了。

一群小蜜蜂送小夭来了，她看眼通知书又看眼我，伸出手，一只小蜜蜂停在她的掌心。变大，变大……小夭喃喃自语。

这天晚上，我看见小蜜蜂不停地变大，当它像雄鹰一样大时，小夭跨上它的背……

大黑隔着蚊帐叫，借着月光发现窗户大开，头脑“嗡”一声，拉亮灯，打开抽屉，通知书还在，信里放了张粉红色纸，分明是母亲的鞋样，上面是娟秀的字体：“伯母，您给了我真正的母爱，走到哪儿我都会想您的！伯父，对不起，我拿了您卖树的钱，今后十倍偿还。蜜蜂虽小，人欺负，它都拿命去蜇。书呆子，写到这里，想到你的眼睛，它像清水一样照见我。我带走你夹在墙缝里的菩萨画像啦，它会保护我找到清水洗过的新大陆……”

更多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们细小如雨，轻盈如风，仔细听又消散，让我疑在梦中。天际那轮血红的月亮不会忘却，大黑带头，狗叫了一夜。

责任编辑：王鑫

你看见那只猫了吗

◎叶牡珍

谢格在天桥上遇到女孩，看到她后脑上的高马尾左右摇晃，仿佛一只钟摆。一只橘猫从花花绿绿的背包里露出脑袋，溜圆的黄眼睛。谢格突然睡醒了似的，脑袋从没有过的清醒，喊了一声：“花青。”女孩回过头，打量他，很是同情。她说：“我是李源。”

他很吃惊，刚在城里跑了大半天，都没想起花青。离开公寓楼，穿街过巷，下天桥，进地铁口。再往下去的时候，他走台阶，看侧墙上镜框里的几首诗，他选了一首，记下几句，嘴里默默念着。接着上车，下车，像一

只畅游的鳗鱼，把工城的地铁坐个遍。两年里，只要不上班，他就去坐地铁，地上地下钻来钻去。只身在这个城市里，常有众叛亲离的感觉，倒使他觉得轻松自由。他都没想起过花青。

谢格跟上李源，悄悄伸出手指，凑近橘猫。橘猫嗅了嗅，白胡子亲昵地跳。他记得花青说过，猫是通过闻气味来认亲的，气味相投，是一种缘分。在这点上，花青和猫很相似。橘猫的瞳仁像两枚小凸面镜，这是下午两点半。他跟着李源下桥，走进长着桂花

树的园子。秋天了，花儿漫天香，深青色叶子硬了些。再走过一段鹅卵石路，到社区幼儿园。许多孩子在这里，看人的时候脸盘仰起来，像吸收太阳光的向日葵。他们看到橘猫，发出惊叫声。

之后，谢格常去幼儿园，给孩子们带点东西，几本图书，一摞硬塑纸，一盒橡皮泥。一个倔男孩见了李源就抱紧她的腿，用这个动作宣称老师是他一个人的。有一天他突然放开李源，抱住谢格的腿，将脑袋向后折出更大的角，问：“叔叔，你可以做老师的男朋友吗？”然后让他们当面互加微信。孩子们跳起来，比手势，满教室“耶耶耶”的声音，好像履行了一份天职。

谢格相信，小孩子懂得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或许他和李源相识是避免不了的。他相信孩子们的直觉。

倔孩子身上起了红疹子，医生诊断为猫毛过敏。谢格空闲时走过天桥，到幼儿园把橘猫袋子提走，再从天桥回公寓。

橘猫喜欢匍匐在高立柜顶上，观望沙发上的谢格。阳光照见墙根上的污点子，那应该是他拖地时甩上去的。浮尘在光线里漂移，橘猫俯冲向下，想要捉一粒送给谢格。从客厅到阳台，被撕碎的卫生纸堆成条纹云朵。一只没吃完的方便袋，口朝上端坐在桌子底下，散发出辛辣的气味。橘猫连连打喷嚏。

它和两年前凤城里的那只橘猫一模一样，闹腾够了，坐在地上，看守满地破碎的战利品。那只猫当时一岁，正是谈恋爱的时候。它六个月，对逃逸和隐藏起来的东西感兴趣。它们都喜欢送礼物。那只橘猫常钻进下水道，捉一只大硕鼠回来，送给花青的妈妈，它亲昵地蹭着妈妈的脚踝。花青妈妈时不时踩上一只老鼠，大叫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即

使是离开花青爸爸，她也没这么惊恐过。妈妈用一只黑色方便袋装上老鼠，送到河边掩埋。她常叹息一声，说：“也是一条生命啊！”

一团移动的大黑影子，长着一对幽绿眼睛，径自走近，几乎就要扑过来。谢格听到自己大叫：“走开，走开！”模糊的云团上有黑色的皮毛。他猛地醒了，伸手摸摸床头墙壁上的开关，灯光刺疼了眼睛。门关着，雪白的门配着黑色门把手。把手歪了，斜指向下。天花板上六只孔灯坏了两只，一只闪闪烁烁，类似一种无法控制的抽搐。谢格看着自己的身子，灯光下肚皮显得很白。衣服就堆在床头，内裤通常扔在被子里。

门开了，橘猫在门外昂起脑袋，耳朵收紧，以一种惊诧的表情盯着光滑无毛的谢格。谢格做噩梦时，它在快递箱里听到房中的动静，赶紧出来，向门口奔跑，像要把溺在水中的谢格抢救上岸。

谢格抱起橘猫，走到阳台上。这是夜半时分，灯光在寂静中似乎更亮些。气温有些凉，谢格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橘猫的皮毛，使他觉得温暖。

有时夜里他光着身子站在阳台上，防护网的花纹投下阴影，将他隐蔽着。有段时间，一个女人站在对面阳台上看他。应该是突然注意到的，她探着脑袋，眼睛贴近防护网，之后一动不动，像要把他看清。两楼之间悬挂着宽阔的空间，谢格看不清女人的年龄和面貌。也许她为自己在黑暗中的发现得意，脸上正有一丝笑意，就叨在嘴边的一颗黑痣上。

后来谢格一出现，她就站在那儿，每次都挺及时。夜温润而暧昧。谢格觉得女人在等，想看清他一次。总有些来路不明的大光柱子，在工城头顶上扫来扫去，但始终斜刺向远方，照见一些未知的东西。

有天深夜，谢格看到女人抽着一支烟，火星随手流来流去。从屋子里透出的灯光，勾勒出她的身体轮廓，脖子修长，肩膀浑圆。她一定是独居。谢格感觉到一种无声的召唤。他迅速规划出飞奔到对面的路线，开门，进电梯，出电梯，越过两个路障。门禁不高，只要找到一个支点，单手撑着轻松一跃，就进了小区。进门第一栋，电梯到达十一楼。他突然惊觉，早在一个星期前，他就这么出现在那栋楼前，只是没进电梯。他把自己吓着了，反身快步进屋。这是他离开凤城的两年里，第一次想走近一个人。

灯光消下去，天光逐渐透亮。橘猫轻咬谢格的手，使他想起花青捏他的手时，传递过来的温存。在凤城，花青说过，“妈妈没有亲密的陪伴，不能伤了她的心”。谢格说：“那我呢？”花青就这么捏过他的手。

谢格去卫生间，洗了个澡，从镜子里审视自己的身体，肩膀宽度不错，略有骨感，皮肤光洁。他知道花青她们这些女孩子不喜欢肥胖男生，说是油腻。她曾督促他减掉十斤肉。他往身上用用力，细小的水珠子流动起来，上臂、胸膛往外鼓了鼓。他决定网购一对哑铃，修补修补这两块。

傍晚，谢格陪李源走了一段长路。路边青绿色护栏，花圃里的一些小碎花，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恬静地开着。李源上下班常走这段路，在高架桥下，十字路口的绿灯坏了，车流常被堵住半天。

谢格将橘猫交给李源，拍拍它的脑袋，说：“跟妈妈回去，过几天再到爸爸这里来。”最近他们开起这样的玩笑。李源笑笑，没表示反感。谢格觉得自此他们接上了头。

李源从车缝里走过去，背影特别像花青，或者说，是扎着马尾的头，圆溜溜的特别像。橘猫扭头盯着谢格，似乎不舍。

第一次见到花青时，在凤城的中桥上，她也是背着橘猫在车缝里穿梭。橘猫突然从袋子里跳出来，冲到对面人行道上，跃上栏杆，像桥墩上的石头小狮子一样蹲着，眺望河水。远处，有人坐在轮胎里，划水过河。车子被迫停下，沿河堵了一圈。谢格正站在桥上，胳膊肘支着栏杆。他捉住橘猫，送到桥头边，交给花青。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李源和橘猫站在路对面，向谢格招手，喊：“回吧。”她自己并没走，似乎在等什么。天黑下来，灯光浅浅地亮着，一只月牙儿在高楼之间，也是浅浅的，看起来离人很近。谢格向李源招手，把她喊回来。

他们去步行街吃饭时，已是手牵手。街口上一对铜人相互依偎，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一个镜头，男人在后，女人展开两臂，海风吹拂。铜人是建造横店电影院时放的，有二十多年了，吸引着一代代年轻人。在路灯下，烟雾缭绕，他们挨肩擦臂，头挤在一起吃烧烤。辉煌灯火里的爱情，清一色相濡以沫的样子。

谢格和李源从一个店到另一个店，没找到合适的位子。空着的位子很多，他们不愿跟风似的，坐下来撸串，把恋爱谈得很潦草。他们想有点不同。

后来他们买了两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几只鹌鹑蛋，回谢格住处煮着吃。谢格心怀歉意，将自己碗里的火腿片儿挑给李源。他说：“不好意思，应该请你吃点好的。”他又想，爸爸和妈妈他们那代人，就是这样谈恋爱的，挺好。他尝试这样安慰自己。李源大口吞食，嘴里含糊着说：“我从小就喜欢吃方便面。”

应该弄两个菜，来点红酒，灯光吊在桌子上方，李源倾斜高脚杯，喝光酒，杯子里会出现一枚戒指。谢格叹了一口气，在工城

的两年，日复一日，他吃了一桶又一桶方便面，现在看到这东西就想吐。他相信李源也是这样的。有时，他觉得自己这代人成长太快，像灯光下生长期很短的鸡仔。

一滴烂熟的黄色油渍落在李源白色卫衣上，晕染一大块。谢格用卫生纸替她擦掉一些，那颜色顽固性地留着。调味酱在空气中弥散，辣椒、味精、酱油、酸菜的气味相互串着，整夜都在。他们接下来的活动，在这难以忍受的熟悉气味中进行。因为这点熟悉，他们消除了陌生感。

应该有婚礼，大礼堂布满水晶灯，满门宾客让人眼花缭乱。应该感动见证人，让他们抹眼泪。特别是戒指，红色绒盒子装着，放在一辆小车上，像灰姑娘进入王宫时坐的南瓜车，由橘猫拉着送上舞台。橘猫必需参加。

那场没有实现的婚礼，花青早就策划好。

谢格俯身看李源，鼻息吹动她的头发。他用一根手指拂开她脸上的散发。怜惜也是一种爱，男人都是这样谈恋爱的。没有人质疑，他这么安慰自己。李源的眼皮子动了一下，一颗眼泪从眼角滑下去。

必须起床，做点什么。

谢格做饭不是很拿手，照着手机做了基围虾、牛肉、皮蛋瘦肉汤。厨房玻璃门上，隐隐照出系着围裙的影子。李源从背后抱着他的腰，脸贴在他背上，他到哪，就拖她到哪。他说：“明年春天的时候，天气暖和了，把家里的墙纸换一下。再买个懒人沙发。”李源听出，谢格对他们的未来有长远打算。

阳台上横拉着一根粗绳，他们常常洗好床单，摊开晒在上面。蓝色格子上的斑渍，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有时说是地图，有时说是云朵、豹子，争执也是虚张声势，“是

你的”“明明是你的”。待在家里的时候，常听到奇怪的敲门声。他们一问一答。“遇到有人敲门，能不能打开？”“不能。”“为什么？”“要小心坏人。”有人曾在夜晚潜上楼，往门缝里塞卡片。李源用两根手指夹住卡片，高高举着，问：“哥哥，约吗？”谢格说：“快扔，快扔，什么东西都捡！”他把卡片扔了，拉李源去洗手。

总有些外来物想入侵二人世界，他们一进屋，就关好门，反锁。

这是一间十几平的小屋子，有一个小厅，进门一处拐角，用玻璃门隔出厨房，小卫生间，小阳台。小房间刚容得下一张一米五的床，一张小书桌。阳光透过玻璃，从阳台穿过小厅，照在他们进出的门上，那光线里，仿佛听得见脚步的轻响。有时，谢格在厨房里，听见李源在床上起身。

李源月经来潮，半夜痛醒，在床上躺了一天。谢格给她熬“四物汤”，白芍、当归、熟地黄、川芎各9克，放进烧水壶里，煮得咕噜咕噜响。

这个方子是一个老中医给他的。有次和花青骑行去乡下，那乡镇有条笔直的路，两边是高大的水杉，秋天叶子都红了。路上花青痛经发作，呕吐几次，晕了过去。谢格背着她向镇上跑，一路喊救命。一间卫生所建在镇子边上。他给老中医下跪。老中医用银针扎花青的人中，说：“别大惊小怪，死不了。”那时他想，一定要亲自给花青熬“四物汤”，直到把她治好。

药味在屋里散开，水汽在玻璃门上凝成水滴。橘猫打着喷嚏，跳到房门外的沙发上。对面墙上有一面仪容镜，房门是开着的，从镜子里望见女孩躺在床上。男孩忙进忙出，将女孩染着血渍的内裤洗了，晾在粗绳子上。男孩将“四物汤”装进杯子，让女孩靠

在他怀里，就着一根吸管喝。这是一只陌生的杯子，盖子恰好也是猫头样子，橘猫想去嗅嗅。它得熟悉这屋里所有东西的气味，像记住它们的名字。它跳下沙发，走进房，避到墙根，不能再向前了，他们不允许它上床。有时，他们把它关在门外，房间里传来令人不安的声音。它收紧两只耳朵，望向阳台和大门，警惕细小的暗影进屋，并捕杀它们。

橘猫挨墙根坐着，伸出爪子，涂抹自己的唾液洗脸，它闻到自己的舌苔气味。女孩病了，大半天没给它挠下巴，使它感觉忧郁。女孩说：“看，猫洗脸，你又该说要来客人了。”男孩笑一声，说：“这城市里，哪有我们的客人？”男孩问女孩：“你觉得好些了吗？”“好些了。”“你不会痛晕吧？”“不会，我好些了。”男孩停一会儿，又问：“痛晕，是不是比现在难受十倍？”

他们围绕痛晕讨论了很久，最后女孩说：“也许就像生孩子那么痛。”橘猫走出房间，它不能长时间坐在一个地方，得反复巡视。它看看镜子，那里面的猫眼神清亮，而形似一只老虎。男孩正望着镜子发呆，眼神飘忽，似乎跳脱到很远的地方。橘猫再次收紧耳朵，炸开毛，它看到男孩落在镜子上的目光，里面有一块阴影。

晚餐的时候，橘猫吃了一杯牛奶，几块猫粮。猫粮做成饼干样子，有膻气。橘猫不喜欢这种吃食，把它吐在猫砂里。李源喜欢网上购物，买了许多零零碎碎、不适用的东西，各种口味的猫粮她都买一点。

他们躺在床上，一头一个，面对面半卧，形成太极图，像即将远离的人们一样没完没了地说话，整夜不睡。房门敞着，灯光把每个空间照亮一块。橘猫彻夜不能睡觉，努力清醒着，在厅里走来走去，保持优美姿态。它听他们说起，在遥远的小县城，有只喜欢

吃竹叶的橘猫。橘猫跳上窗台，遥望远方的天空。高楼像巨大的热带植物，把天空占满。高楼十分适合干旱的城市气候。橘猫的背影像一幅剪纸，贴在灰蓝的夜色里。凡在三角关系中，总有一角是寂寞的，橘猫感觉到这样的寂寞。它想起凤城那只橘猫，谢格说它们一个样子。

女孩恹恹欲睡却努力撑着，舍不得睡去。他们真像两片浮萍，风吹浪打，奔跑不知道多少里路，就凭着一丝牵绊，走在一起。但凡一个浪头，就散开了。谢格伸手拨弄李源的头发，挑一缕缠在手指上。像所有恋爱中的人一样，李源要他多讲讲他自己，讲他的家人。

他选了个爱情故事来讲。妈妈十八岁时，同村小那位留着小胡子、会画画的老师谈恋爱，像发了疯。天蒙蒙亮就去水井里打水洗澡，往水里倒花露水，用烧红的铁丝烫刘海。妈妈去村小时，一路香喷喷。她去河里捞小鱼，用辣椒炒着，做皮薄馅儿多的豆子饼，喊小胡子来吃饭，其实是让他看打嫁妆。嫁妆打了两个月，有二十八乘，高组合、低组合、梳妆台，都是按照流行样式。另一套老式的，甚至小孩子的摇窝、座椅都有，高低错落地放在堂屋里，像一片树林子。小胡子翘腿坐在椅子上，喝桂花茶，嗑瓜子儿，弄了一身瓜子壳，他不时腾出手在身上扫一扫。妈妈偷眼看他，知道他心满意足。

小胡子和妈妈还是分开了，事情是由妈妈的一句话引起的。小胡子早起上班，总是找不到衣服，就拿柜门出气，伸长胳膊使劲摔，嘭地一声响。妈妈说：“不要容易得到的不珍惜，不是这些嫁妆，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小胡子说：“一堆破铜烂铁。我没嫌你种田的出身，你倒嫌我穷了。”从锁扣上脱落的柜门被妈妈搬进房，搁在床上。晚上，

她睡这边，小胡子睡那边，柜门成了他们跨不过去的门槛。

李源并不知道，谢格所讲的，是另一个女孩的妈妈，那女孩曾经在凤城河边讲给他听。现在，他几乎一伸手就能推开工城的黑夜，触摸到凤城。那天晚上，灯光照着流淌的河水，仿佛凤城是个提灯人。他让花青独自走了。

李源没等谢格讲完，起身进了卫生间，没开灯，站在里面看一只小甲壳虫趴在玻璃门上。甲壳虫也许是睡着了。她等它醒来，似乎做一件无意义的事，能使她头脑清醒。她从妈妈的故事里整理出一句话：“容易得到的不珍惜。”

她想起第一次跟谢格回家时，这屋子有一年没有打扫。白色墙纸长出黄褐斑，天花板上谢格用书砸过蚊子，留下斑斑血痕。床底下应该有臭袜子，也许还藏着他自行解决问题时的卫生纸团。被子发出汗酸味和脚臭味，裹着她光滑洁净的肌肤。

好女孩不应该在这样的环境里把自己敞开。这念头像灰尘一样，落在心里，使她不安。虽然故事是她要求讲的，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惊得睡意全消。

她返回床上时，谢格已经睡着。她躺着一动不动，眼睛闭上，觉得自己像那只甲壳虫，被玻璃上的花纹迷惑，沉睡，做梦。她又起床，在黑暗中打开火机，举着一小火，用一把旧牙刷仔细擦洗厨房和卫生间的瓷砖，发出类似刷牙的声音。整整一夜，她在这种啃噬的声响中，把屋子打扫干净。

第二天，她离开了。

李源离开七天，再回来时，家里变化很大。壁纸换了，白色成了绿不绿、蓝不蓝的颜色。这种颜色在春天遥望远山时看得到，她不用在手机上查，知道是花青色。“物有

无穷好，蓝青又出青”，谢格那本《诗词精选》的插页上有这么一句。懒人沙发也有了，粉色的，像婴儿的小摇窝，容得下一只橘猫。橘猫正躺在上面，听谢格指挥，一会儿往左翻，一会儿往右翻，它浅白的肚皮肥厚了些。它的头上，套着粉色蝴蝶结，像俗里俗气的乡下丫头。他们长远的约定，这么快奔现了。

谢格一点都不诧异李源的回归，用一种愉快的声调喊橘猫：“快翻，明天叫妈妈奖你一个棒棒贴。”李源站在门边等了一会儿，谢格并没问她这些天去了哪里。她想告诉他，幼儿园已经放寒假了。她天天游荡在步行街，直到深夜所有人都离开。长街空荡，脚步声在地板上迟缓地响着。一个拾荒老人陪着她，等她把手里的奶茶喝完，拿走纸杯子。

回来之前她坐在一家服装店前，看一个男人给门口的塑料模特穿衣服。那模特全裸着。男人搂着它，给它穿一条阔腿裤，从上往下套毛衣。男人动作很慢，一点点整理衣服的袖口、领口，有一种细腻的深情。李源决定回去。

谢格说：“给你买了双拖鞋，我记得你穿三十五码，拖鞋要穿大点，买的三十六码。”她看到新拖鞋放在玄关那儿，也是粉色的，使人觉得这家女主人葆有童心。拖鞋她没穿，其实，她穿的正是三十六码。谢格坐在沙发上拍拍腿，橘猫纵身跳上去，又在卖弄它的肚皮。那儿一向是她的位置，她坐在谢格腿上时也是极尽卖弄。她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心想回来是不是个错误。

她走到谢格身边坐下，说：“要下雪了。”

李源时不时离开几天。每次回来，谢格都会问一声“下雪了吗”，好像他们都在等着下一场暴雪。下雪多好，铺天盖地，他们可能会走出门，去雪地里奔跑，呼叫，像野

狐，穿过林子走向远方，累了就相拥倒在地上。可是天也是奇怪，一直阴沉沉，不时下点毛毛细雨。一天又一天，不变的持平状态，像极了他们俩。

谢格开始揣测李源下次什么时候离开，频频给她善后。她才喝完水，杯子就被收走，洗干净，放进小收纳盒里。她的内衣干了，再不收进抽屉，而是装在背包里。床单也不及时洗，挨过三五天，等她走了再扔进洗衣机。而李源坐过的沙发，谢格不时拂一拂。他像山里的老僧，在香客离开后会打扫山门，急于把俗世的浊气清理干净。

夜里，李源把脸上的残妆洗掉，重新化一遍，穿上蕾丝边睡衣。乳罩也穿着，她觉得这方面谢格希望她用点小心思，不要让他那么顺利。她在镜子里试着翘起嘴唇，觉得行，看起来有些攻击性。这张脸画得很好看，有些可怜巴巴。她的手从脸颊滑到脖子，停下，用力。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叹口气，走出卫生间，把脸送到谢格面前，声音里含着笑，问：“今天的口红跟昨天的比，哪样好看些？”

谢格仔细看李源的脸，眼珠子急速轻微地跳跃。他的目光略微散开，盯得死死的，眼里逐渐露出惊慌。他慌什么？是把曾经刻骨铭心的脸忘了吗？他找到了吗？他的眼神退到遥远的地方，隔山隔水，显得陌生。他一直没学会单手解开李源的乳罩，竟拉扯起来。李源移动他的手，说：“你得用右手。”

橘猫跳上床，轻轻抓挠李源没褪尽的睡衣。它才学会这个动作，抓抓爸爸妈妈的衣服，征求同意，再翻滚撒欢儿。它现在上床了，细小的绒毛到处都是，被褥才被换过。李源腾出手，抓住橘猫的脖子，把它甩出去，击打在写字桌尖角上，橘猫嗷叫一声，跑得没了踪影。一只玻璃杯滚到桌子底下，像失

去拐杖的老人，跌坐在地，碎裂了。谢格推开李源，说：“你疯啦？”李源说：“你别忘了，橘猫是我的，不是凤城的。”

谢格起床，茫然站了一会儿，俯身往地上寻找，发现一些头发或者絮状物。他拿扫帚扫成一堆，用卫生纸包着，把它们捉起来。夏天用过的电风扇倒在地上，白天他拧开螺丝，零零碎碎拆开，拿到水龙头下冲洗，正在风干，他把它们组装起来。干完这些花费了很长时间，夜更深，城市里的寒气向一切缝隙里冒进。李源在房门口站了很久，手脚冰凉。她看他打开冰箱，把吃剩的菜拿出来，用保鲜膜包着，仔细封好盘子口，再放进冰箱。李源想说：“隔夜的菜不能吃。”她忍住了，知道这夜谢格不会再看她一眼。他的目光贴在四壁和物件上，耐心找着可以做的事，像一个结婚多年的男人，下坠到生活底层去。他若是同她相恋的人，一定会向上飞扬。李源觉得，谢格正在逃离他们的床。

橘猫消失后，谢格常出门找。每次都会带走家里的垃圾，好像垃圾是他唯一放不下的东西。李源很想把垃圾袋接过去，除了这个，不知道该挽留些什么。谢格反手轻轻扣上门，在门外站一会儿，听见屋里有大水哗哗声。他和李源都清楚，在大城市里找一只猫，跟找一个人一样难，除非偶遇。但是谢格还是背上橘猫的花布包，带上它喜欢吃的鱼腥味零食，看样子是真的去找猫了，或者说是去偶遇。

在一处公交站，谢格望见对面路口竖着一块牌子，牌子蓝底白字，“我在工城很想你”。很多城市都有这么一块牌子，挂着这句网红话。谢格想，是不是一种孤独症，正在大面积流行。路牌旁边有张椅子，是为了方便行人坐在这里，像牌子上写的那样，想念远方的人。他走过去，并着双腿坐下，想起

凤城。

那是端午节头一天，远处有隆隆的爆竹声，有人踩着三轮车，在院子门口问要不要粽子。照乡下的风俗，花青一家人要去乡下老家过节。花青妈妈请谢格帮忙照顾一下橘猫。

花青家的门式样老，比较窄，没有大户气象。过年时的对联还在，红纸黑字，颜色很鲜艳，“兴隆百业财源广，和顺全家福寿长”。叫作“妹妹”的橘猫，一身粉色小马甲，从沙发上欠起上半身，像个身体柔软的女人。

茶几上有两张红色笺纸，就在一盘泛着红光的苹果旁，一张写着花青的出生年月日時，一张写着另一个人的。字写得很有力，使人想起河水退去，曝晒在河床上的石头。这种笺纸在超市里出售，用来写拟婚青年男女的生辰。谢格将红笺左比右比，倒着比，反面正面比，都能合在一起。它们是一套的，扣在一起成为一张，分开是两张。谢格把两张纸像玩纸牌样分分合合，总觉得花青和别人的名字出现在一张大红纸上，看着很奇怪。

谢格考虑着要把两张红笺怎么办，撕了，带走？原封不动，装作没看见？最后他找到一支笔，把那个名字改成谢格。

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没跑远。走出花青家住的小区，就听到猫叫声，这声音跟街道上所有的声音不一样，隔着树木，像从旷野里传来的呼救。他在一棵樱花树下，看到一只黑猫和橘猫叠在一起时，血往头顶上奔涌，脑子里有片刻短路。就在这一瞬，谢格冲过去一脚踩住黑猫。他从没踩过动物，感觉脚下很软，像踩上了狗屎。他想收回脚，但是迟了。两只猫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从他脚下挣脱出来。

李源看着谢格套上热水壶的背带，像

打算走远路，说：“别再出去找猫了，找不到的。”谢格没理会，走到门边，手搭在门把手上，觉得它冷得像冰。李源说：“我要走了。”谢格转身，看到李源拉着大箱子，两只大手套之间系着线，正挂在脖子上。他知道她很冷。她已经好久不化妆了，脸有点扁平，颜色偏黄。

谢格走到茶几那儿，拿起那本《诗词精选》，这本书是初识花青时买的。他和花青待在一起时，总要背一首诗，知道追这样的女孩子，需要装一装。他对李源说：“太冷了，你住在这里，哪儿都别去，水电费我都交了。我出去。”

李源往墙壁上望望，大块的花青色，像一座高山，一线路也没有。她什么都没说，越过谢格，往外走，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但没等多久。

谢格听到电梯下去，一会儿又上来。李源敲门进来，她的头发被寒气濡湿，脸色殷红。她曾经说自己对寒冷特别敏感，小时候总是冻伤脸。她说话时，哈出的气模糊了眉眼。

“为什么要开始的是你，要结束的也是你？”

她停了一会儿，没等到答案，又问：“为什么用一只动物来羞辱我？”

谢格不是喜欢做答卷的人，学生时代，从不在课堂上举手，被老师提问时，也像现在这样垂着眼皮，好像他心里有一间仓库需要监守。他感到抱歉。花青和他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享受着独立的房间，一张大床。他们可以关上门，门上贴着“请勿打扰”，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和小猫小狗待在一起。而李源有弟弟，六岁时爸妈外出打工，奶奶让她给弟弟喂饭，带弟弟睡觉、上幼儿园，吃他剩下的蛋糕。弟弟长牙齿的时候，喜欢咬

人。谢格想摸摸她脸上的伤疤，手在裤兜里动了动，没有伸出来。

她终究是要走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走一次，也不说去了哪里。谢格从没伸出手来拦她。

“花青死了吗，还是跟人跑了？”说完这句，她带着一脸恨的表情走了。

阳台上，李源养的藤萝已经枯死，每天掉几片叶子。谢格把它们捡起来，放在一只铁桶里，像烧信件一样，一片片烧掉。冬天很漫长，寒湿的天像一块脏抹布，擦拭着楼群，越擦越模糊。偶尔，看到有人汲着鼻涕，站在小区门口，寻找着新的话题，战争、网络名人、杀妻案、核废水。他们突然散开，去超市抢购食盐。一些车辆在奔跑，一些永远停在树下。总有些东西在悄悄改变，与它们相对立的，永远不变。

谢格接到李源的电话。

“你快来，橘猫要死了，撑着一口气等你。”

“橘猫？”

“是我把橘猫带走的。”

一直没拦到出租车，每拦一次，它们好像被绳子穿成一串，一辆跟着一辆走。人们隔着车窗看谢格高举着手，又软下去。他跑起来，在护栏边、十字路口、树下、大小花坛间弹跳，风吹开羽绒服，像张开翅膀。一只橘猫是怎样强撑着一口气的？他觉得自己正跑向一个人。这辈子不会有人在濒死时，留着一口气等他。他想象自己摸着橘猫的头，让它平静地闭上眼，像将一件事情完美结束。这应该是最好的死亡。

那么李源会说什么呢？“如果是我，你会这么跑着来吗？”她嘴里不这么说，心里一定这么想。她一直耿耿于怀，同样是离家，谢格在大风中出门寻找橘猫，却从没问过

她。

李源多次对谢格说，畜生就是畜生，应该和人保持边界。她绝不允许橘猫比人先吃饭，也反对把鱼骨头放在桌子上，唤橘猫来啃。她不认为橘猫有人的心思，就它那样卖卖萌，闹点情绪能叫人吗？不过是谢格自作聪明，把自己的臆想强加在猫身上。有阵子，橘猫把谢格的袜子拉进自己的窝，过几天寒潮就来了。谢格说橘猫比人聪明，能预知天气。李源笑了好几天。李源养猫是因为这生物吃饱了与人无害。

她怎么就相信了橘猫奄奄一息，闭不上眼睛，是为了等谢格？

谢格跑到天桥上，弯腰大口喘气。天和楼层混沌在一起，稀薄的雪被风吹得凌乱，落在顶棚上，放大成一颗颗雨滴。这桥适合登高送别。谢格想起凤城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梅雨季节，下一场暴雨，河水涨满，向西翻滚。有一次，它还带走了一张破床垫。春天一队黄牛摇着铃铛，沿河向下，把粪便拉在草丛里。

橘猫不见了，花青找了六天。他尾随花青，看她毫无经验地一个接一个街道往前扫。“看见一只橘猫了吗”，是她常说的一句话。遇到一个仰望天空的人，她也跟着望。飞机走过，给天空划出一道伤痕。花青问：“看到一只橘猫了吗？”那人莫名其妙看她，回一句：“有猫吗？”有一天，她在不同街口遇到同一人，问了他两次。第一次那人说猫在车站跟另一只私奔了，第二次他指指天，说上天去了。更多的时候，人们对她不理不睬。风也很大，吹跑了她的话，她不断往地上吐沙子。

天色渐暗，谢格坐在河边，看满河灯影。花青走过来时，几乎没有声音，像一只脚底下生了肉垫的猫。她在谢格身后站一会儿，

才和他并排坐下，手臂环抱双膝。她讲起妈妈和猫的故事。说她离婚后，带着花青和她的嫁妆，从水路回老家。一只流浪猫突然出现在船舱里，小骨头架子，毛根根竖着，像个小刺球。妈妈把猫带回家，什么事都不做，喂猫，溜猫，逗猫，自制一根鱼竿，钓鱼给它吃，常被它逗得笑出了眼泪。她把脸埋在猫身上。后来有一次，爸爸喊花青去他那边，同一位阿姨吃饭。阿姨的女儿也在，是比花青小一点的女孩，坐在阿姨身边，低着头不说话。一个多小时的午餐，她只抱她的泰迪狗。花青庆幸“妹妹”在，是妈妈让带上的，她一定觉得花青此行凶险，吃的是“鸿门宴”。吃饭的时候，一猫一狗将脑袋抬高，相互瞪眼，呲牙，发出两种声音，气氛显得剑拔弩张。爸爸伸手扇“妹妹”的脸，并没把它的声音压下去。花青觉得那巴掌打得真重，隔着久远的时间打在她和妈妈脸上。好在橘猫咬了爸爸一口，几滴血恰好落在一杯茶里。花青起身离开的时候，看到女孩咧嘴笑了一笑。她有点惋惜，觉得自己跟她应该投缘。

花青说：“谢格，妈妈说，你在这里，把‘妹妹’丢进水里了。你恨我们吗？”

谢格在黑暗中微微打了个寒战，张张嘴，什么话都说不出。

花青从背包里掏出一些东西。妈妈让她来放河灯。她把一小截一小截蜡烛点亮，放在粉色塑料莲花上，再把它们放进水里。他们眼见着河灯随水流渡，像带走一簇簇细小的生命。花青撩着水，掷向远处，说：“‘妹

妹’，走吧，去找个好地方。”

花青起身走了。高楼上霓虹灯影一路往水里倒，她走在赤橙黄蓝紫的色块之间，终于消失在凤城的黑暗中。

现在，在工城天桥上，谢格盯着一辆红色宾利车，看它在迷雾中消失。一个人靠栏杆坐着，对他说：“人间值得！”雪化的雾障没有消散。那人的拐杖依靠在身边，一条腿完好，一条断在膝盖处，裤腿打个结，一截长长地空着。他一定觉得谢格想在这里一跃而下吧。他说：“一跳下去就肉包铁了，多疼啊！”谢格点头说：“人间值得。”他问那人要二维码。那人说：“我不是要饭的，我每个月都有钱，像自来水一样。”谢格说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给他扫了两百块。那人说：“这就对了，你想想谁是你的希望，你是谁的希望。”

谢格想了想，觉得自己做不了谁的希望，但也不能为了一只动物奔跑。

他下了桥头，慢悠悠走进地铁站，下台阶，看到墙壁上那首诗的下文：

当阳光破云而出
千百万喧哗自天而降
它们于大地上低回
并跌跌撞撞，返回天空。

他抬头向天望了望，天，望不见。

责任编辑：徐远昭

未竟书

◎方益



插图／李珩

一、太虚境

走进上房内间，抬头看到的就是那幅《燃藜图》。画中黄衣老翁登阁而进，青藜杖顶冒着星火，案旁之人恍然惊觉，二人坐论清谈终夜，开天辟地前的洪荒往事皆无一疏漏。怪异的是，画者并没署落姓名，反倒是悬在旁侧的对联，夺去了视线焦点。

会芳园的梅花正盛，早饭后应邀随从而来，摆下的宴集没经由半点停歇，还是那套寻常的赏玩程式，先茶后酒，别无新趣。至秦氏房中短憩，仅刚一迈入，有股细软的甜香扑面延宕，迎上来的依然是共生相映的字画。本应避着些叔侄的忌讳，可秦氏却不顾嬷嬷的阻劝，仍率人来到她的里屋。每向内走一步，流逸四处的香气就愈发浓郁，柔顺中藏着些勾人的蛊诱，比庭里多了点冷气。

果如秦氏所言，这屋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不光是置于壁旁的物什玩意儿新奇罕有，卧榻的布置也叫人挪不开眼。梁间无风，纱帐却像在轻轻拂动，似乎在被什么看不见的气息吹掠。大概是在暗里飘漾开的香，环视了一圈都找不到源头所在，像是从墙上的《海棠春睡图》里散开一般。奶母站在床前服侍好一切，簇上来的人群慢慢疏散，只剩袭人、秋纹、晴雯与麝月四人留下为伴，几人推门退至屋外廊檐，秦氏明明声音已经褪淡，可隐约犹似能窥见她的身形在帐前悠荡。她侧过身，做出招引的手势，像是又有

什么珍藏要领着去赏玩，屋里升腾起的香一下有了实形，呈白烟状，还有金粉均匀地缀在其间，笼向她的衣袖，随后飘在枕边消落。再定睛一瞧，面前早换了个天地。

那景致与宁府里不同，看不出有别人来过的留痕，远有乡野之地的青木溪水，近有家宅园地才会雕砌的栏杆石桥。仍是那团闪着脂粉的白烟，携有熟悉的冷香悠荡，虽说两人一直不曾远离过这片一步，秦氏却骤然不知所踪。刚欲寻其下落，突然响起的歌声，像从山后传过来，是女子的声音，源头距此越来越近。透过白茫茫的雾，似乎还可以看清她的轮廓，飘襟仙袂，歌声刚落，恰好也走到了跟前。

是位仙姑，开口不过几句，便要领着去她不远处的地方观览，不单备好了茶酒，还有新填好所谓十二支曲子等着奏演。没走几步，一座拔地石碑又横亘在面前，上面写有巨硕的四字“太虚幻境”，再往前行进，还有一座宫门耸于其后，上又书着“孽海情天”几字。越往深处走，越来越多所差无几的殿阁齐整地排在侧，所建形貌全然相同，而名字却各有各的称谓，匾额与对联对应地衬在柱上，一时之间也快忘了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头也不回地迈进那座“薄命司”，偌大的楼阁里一览无余，堆垒在架子上的尽都是些贴有封条的书册，都是按照各省的地名分门别类好的。先是翻了翻“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与“副册”，同样是模棱两可的字句和信笔的

涂画，再取来正册赏阅，仍是那些个费解的勾画圈点，看完后更是不解。仙姑遂又拉去门外游历，就在携进室内品香饮酒的工夫，突现十二个舞女上前敲弹吹唱，对应的曲子也是十二支，是府里没曾听到过的语调，句句绵长，唱词似也非同往日听惯了的那些，较之以往像是散漫了些，前后的唱句也没能勾连起一个完备的故事。可不知为何，从腔调声韵里仿佛能听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哀婉，是穿透人心的，也是叫人迷醉不醒的。

再然后，还没等缓过神，书册也好，仙曲也罢，一下子都不见了，突然到让人觉得刚刚的遭遇都萌发自一场放空中的精神叛逃。身边都黑下来，颜色深到盯的时间久了甚至会对黑色本身产生认知上的疑惑。两侧除了黑，看不清其他任何的物件，唯有前端有个光点。

那儿有一条纵深的回廊，寻常时候看不见什么人迹，倘若闪现出什么，多半是些看不清眉眼的虚影，还有檐角楼阁的残片。忽然间不知道人都去了哪里，还有记忆里最后一帧画面究竟定格在什么位置。或许，他还需要点时间回想，大概在奔至廊道的另一端后。那几乎是唯一能辨别出明暗的方向，应该是在那里吧，相对于身后的漆黑，对面闪过的亮光像是唯一的终点。只有抵达之后才能重拾记忆的断层。

他显然认识这里，结束了悱恻悠长的畅游，他有种汲游上岸的感觉，朝着另一端没有顾忌地跑过去，逃遁着两边的光影向躯干投射过来的横扫。然后，他又会坠入新的置景，浮在一滩恰好能包裹住自己的水泊中，沉沉睡去。方才的回廊已经不知所踪，吸引着他的白光却还在，浸泡在透明的温暖里随意地流动，他知道过不了多久，自己又会像流离失所的海龟被冲刷到海滩，在匍匐爬行

的庸碌中，记起每一个被冲淡的名字。

海然猛地睁开眼睛，舱体的铃声响了，是他熟悉的旋律，引得他想起在那座拟象的宅院曾经听到过的戏词。他拨下按钮，玻璃门从他的身旁降落。这是每次从“那边”回来都要历经的流程，和其他人一样，海然总会先想起在“那边”的种种，继而才是进舱前遭遇的一切。复原时间每次并不一致，这得看在“那边”陷入的程度有多深，不过不必担心，即使是最长的那一次，也没有超过十分钟。他们把这种不可避免的记忆流散，算作是在拟象与现实之间往返会产生的副作用，或者，也可以称呼它为“廊端迷失”。

这大概是《红楼》游戏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场测试，海然从座位起身，已经预见到了后台的数据走向。他自己也算不清楚在攻破太虚幻境这一回，究竟消耗了多少时日，是三个月又十四天，还是四个月又二十一天。和在拟象世界搭建重构大观园的全貌相比，在系统修补上的花费根本算不上什么。只是在最初，海然并没有把神游太虚幻境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像转置其他回目的场景一样，他只做了一比一的复刻，包括那些能从判词中窥见的浮动画面。甚至在某些细节上，他尽可能地做了隐晦的编写，结局的走向早被写进薄命司的卷册，若是过于明显的昭告，不会是一件令体验者愉悦的事。就在《红楼》的制作到了尾声，从头开始进行沉浸实验的时候，但凡选了贾宝玉角色的，都在第五回快要坠入太虚幻境的关头，意识突然遭到拟象世界的排斥，跃过“廊端迷失”后直接醒来。反复换了三拨体验者，结果如出一辙，海然来回检查了很多遍代码，都没发现这一回目在编写上的任何差池。

问题发现之初，海然的心绪陷入了焦灼。拟象游戏的开发从来都不缺他一个编写员，这是在敲下第一个字符前，就被反复告知的一句话，距离他刚入门就被泼下的冷水，已经过去快十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十年是一个怎样的长度，对于时间的流动，他在感知上陷入一种麻痹的无力。有时候明明只是在筵席上为作诗抢了几句嘴，走出舱外瞥见测试的时钟，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起初的不适应没让海然有过多的在意，这和编写程序上的执拗截然相反，他像是找到了新的消遣。他每次从“那边”回来后都会去猜，在拟象世界究竟历经了几时，如若和现实相差得有些过了，他还能试着完善情节跳转的灵敏度。统一两个世界的时间流速，的确让他抓住了优化《红楼》的关键。不过调整的回目越多，他越是不能准确地描述出来适中的速度该是如何。不止一次地弄混两边的钟点，再一次印证了他确实在感知实际时间上有不小的偏差，以至于让游戏的修缮不得不终止。在找到新的编写员接替海然之前，《红楼》的收尾被搁置过两个月，本就是不被看好的试验，遇上了这档子麻烦，谁都不愿意包揽过来为自己徒增烦忧。

在停工的两个月，海然几乎什么都没做。唯一的忙碌，无非是打开人物设定程序将《红楼》里感兴趣的角色投影到面前说说话，十二钗挨个与他先讲了个遍，更叫他沉迷的，是和那些被草草刻写的角色说地谈天。知晓他们的秉性易如反掌，往往在书里，他们大多站在不起眼的角落，他们的存在，单纯就是为了完成那一个手势，或抿出一个微笑。海然喜欢同他们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聊的莫过于大观园里正发生或发生过的奇谈。他总是在等待他们回答的间隙，率先揣度出答案，以及音调的波澜，偶尔失算的

几回，反倒给他平添了点新趣。

二、风雨夕

倒是松明的出现打破了按部就班的轨迹。海然看得出他的年轻，无关乎他在处理程序上的生涩，更多是因为他走出舱体后的意犹未尽。松明从没有袒露过，调职来孤无助援的《红楼》全凭自愿，他没表露过来意，海然也没过问。海然真正忧心的，是把未尽的使命交棒给素未谋面的新人，到底能不能放得下心。好在他的活络让海然的疑虑消散了大半，几次调整下来，松明很快摸清楚诀窍。但凡涉及代码的改动，他都会同海然亲自确认，偶尔还会把自己在上一个编写组犯过的错误同海然分享，他就这么自顾自地说，似乎也不期待寡言的海然能给自己什么回应。

他看得出松明的禀赋，起码和他接触过的其他编写员不同，松明只花了十二天就校准好所有回目的时间流速。他们保有疏淡的距离，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寸，维持在不逾矩又逐渐默契的位置。松明显然知晓海然的行事准则，他们像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搭档，尽管很多年前，海然就不再乐意和别人打配合。

松明走到他身旁接过头盔，拍了拍他的肩膀，海然从混沌里慢慢抽离，对面的环形屏幕，回放着他在“那边”所及的一切，他看到有红色的标识闪烁在他周身的角落，是一些对生理体征的分析，数字在不断跃动，屏幕另一侧的指针在框定的范围摇摆不定。他从松明上扬的嘴角似乎读出了什么，松明按了一下手里的遥控，坠入“太虚幻境”后的画面在大屏上反复滚动，海然回想起了那次以失败告终的测试，他好像终于能透过另一

端烟雾里的金粉看到了接续的可能。

松明扶他走回操作台，海然自是应该对松明表以谢意，若非他的提议，《红楼》再次遭遇的搁置又会陷入遥遥无期的等待。据他所言，一切的灵感都源自上一个游戏编写组里处理到的雷同问题，是和“梦中梦”极其相似的设定，棘手之处也是在坠入更深层的幻境突然出现的排异反应。他转述给海然在那个拟象丛林发生过的传说，故事本身并没让海然提起多大兴趣，反倒是最后轻轻缀上的那一句话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那太遥远了，根本找不到同它连接的方式”。

想到在烟雾代码的行列添置上场景转换的过渡程序，就是受了松明那句话的点醒，虽然是从未设想过的操作，实际上从预设到落地也只花了一个下午。坠入“太虚幻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跨越，弥散的脂粉和白烟，混着致幻的香，终于带上了裹挟与奔走的意义。

《红楼》的正式发行定在三天后，海然本想再筛查一轮还有没有残留的问题，上头最后并没有采纳，拒绝的理由可想而知，不过是想快点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投入。他让松明代替自己出席发行的仪式，嘱托完最后一席话离开了实验舱。他难得肯把密钥交予别人，谈不上信任与否，顺着偶然冒出的念头，也就这么不计后果地做了。那天回去的路上，他数着距离《红楼》面世只剩下四十八分钟，海然不知道该如何支配这些分与秒，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情捱过这段倒数，他想象着一个仿佛像定时炸弹的装置，计时器定格在四十八分的位置，他拉开引线，嘀嗒嘀嗒，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恰好卡上心脏的节拍。

他走到家门前，在摸到门把手的那一

刻，突然有点后悔，兴许坐在会场的观众席与松明再互对几遍发言稿，也没那么糟。海然瞄了一眼表盘上的指针，还剩十二分钟，他快步向人流最多的十字路口跑过去。他知道，很快周围的匆匆行人，都会被大楼上即将要出现的投影吸引，松明穿着实验服的躯体，会被等比例地放大，按照说好的流程，他会被簇拥着介绍游戏的所有玩法，不忘附带上海然交代给他的几句创作初衷。结束完这些后，他会再坐进舱体，戴上那顶红色的头盔亲自上阵，他在游戏里的视野会被投影到一边，不出意外的话，他试验的片段就是三天前刚攻破的“太虚幻境”。

抬头看向屏幕上圆钟的图像，十二点准点开始，和他预判的并无二致的画面准时在眼前显影。那座拟象的大观园被投射到路口，他站定的位置刚好被框定在了潇湘馆，他看到周遭的人都停下来凝视着这座从面前拔地而起的宅院，时而还有十二钗的影子在其间穿梭，他看到薛宝钗与自己擦身而过，拿着把扇子追着玉色的蝴蝶向前去了，一直追到滴翠亭外才伏在门旁听着什么。行人显然是被迷得有些痴了，盯着只在科普读物上匆匆瞥过的亭台楼阁，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衣物与妆容，一时间像是忘了自己究竟身处何世。在逐渐响起的哗然与骚动声里，海然听到了松明从屏幕另一端传过来的声音，他的确一字未动地讲述着《红楼》的始末，大观园的拟象投影耸在路口，海然和围观的人群一起抬头仰视着松明的投影，宽大的袖口悬垂在胳膊下，不知是否排演过的陈词伴随一张一合的肢体回荡在大观园的每一处。

他过滤掉了听到的字句，吸引他的，反而是身旁的陌生人眼睛里的亮光。他们不约而同地僵在原地，紧盯投影上的一举一动，

仿佛无论此刻无论松明宣告什么，他们都会奉为主臬。此刻介绍的，已不再是《红楼》游戏的规则，而是他们即将赖以生存的新环境被重建的秩序。海然背过身，抑制不住的触动让他不自觉地发抖。他听到从潇湘馆外飘来戏曲唱词，像是头一回听到似的循声走了出去，走了很久很久，推开了宅门，迈过门槛，在漫游的过程中，那些和他站在同一个路口的行人，也在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

大观园的投影在大楼屏幕归于暗淡后随之散褪，海然静立在原地，旁观人流向大楼内部涌动，他知道十二楼有《红楼》的直属发售处，他们会蜂拥、会推攘、会惊呼着挤进本就不宽敞的大门，会为谁最先抢下游戏芯片而狂喜，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去将《红楼》的数据导进头盔。而海然留给这场久违的狂欢的，只有一个幽深的背影。

再次见到松明刚好在七天后，起初海然还没发现他躲进了舱体，按下监测屏的按钮，才赫然发现松明早已身处其中。

有淅沥的雨打在窗外，是连绵不断的敲打，顺着竹叶末梢点点滴滴。灯下有本摊开来的《乐府杂稿》，还有一首搁笔不久的《秋窗风雨夕》，宝玉穿戴着渔人的蓑笠推门而进，闲话逗笑了几句，脱下累赘的衣帽向案前的诗文踱过去。只他刚一叫好，那诗稿就被夺了下来送进了灼烧的灯芯，受热皱起的熟宣发出细微的响动，忽有风从外掠过，一时间不知是多了几分燃烧的暖，还是习习的寒。

仍旧是寻常的斗嘴与嬉耍，见着外头的雨愈发得紧，忙催促宝玉快回，一问可有人跟着共返，两个婆子回道有她们来撑伞点灯。回手拆下书架上的玻璃绣球灯，点了蜡烛来递与宝玉，前头有婆子打伞提着明瓦

灯，后头又跟着两个小丫鬟也打着伞，眼看着一行提灯的队伍径自消失在雨幕。刚送去宝玉，后又来了从蘅芜苑奔来的婆子。等了许久宝钗无果，因为这雨，遂派来人送上一大包燕窝。婆子来去匆促，临别时也没忘客套几句，赏了些钱让去买酒去去雨气，迎来送往的一晚很快又岑寂下来。

睡下后，依然有雨甩落在窗外的竹枝蕉叶，大抵是被夜夺走了视力的缘故，响动似比前时还要更大些，有风透过纱帐吹进来，温度虽离阴冷所去甚远，但延亘在里屋的凉意还是透着股清寒。是夜宝玉的冒雨造访，宝钗遣人所送之物一一在眼前浮过，艳羡同嫌隙接踵而至，将睡之时已接近四更。

屏幕没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暗，眼瞧松明要走进下一回目的情节，海然走到舱体前按下了临时终止的按钮，还是那段昭告着回归的响铃，玻璃缓慢地从两侧沉降，他微闭的眼睛还没有要睁开的意思。

三、八十一

看到面前的海然，松明一开始有些惊愕，起初是因为还没完全从“廊端迷失”里清醒，脑子里滚动的都还是在贾府琐碎的片段，海然的面庞起初是陌生的，尤其在看到他一身的实验服，与刚才在“那边”周遭人的打扮相差太多。他还需要点时间来回忆面前这个焦灼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可有一点完全不容怀疑，他明显从对方剧烈的摇晃中读出了迫切和恐惧。

松明从没有见过海然情绪上有过如此大的起伏，即便他们也才共事不久。他听到海然反反复复地在重复同一句话，他努力地想要听清他说的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怎么凝神，都只能看到他机械地重复同一套口型。

海然拉着松明站起身，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记忆卡，屏幕上已不再是刚才他在“那边”第一视角的图画，转而跳动的是很多从未见过的脸孔。

这次，已经不是因为“廊端迷失”造成的记忆混杂，他是真的从没见过屏幕上大大小小的面容，其实海然同他一样，与这些数不清的面庞从没打过照面，或许有，那大概也是短短一瞥或是擦身而过。另一端的他们，是最先到达八十回的《红楼》玩家，从第一回长驱直入、畅通无阻地准备从八十回跨越到八十一回，本应顺利的过渡，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弹出，玩家纷然跃过了“廊端迷失”直接苏醒，至于在拟象世界最后一帧看到的画面，几乎都丧失了精准的记忆。据描述，大概都是突然觉得天地一黑，日月无光，再睁眼就已经从大观园的宅邸脱离，弹出后不乏有人企图再次想跃进八十一回，但无论怎么尝试，最后都被阻隔在这一回目的围墙之外，哪怕尝试切换了角色身份，还是无功而返。接到的反馈从几个逐渐扩散到了几十个，目前看数目还会不可估量地增多，上面基本断定是《红楼》系统的问题，所有的发售在今天被全面叫停，已经出售的那些也都将被召回修复。

从黯淡下去的显示屏，松明瞥见了自己的错愕，反观刚才一口气讲完所有来龙去脉的海然，他的惊惶有些溢于言表。这些是他所有的筹码，是押上全部气力的赌注，申请调职来编写陷入窘境的《红楼》本就是一招险棋，时间调速也好，太虚幻境也罢，表面上他都云淡风轻地帮着海然解决，但松明自己比谁都要清楚，在他下定决心离开上一个编写组的时候，他就已经着手去想最优对策。他只是隐藏得很好，没有让海然发觉自己的动机。这几天所有的得意和悠闲，在听到海

然亲自说出《红楼》将被召回的消息后，都消失得荡然无踪。松明凝视着海然走近实验台重新进入游戏的背影，他似乎又听到了耳边有雨点拍打芭蕉的声音，只不过和游戏里的绵长连贯不同，他听到的响动，更趋于一种鼓点般的节拍，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散乱，他不自觉地跟着开始数数，直到自己再也跟不上拍打的簌簌。

而问题很快被海然锁定在了前后作者不一致的问题上。松明找出了起初海然编《红楼》参照的《红楼梦》原稿，投射在大屏上对比着后台游戏的代码程序，随机抽取了后四十回中的五个回目，来来回回对照完，都没发现有任何的不对。既然不是复刻本身的问题，完全相同的过渡程序也不可能出错，排除了这两项缘由，基本上已经可以断定是由于选定的文本自身。

经历过七年前的那场“书本更代”，想再去一睹纸质书的真容，只有亲自去跑一趟戒备森严的藏书馆。在完成了所有现存书本的电子录入，最后一本散落民间的纸质书也被扔进了焚化炉，这是他们对新出台的环保守则的遵循，也是大家都早就预见到的，有关书本的究极未来。

松明有些记不清了，那一年的自己是置于何方，但在听海然再次提到那次算是能被载进历史的革新，他率先回忆起来的是大人们木然的神色，他大概也帮着一起搜刮出家里一切用纸张印刷出来的卷册，学着大人的样子，双手把理应被淘汰的古旧物什捧进家门口的烧炉。至于《红楼梦》的作者之争，伴随着纸质书的消亡，好像就再也没引发过任何争论。事实上，再往前追溯几年，有关这个问题乃至这本书的争执，都不再是被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于到了松明一代，都已经不怎么了解，曾经因为后四十回到底是不是

高鹗所续吵得不可开交。在海然仅存的印象里，还是听闻过当初的这场探讨，各方摆出的证据看起来都确凿无疑，一时间也不知道信谁好，不信谁好。

“书本更代”后的电子化，让所有的书可查得只剩下唯一的版本，《红楼梦》自是没能例外，编写《红楼》的蓝本也只有仅存的那版一百二十回目。他们若有所思地盯着屏幕上被不断翻阅的原稿，松明佯装着搜寻问题所在，暗自想着该如何全身而退的谋划被海然的一句话打断。

“你说，会不会我们看到的《红楼梦》，是被电子化后有人篡改过的？”

上面给他们修复的时间只有一周，松明这次不再敢妄加应和，反倒是海然顺口答应下来，对于失败后会面临的惩戒毫不在意。他在承诺书上盖上自己的指纹，松明读不出他的平静背后，是孤注一掷的勇气还是已然放弃的绝望。回到实验舱，海然关掉了《红楼梦》的原稿，指挥着松明把一切可考的曹雪芹资料悉数找出，无论是一手还是二手，文字的还是图像的，但凡有关作者本人的内容，一个都不能放过。他给松明两天时间整理出所有的文件，而自己在交代完任务后走出了大楼不知所踪，换下实验服前，应允了松明他会在两天后回来，只字未提自己的去向。

第一天，松明把自己关在实验舱半步未出，他大可不必如此上心，毕竟成败与否对他而言已经无关紧要，即便最后一败涂地，他也无非回归从前寂寂无名的生活，权当是在《红楼》里做了一场大厦终倾的梦。可一想到海然临行前投过来的信任，松明还是想着最后再为他做点事也没什么不好，算是一种报答与感激，也算是离开前告别的体面。

第二天，搜集资料并不用耗费很多工夫，但他还是做了很久，不是因为资料有多么难找，也不是因为甄别真假让他一直犹豫不定，更多的似乎还是不安和焦躁在作祟，松明想不明白海然需要他花上两天时间整理出这么庞杂的资料有什么意图。他是真的有答案了吗，松明自始至终都不能确信，能做的只有等，等到海然推开门询问他搜集进度的那一刻，无论那时候的海然是忧心忡忡，还是面无波澜。

第三天，在实验舱呆坐一上午，海然没有如期回来，不过冥冥中这似乎在预期内，松明把《红楼梦》原稿的后四十回投射到屏幕上随心所欲地翻看，他没有在本应有印象的情节里读出亲切与谙熟，像是纵身跃进一个同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故事。他在嘴边重复着海然那句萦绕在他耳边好几天的话，像是发现了什么，但再思量下去，依旧无功而返。他走进舱体准备再次进入拟象的世界，选定的降落位置在八十回，他要自己去再试一遍迈向八十一回的跨越。

第四天，他成功了，出乎意料的顺利，不仅没遭遇任何的弹出，还一口气在当中多逗留了很多回，他是被海然唤醒的，按下了游戏的紧急停止，像是几天前刚得知《红楼》被召回修复的那次一样，相似的场面，相似的人，还有海然同以往并不相似的表情。他调取了整理好的全部资料交给海然，他看到海然的手里隐约攥着一张红色的记忆卡。松明看着海然坐在操作台前，目不转睛地操作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界面，而自己则瘫倒在一边，沉沉地睡过去。

四、曹雪芹

第五天，再次睁开眼睛，大屏上的是一

张目不转睛凝望他的巨硕面孔，他当然知道对面的这副脸从属于谁，只是觉得倘若真把心里那个大胆的结论讲出来，未免会过于荒诞不经。他的鼻子差不多有松明等身那么高，眨动着的眼睛与他的头颅差不多尺寸，眉间的沟壑可以被看得一清二楚。松明从他瞳孔里的反光看得出，这绝非是一段悚人的动画，也远不是一只没有灵魂附着的死物，他是真正存在着的实体，若是戴上显微透视眼镜，一定还能看清他的皮肤纹路和皮层下在血管里流淌的液体。

让松明更为惧怕的，是除了五官以外，他身体的其他部分，正是由于视觉的局限，才更丰富了得以想象的空间。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欲向海然求救，可怎么都发不出求救的音节，松明甚至发觉，哪怕自己的视线向旁侧偏移再怎么细微的距离，对面的他都能精准地捕捉到他的游移。他们就这么对视，一言不发地对视，谁都不愿意率先打破尴尬的对局。

这显然是一张，属于曹雪芹的脸。

距离上一次同他打交道，才过去三天不到，只是那个时候，松明坐在操作台前，他是图文资料上的一张肖像画。可松明还是认出了他，却没有胆量接受他的“复活”。双腿凝固在原地的这几分钟内，他串联起了海然这些天全部的行径，他想起了前一天他把自己从拟象叫回现实的时候手里握住的记忆卡，鲜亮的红，那是最高权限资料的记号。他大抵想通了海然所准备的对策，最初是为他的另辟蹊径而自愧，很快，另一种比惧怕“曹雪芹”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恐慌，取代了对海然的钦佩。他不受控制地四肢发软，“曹雪芹”的目光让他感到晕眩，行将支撑不住的最后几秒，海然扶住了他，罕有的笑意浮在

眉梢。

“像吗？”

还没等松明回答，海然接连拿出遥控熟练地按下几个按钮。他需要的，也许根本不是松明的回答，他真正想要看到的，不过是面对这场“复活”松明乱了阵脚的反应。大屏上的镜头被拖拽到了更远的视角，“曹雪芹”在海然的指令下开始伏案书写，手执毛笔，一边在宣纸上比划，另一端的屏幕同步地识别着墨字。之所以让松明搜集曹雪芹可考的全部资料，目的就是为了让松明通过人物设定程序的扫描，复刻出一个尽可能贴近曹雪芹本人的“电子曹雪芹”，由这位被数据塑造出来的、具备完全思维能力和创作能力的“电子曹雪芹”，重新书写后四十回的《红楼梦》。

“曹雪芹”的降生自是耗费了不少的工夫，好在能借助游戏里为塑造角色提前准备好的人物设定程序，才为拟象“曹雪芹”省了不少时日。参照的主体除了尚存的前八十回原稿和松明归档好的资料，还有海然在消失的这几天里通过层层关卡的甄筛，从藏书馆内部拷贝下来的文件。

他先是做好了两手准备，既然原稿在电子化后存在着被篡改的可能，那拿到被改写前的版本也显得尤为必要。那天来找松明的路上，海然心里差不多就有了大致的猜测，如果他想的没错，那玩家自发地被《红楼》弹出，极大的可能是前后作者不一造成的逻辑偏差，若想兼容两套有差别的写作逻辑，对于他们从没有看过《红楼梦》原稿的人来说，几乎是件难上加难的事。即便人物互相承接交替，但毕竟不是出于同一人之手，总会在大大小小的地方有或明显或隐晦的偏离。而他与松明能顺畅地完成进入第八十一回的跨越，例外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进入《红楼》游戏前就已经通晓了后四十回的情节脉

络，在脑子里把两套写作逻辑自洽成为同一个体系，谁都没有刻意地在做，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悄无声息地为后来的麻烦拉上了引线。

而作者不一无外乎三种可能，一种是由于电子化后的篡改，另一种是因为原稿本身就是曹雪芹与高鹗二人分别书写，而最后一种就是前两者兼而有之。拿回原稿，海然果真发现了其中有后来被篡改的痕迹，便是不多的几处，可还是能看出差距所在。他细致地翻了翻松明调取好的全部资料，基本上也能发现后四十回大概率是出于高鹗之手。先前的推测落回到第三种可能，拟象出“电子曹雪芹”的举措非做不可，即便是后四十回的作者尚存疑问，在系统后台塑造出曹雪芹本人，由他来续写后四十回，也可以当作一个检验的程式。如若大不相同，那就更能证实后四十回确实和前面的作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人。

至于“电子曹雪芹”的精确度，谁都没办法作出保证，海然只有尽可能地做到贴合，即便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曹雪芹本人的样子，不过能够唯一确定的一点是，录入扫描的资料越多，人物就更多像本体几分，可最后究竟呈现出什么效果，尚且是一片未知的空白。他采用的是为游戏人物进行性格设定塑造的那套程序，这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在松明昏睡过去的时候，他同往常一样，把拟象好的“电子曹雪芹”投影到自己跟前。海然已经很久没再打开这套程序，本是打发时间的消遣，危急关头能派上点功用完全在意料之外。他们的对话，不再是消磨时光的简单闲谈，他比谁都渴望在对话里能发现意外之喜，面谈是能想到的，最能检验“电子曹雪芹”是否真实的手段。

他准备了很多问题，有和《红楼梦》相

关的，也有和《红楼梦》不那么相关的。海然额外准备了一个语言转译机，他明白自己与“曹雪芹”之间相隔的代际早就让语言沟通间树立起了一道天然的、不可翻越的屏障，对话进展得很顺遂，几乎没有遇到什么让双方都陷入疑惑的片段，结束关头，海然盯着他微微翕张的嘴唇，鬼使神差地问了一个并不在问题清单的问题，“你到底是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呢？”

这一次，“曹雪芹”没有说话。

他写得很顺畅，起码比松明想象中的写作要快很多，海然的遥控有一个加速按钮，只要他们需要，“曹雪芹”可以很迅速地让大地落上白茫茫的一片。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松明做着与“曹雪芹”几乎同步的工作，“曹雪芹”一边在写，而他立马就把文字编成一串又一串构造拟象世界的代码。他们在旁观，在见证，在亲历一段不被任何人所知的自我毁灭。倘若他真正的在世，应该也很难想象，暗涌的情感能被一段冰冷的代码转置，足够容他栖身的大观园可以被一系列的程序复刻取代。

直到最后，他写完了，是和广为流传的版本很不同的结局，松明的代码转置在他搁笔后也很快停下。镜头拉近，“电子曹雪芹”的脸再次近距离地和他对视，那是他从未见过的目光，和最先同自己对视的森然可怖天差地别，没有完成一部鸿篇后的引以为豪，喉咙里包裹着几个含混的音节，模模糊糊，谁都听不懂到底在说着哪几个字。海然事先关掉了转译程序，他明白对面的“曹雪芹”散乱地发出的陌生读音是他想知道的，有关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可此刻，他又害怕听到和他想象中有天渊之别的回答。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也好，不是又能怎么样呢？

真实还是虚拟，又有那么重要吗？

五、潇湘馆

修复完的《红楼》没有立即寄回，出于保险考量，还要再经历几轮的检测试验。上面找来的试验者从第一回开始沉浸，海然与松明坐在操作台前监视着后台的数据动向。在早年《虚拟沉浸时限法令》风头正盛的时候，这种不舍昼夜的沉浸，即使是在做游戏测验，也会因为挑战了底线而被问责到底。后来没过几年《时限法令》的放开，又把拟象游戏重释回本原不受约束的时期。

挑选的试验者事先对《红楼》没有过接触，甚至于对《红楼梦》其书也没有过任何听闻。这绝非困难之事，“书本更代”以前，民众对阅读的兴趣早已大不如前，若有人真的能坐下来把一本纸质书从头到尾地翻阅完毕，那会是一件比捣鼓出什么新的发明还了不得的事。而美其名曰的电子化，不过是将图书统统束之高阁的委婉说辞。“更代”的进展比预期中的效率高得多，不必担心谁会负隅顽抗，也不必忧虑会有漏网之鱼，本就是大势所趋，任何的反叛都会在发展面前变得毫无意义。

最开始，海然与松明的工作简易而轻松，他们对前八十回的程序有充足的信任，结果同预期的一样安全稳固。试验者分成不同的行阵，选择贾宝玉角色的占了大半，另外的人物也依次有等量的占比。选择的角色不同，回目的进展也遵循不一样的节奏，最终的目的都是等待着他们迈进八十一回的那一刻，会不会再遭遇先前一样的弹出。理应不会再发生的错误，还是让他们放不下心，说到底，拟象作者本人去续写原典，的确没有过成功的范例，没有人知道那位“电

子曹雪芹”是不是真的具备和真正的曹雪芹一致的思维体系，就像现在也没有人能为《红楼》的成败盖棺定论。

松明在监视后台影像的间隙，偶尔会瞥见海然对着一边的“曹雪芹”若有所思，他明白新的难题又找上了海然，如何处理这位横跨了不知多少年终而复生的“电子曹雪芹”成了另一个麻烦。他们为他编写出了与生前环境一模一样的园地，将他固囚在此并非长久之计，既然已经萌发了人的意识，若是用最决绝最彻底的格式化来清除“曹雪芹”所有的余痕，势必会招惹上人伦法庭的诉状。

他看得出海然想要包揽一切，这么做不是因为企图借此来印证他的能力，“电子曹雪芹”的缔造者是他自己，如果说非要让他走上一条赴往完结的路，那为他铺好这条路的，也必须是他本人。他描述不出海然对屏幕彼端的电子人投以何种感情，同样也无法想象“曹雪芹”最终会在什么境遇下消殒。他是可以从中抽身的，只需要随便找个理由，合理的，或者推脱的，都能让他不用再在这趟浑水中深陷不前。松明没有这么做，谈不上违背了什么原则，也不能算是刻意地在迎合谁，他做了自己都想不通的决定，距离选择来到这里的初衷渐行渐远，但能感知到，他好像和自己想要知晓的，某个被写进《红楼》当中的答案越来越近。

最快的一批试验者闯到了八十回，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游戏本身，还是他们熟悉的章回，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屏幕上的光线渐弱，那是即将跳转回目的征兆，也是试验将转向关键的讯号，他们在角色视角重新变亮前相视一看，松明从海然的眼睛里读到的期待似乎远胜于顾虑，而他却从镜面般的反光里看见了自己的愁容。他听到了海然在倒数，淡淡地计着最后几个数，他不知道自

已在跟随着期待什么。

这一次，跨越没受到阻碍，试验者悉数都迈进了八十一回，松明靠回椅背感到一阵释然，试验者的各项体征毫无异样，指标平稳，故事顺畅，排斥与弹出都没有在这次的过渡中出现。海然站起身紧绷地立在原地，刚才的一跃似乎没打消他的思虑，他们接着又在一旁看着试验者继续迈进八十二回、八十三回、八十四回……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行进，和前八十回相比，看不出任何不同，还是那座拟象的大观园，也还是那些来来往往的角色，同先前的情节浑然一体，看不出任何端倪。

只不过，林黛玉消失了。

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不是凭空的失踪，是真的找不到她在大观园生活过的任何佐证。先是选择林黛玉角色的试验者自动醒来，睁开眼睛后与彼此面面相觑，而选择其他角色的，在他们的故事里，都没有再出现过有关林黛玉的消息。

试验者的生理指征摆动在合理的范围，倘若没人特意寻找林黛玉的踪迹，这仍会是一场畅通无阻的畅游。海然把镜头抽调到潇湘馆门前，那边已然被一座不知何时改建的花园取缔，仅存的竹林像是唯一的遗迹，昭示他们的恐慌并非空穴来风。他没有紧急暂停其他人的游戏，只是吩咐了呆愣在座位上的松明去问询已经苏醒的那批试验者，在跨越之前究竟看到的是什么画面。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注意力放回到了另一边“电子曹雪芹”的监测录像，和此前的动向看起来并无不同，他还是游困在那方为他特地打造的园地做着自己的事不言不语，海然打开投影把“曹雪芹”再次投射到自己跟前，他是一定要问出些什么的，对着

淡漠冷静的“曹雪芹”一通狂乱地审问，不再顾及文法与礼数，一时竟有些口不择言。

不愿面对自己的猜测，就像他同样没有胆量担负得起这出意想不到的闹剧。而屏幕里的“曹雪芹”什么都没说，谁都读不明白他此刻又在伏案胡乱涂画着什么他们理解不了的符号。混杂着文字与涂鸦的宣纸被他送进烛芯，骤然亮起的火光给他的眉宇涂抹上了一层均匀的暖意，燃烧的纸稿掉落一地，他无心打理，只凭它们把周身的法阵引燃成一汪火海，而他屹立在火圈中央，和另一边的海然对望，仍是沉默。

松明将海然的焦躁全都看在眼里，他知道现在再多的劝慰都不会奏效，他什么都帮不到他，对于“电子曹雪芹”的暴烈同样束手无策。至于那个悚然的笑，他是在那声惊呼前瞥见的，颊间细小的浮动很容易被略过，松明还是捕捉到了，是从未见过的慧黠，几乎就是在海然低头扶额的那个瞬间，突然察觉到“曹雪芹”的异样，他知道一定有什么被他们隐瞒的东西藏在了那个弧度的背后，而且一定有关一切荒乱的起源与归宿。

“曹雪芹”上扬的嘴角很快消失不见，似乎在躲避海然的视线，短促到让松明也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了错觉。一声惊叫接续上他全部的疑虑，海然另一侧的面庞也开始反射着熟悉的暖光，一点一点被烧灼，没过多久，就扩散到了他自己的躯干，白色的实验服成了天然的镜子，后台监测屏上跃动的焰火被照单全收。

压不住的浓烟是从竹林间冒出来的，有火，熊熊的大火，是原先潇湘馆的所在。他们站在试验者未曾拥有的角度旁观火势的四散，续写中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在面前交替上演，数不尽的丫鬟、小厮拎着木桶跑了一

趟又一趟，凉水被泼在所剩无几的竹叶上，快要浇熄的好转追不上竹林复燃的迅速，一茬茬的徒劳无功加剧了他们神色的张皇。

没了往日秩序的大观园，那些还没醒来的试验者在其间东奔西走，不论角色身份，一律都走散在来回挤攘的人流中，他们脸上流溢的是六神无主的神情，像是被摄走意识的扯线傀儡，一板一眼地遵循既定的指挥，逆着救火的方向，迈进一条条陌生的小径化成迷离的虚影。

哭喊声中，火势没有继续蔓延，几个叫不上名的小厮扑倒在前，止不住地咳嗽，袖口和衣上尽是被熏上的黑污。瘫倒在焚烧殆尽的竹林前，他们都没有察觉在刚才的忙乱中都有谁和自己擦肩而过，望着沉沉的天，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劫后余生的庆幸。他们关心的，是等会儿面临责难自己该用何种理由交差，而他们的安生日子，会不会因为这场从天而降的走水付之一炬。

最后一桶冷水淋在残存的焰火上，哗啦一声，浇灭了夜晚燃起的躁动，在谁都没有注意到的墙角，一摊死寂的黏湿猝然复燃起一团单薄的火苗，微乎其微的亮光，余温过后的炽热，小到可以被任何人忽视，弱到看上去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甚至连后台的监测都自动省过了这团忽明忽灭的火舌。

有风，一带而过地吹熄掉弥留之际的挣扎，迅速到海然与松明压根没有看见，摇曳的火光里，林黛玉的身姿逐渐清晰，手执着的诗稿越攥越紧，环视了一圈后，火里的她，眼睛里是难以名状的超脱。她眉头微蹙，看不出喜悲。

六、沁芳桥

翌日，贾府上下都是围绕昨夜里竹林

走水的讨论，多亏事发后及时地处理，没有下人的亡故，既得了这份求之不易的平安，园子的损伤可暂且不计。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这边眼见着有小厮说看到宝二爷在湖心落了水，另一边莺儿又急忙忙地来报今晨起就没再见到宝钗的踪迹。不光是其中一块屏幕里大观园又出现了脱离情节轨迹的错乱，主画面移到其他试验者的当事角度，每个人都开始分化出迥然相异的脉络。

唯一相似的是，“那边”的试验者都变得反叛。所选的角色，不论是贾宝玉，还是除了林黛玉外其他的十二钗，纷纷开始违逆人物理应自洽的行事逻辑，做出些不能被理解的极端选择，仿佛在故意破坏什么看不见的规则，虽眼见无形，但又足以真切地感知到它的存在，曾经他们赖以存续的信仰，不得不奉行的金科玉律，套牢在脖颈上透明的木枷，此刻在被另一种破坏力毫无忌惮地斩断。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黏合在皮肤的镣铐扔进水底，唱起独属那个拟象世界象征着禁忌的歌谣，他们自由了，没有拘束，没有牵挂了，虔诚地在恭迎这场悬悬而望的放逐。

试验者的失控在意料之中，海然在看到那场大火的最先，就预知了眼下的动乱只是序曲。他感到一阵未有的松弛，既然做什么都于事无补，那好好地去见证接下来的混乱会如何演绎，未尝不是一件值得享受的事，这就好比已经没有什么比当前的境遇更糟，反而会心生起片刻的快乐，或出于病态的嘲弄，或出于自我的揶揄。

松明变得格外紧张，接替了海然坐在主操作位，不遗余力地调出拟象大观园的图纸，在其中试着锁定试验者们的方位。这不是一项困难的工程，真正令他忧心的，是试验者偏离性情开始擅自做主的原因。

他明白,《红楼》有别于其他拟象游戏的根源,就在于海然在最初对如何操控玩家行为的投入,这是整套游戏的编写最为困难的地方,如若玩家自发作出符合自我性格的选择,而不是作出贴紧角色本身的判断行径,那为其所铺就的后续情节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大多数的拟象游戏,打造的都是多种可能与结局的故事,他们需要扮演的只是他们本身,凭借直觉而已,自会闯出一个配得上本我的天地。因此,编写的程式变得简易得多,无非是提前设计好关乎选择的拐点,玩家沉浸其中,无形中做好这些或是或非的判断就已足够,辉煌与伟绩,落败与遁逃,都是被二叉树的端点左右好的,但凡改动了某个看上去并不关键的抉择,呈现出的都会是天翻地覆的终局。

编写之初,海然把精力都放在了研究怎么让玩家代入游戏人物性格上,注定徒劳无功的想法,最后还是被他破解了这项难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头盔,海然把个体的性格用神经侧写图来具象化,通过头盔里安装好的神经干扰设备,来调拨玩家的思维模式。戴上头盔后,进入游戏前,干扰装置都能准确地分析出这张每个人独属的图画,对照着所选择的角色侧写图像,自然就可以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在相异的地方加以生物电流的脑区刺激,久而久之,玩家的所行所感都会无限贴合选择的人物,他们也就能真正地去当一次贾宝玉,或是林黛玉。

《红楼》吸引到松明的注意,是在海然攻克了人物性格选择之后,惹来非议的,除了这项没得到可靠数据担保的技术,更多的讨论是关乎他的研究是否必要。松明很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坐在台下一个靠近走廊的位置,本是漫不经心地瞅着台上的齟齬,只需

要会后装模作样地举个手,看似郑重地参与到了决定这个游戏未来的投选。那是《红楼》的编写得以通过的最后一轮审查,海然对于前些问题应付得游刃有余,关键的几个问题都在预料之内,唯一的停顿是在盘问终了,倘若之前的提问都只是狩猎者为满载而归遮掩好的陷阱,那最后他需要抢夺的,是猛兽夹边离危险仅剩一步之遥的饵。

既然玩家能在其他游戏里拥有未知的命途,那又为什么甘愿在《红楼》里历遍一次不能被人力更改的遭遇?既然明明有多重交错的可能,那只有一种结局的人生在此面前又谈何意义?

他顺着提问者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来回地重复,默默地,没有发出声,台下相隔甚远的松明仍然注意到了他变化着的嘴型。海然迟钝地抬起头,他坐在中间位置,对面围成圈的桌子把他包围。审查以他良久的沉默作结,松明就是那个时候留心海然的,他远望着他的狼狈却爱莫能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海然其实知道答案,他的茫然不像是被捉到盲点后的惊悸,更像是刻意在隐瞒什么只有自己参悟到的天机,那个秘密是不能说与旁人的,即便是事关游戏的存亡,都不能给旁人泄露半字。

得知《红楼》最后的通过,松明毫不惊讶,上面商讨的结果是同意海然继续编写,而海然不尽人意的回答,并没有对游戏的进程造成不可挽回的阻碍。没有人质疑这项决议,正如同样也没有人奋起违逆。他开始对这个坎坷多舛的游戏提起了兴趣,倒不是因为曾经对《红楼梦》的故事多少有过接触,而是对于那个问题的考虑,他迫切地想知道海然的回答到底是有多么不可言说,而这场荒唐的梦又会在什么样的地方落回归处。对他来说又是个绝佳跳板,省得他再去苦思冥

想别的理由逃离当前的所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也算是蓄谋已久，甚至是谋划了一整场顺理成章的调动，出于自得的小算盘，更出于他对《红楼》以及海然本身的猎奇。海然孤立的行事作风向来让人敬而远之，得知《红楼》的近况绝非容易，在听闻最初的那次时间调速的瓶颈后，他反是有些开心的，仿佛从毫无头绪的乱麻里窥见了某种期待，但谁承想，那不过是麻烦的伊始。

锁定角色的位置轻而易举，但零星遍布的排列让人找不到规律所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是在看到他们的反叛逐步失控以后，超出人物常理的选择让故事不可控地分化，试验者在八十一回后沉浸拟象的时间越久，反叛的程度愈甚，每每遇到危机虽有他人帮衬，但放任发展下去，情况只会一发而不可收。松明想要按下紧急停止的按钮的想法被海然制止，若是在已经完全失控的拟象世界强行地让试验者退回现实，触发了事先设定好的程序机关，说不准还会对他们的脑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松明重新调取试验者的角色侧写图像，各项指标的紊乱让线条出现了和原初相比不小的偏离，海然觉得偏离后的图像并不陌生，连续看了五六个选择不同角色进行沉浸的试验者，似乎有种趋同的走势隐匿其中。

松明找来林黛玉的角色侧写图像，不需要具体的数据对比，他们都看出了肉眼可见的相似。尽管听上去疯狂，可一切似乎开始有了合理的解释，他把林黛玉的身份信息输入搜索程序，像搜救那些失控的试验者一样，欲求找到她在大观园里的线索。密集的红点四散在大观园各处的水体，有的还在流动，飘飘荡荡，时而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水禽穿梭其间扑水玩闹。那应该就是了，浮在池

内的花瓣附着上了林黛玉的精神实型，顺水而流，行到之处无一不干扰着岸上人物的所思所想，影响、吸附、同化他们的决断，如同隐蔽的木马穿戴好寻常的戏装，于乘人不备之际偷偷移植着不为人知的诡秘，一切都在为喷薄而出的暗号默然蓄势。

顺着水流的方向追踪起花瓣的源头，很快能框定在沁芳桥的附近。是离昨夜的大火相近的位置，难免不惹人疑心二者的关联。松明把视角切到桥边，看不出较之往日的分别，溪间还有金鱼照旧游动，找不到花瓣的来处，岸前的枝桠寻不到花落的迹象。唯独能觉察到不对的是水流本身，拉近了镜头扫荡，花瓣像不是从树上吹落，也不是人为的倾倒，定格在某一处仔细端详，那些粉白的碎片更像是从池底冒上水面，有纤弱的气泡在给它们助力，虽不易发觉，但又源源不断，仿佛在水底栽种上了不知名的花，正逢衰败之时。他推了推从反叛发生后就一声不响的海然，指了指屏幕上聚焦的位置，结果自不言而喻。

海然没有转过头，直视另一边屏幕里熟睡的“曹雪芹”，似乎在等待一个他能够醒来后终止这场闹剧的瞬间。在必须接受余留的祈望注定落空后，他终于看向了将他拍醒的松明，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了一句话，“杀死林黛玉”。

七、水中月

走进玻璃门后，他闭上眼睛，按下开关，听到的还是那段并不陌生的铃，海然跟着节奏一起哼唱，完全不像一个即将赴往泥淖之人，密闭的舱内回转着的是他尾音微弱的回声。在他模糊前最后的片刻，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是在哪里听到过这段旋律，太虚幻境，

那支叫作《枉凝眉》的曲子。

给海然戴上头盔后，松明拔出了装置后的神经干扰设备，这是海然交代好的，也是没有办法阻拦他要去临近的险关。他记录下沁芳桥在大观园里的精准坐标，在舱体上输入了同试验者一致的故事节点。他深谙海然要孤身前往的凶险，但事已至此，除了顺着林黛玉遗留的破绽步步紧随也别无他法。他是用“海然”的身份进入拟象的，既然要保持清晰的判断，只能是他自己来去探寻林黛玉的行踪。同样是从未设想过的尝试，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波折，他理应惧怕或者自责，毕竟事出有因，他不能说在这场慌乱里自己能够超然于外，亲自进入《红楼》是必须要亲历的劫难。

前八十回的片段像倒带般在眼前滚动播放，底色仍是看不见边界的黑，那就是了，横亘在灰暗之上的回廊，影绰的白光汇聚在最远方的一点，像对他的蛊惑与招引，一旦迈过这道关之后，进入到的就是他亲手复刻出来的大观园。他跑过去，舍命地疾奔，看不清两侧的景致，但又能真切地觉察到有什么东西在相向地飞逝，他头一回感觉到，那应该就是“时间”的流速，像扑腾在海里双臂拂过的阻力，水过无痕，但抵抗过后的疲惫又无比真实。

他腾空了，跨进光团后，刺眼的白很快把全身吞没，海然想要发出些什么声音确认所感并非虚空，被抑住的唇舌怎么都挣脱不了气流的压迫，仿佛从断崖前跌落，迅速开始下坠。没有终点，没有尽头，只是向着深不见底的幽渊不停地下落。

先是听到溪水声，然后是几声水鸟的啼叫，睁开眼睛，海然发现自己站在沁芳桥上。和他印象里的置景毫无分别，摊开手掌被他

放在眼前，握了握拳，袖口的纹饰才让他注意到穿戴已然被更替。水面确实浮着凋落的花瓣，大多因为池水的浸泡变得绵软，随着水波向着不远处的沁芳闸去了。园子里安静得出奇，没有旁人走动的痕迹，除了潺潺的水流，再无其他响动，定睛环视周围，对岸滴翠亭的飞檐乍一看和往日所差无几，可细细凝望，却总觉得有阵挥之不去的迷雾笼在其上，色泽黯淡了好几个度，是与绮丽的复刻相违的颜色。不只是滴翠亭的不对，远处的楼阁上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灰度，像是衰颓后的残垣，沿着明晰的纹理，足以想见初建时的富丽，而今的浅褪化成了物是人非的佐证，连瓦缝都在吐露今不如昔的喟叹。

东南方的位置似乎有人在笑，他向着声源的方向走动，偌大的大观园好像只留着他一人在焦灼地找寻，海然踱出的步子谨小慎微，围着水池边不敢过多地远离，附近的树多数枯败得只剩枝杈，越来越多的气泡开始在池中心翻腾，咕噜咕噜，像沸腾的滚水，每一个水泡都拖拽着一块花瓣从水底倾涌，从某一块圈定的区域向四面扩散，直到水禽被吓得争相游上岸。

他靠得比刚才更近了一些，站定原地不敢移步，笑声追上来愈发肆意，海然闻到了空气里若有若无的香味，绝非脂粉，更近花香的甜腻，气泡滚了良久终于有了缓歇的征兆，满池的花瓣密布在水上，遮盖住他透向池底的视线。他蹲下来拨开当中的一簇，手指在入水的一刻，感到的除了冰凉，还有被锐器蹭刮后的刺痛，食指的指尖果然被划开一道伤口，在缩回手的瞬间，海然看到了水底分明种着陆生的植被，花树的枝头悬着一滴新鲜的血。

笑声大概来自很多人，不同的音调，有闷有尖，刚准备回头再去寻觅声音的来处，

接连的失重又让他措手不及。落水前，他看清楚了从背后推了一把的人究竟是谁，他幽灵般地站在背后，淡然一笑，不是那些笑声的来处。海然本想唤出他的名字，花瓣托住他的身体慢慢淹没在水中，一如包裹尸体的棉帛，在悄悄将他送进另一个隐秘的聚落。池水侵上来的凉意很快冻住了他可支配的肌肉，丧却掉沉没前负隅顽抗的本能。海然的只言片语消弭在池水，“曹雪芹”，他从没想过原来吞吐出三个字需要耗费那么大的气力，一会儿的工夫，一堆新的花瓣填补上了海然落水处的涟漪，乍看过去，一切如初。

他看到了月亮，缩在池底，不需要去确认，海然比谁都确信，即便那是沉进水底的光轮，他还是领受到了月光的温度。挪动胳膊，出奇得顺利，尽管谙知自己正宛似虫蛹悬在花树的枝头，他还是没有感受到充盈的液流给他带来窒息与阻力。后颈的粗布被戳穿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尺寸刚好能把他的身体挂在枝桠不上不下，均匀的呼吸让他的鼻间冒出一连串透明气泡，朝着池底月亮的方向一股脑飞去。张目环视，长衫上留有触目惊心的血痕，他这才想起在刚刚的“溺毙”前是如何被凌乱无章的枝杈刺穿皮肤，那些包裹住自己的花瓣又是如何被溢散的鲜血点染出零星的斑。

手掌上的伤停住渗血，口子发痒，他知道那些划痕正在以一种可感的速度加速愈合，伸手用力撕扯开固定住他没法动弹的布洞，指节勒痕带来的扯痛又异常灼热，纤维崩裂后，他摆脱了这棵古怪诡谲的花树，本以为他会因此自由，甫一脱离，立马有股无法抗衡的外力牵引他的躯干向着与池底月相反的方向降落。他挥臂扑腾，外衣却像有千斤重，身体在几秒后上下翻转过来，水中

似乎的确存在一只拨动全身的手在不断调整他落体的方位。他在以一种同以往完全倒置错乱的姿态下沉，被一同剥夺的，还有肢体随意运动的能力，几乎是在同时，海然窥见了这棵花树的相貌，虽只是一角，树干的巨硕一时间让他搁下了对其品类的好奇。它是没有叶子的，除了正值凋零的花，就徒有斜曳旁出的枝干。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望见吊挂住自己的那根树枝，尖端还有块不规则的粗布在水流中飘摇，更高一些的枝端，稀疏地垂着几个类似人形的挂件，身长明显有别于粉白的落花，分辨出它们的形状并不困难，海然向后退几步，试图览视花树的全景，在确定挂饰坐标的同时，他又默数起这些人蛹的个数，一、二、三、四、五……九、十、十一，每一个都同他最初一样被花瓣层叠包裹，绕成一个规则的环形排布在花树的角落，他掉落的位置恰好就在这个圆环的中心。它们大多是成人的大小，唯有一个相形之下更趋近幼童的身高，即使被花瓣遮盖住了身段，仍能觉察到它们纤弱的形体。是十一个女子围成了钟面的表盘，按理说应该是十二位才对，他因为呼之欲出的猜想脊柱发凉，空缺的那个“十二”自是知道是谁，正是他此行的目的，林黛玉。

海然终于意识到，沉在水底的不是月亮，而是他自己，目光所及的池底实则水面，真正没在水底的其实是他本身。他掉进的是一个上下颠倒的倒影世界，陆上的大观园被倒错而颠覆地投射，一切物什都在被不知名的重力吸引，包括他在内无一例外。他在原地竭力向上弹跳，渴望能扑腾起来摆脱引力的束缚，无功而返后，他又端详起月亮，转而开始朝月光的方向漫无目的地奔去，不知是走了多久，听不见喘息的急促，任何的震

颤与响动，一旦发出都立马消逝在水中，胸腔内剧烈的起伏让他弯下腰。他与月亮之间，一直保有固定的距离，像是他每向前跨三步，那月亮就刻意跟着一同向后退三步，是无论多远都没法达至的路途。

花瓣依旧随着气泡浮游，有两三点的落花吸附在他的颊间，海然顺势弹下，抖落的刹那，他瞥见那些粉白的圆点，仿佛在遵守着某种行进的规律向更未知的混沌延伸。他头也不回地随之而往，面前竟是水底的大观园。倘若《红楼梦》是真实存在过的悲欢散聚，那这里的陈设活脱脱就像是遭遇灭顶水难的大观园存留至今的断垣，不过因为上下的颠倒让初进的海然感到一阵苍凉的可怖。他又闻见了那阵香味，比陆上的相逢疏淡了几度，或是因为水里的扩散，又或是因为别的，坠水前“曹雪芹”畸形的愁容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清晰，他跌跌撞撞地沿游廊不容休止地逡巡，隐隐感觉他在林黛玉的脸上似乎见过那份悲苦。

回到沁芳桥的位置，他没有过多地停驻，特地留神了一下自己被推落的位置，再三确认过周围没有“曹雪芹”的躲藏。花轨是在潇湘馆前中断的，他静立仰望着门口的匾额，与他记忆里的规制并无二致，可明明陆上的潇湘馆在昨夜刚被一片焚毁的竹林取代。他摸了摸门外的墙壁，生怕眼前的楼阁会在转瞬间化成虚影，沁骨的寒意隔着水流透过来，海然无比确信这就是潇湘馆的本体。这应该就是了，是他一路赶来找寻的终局。他长舒一口气，抬起手腕握住门把，决心推门前，回头眺了一眼月亮，惨白又清朗，在同它对视的那一刻钟，冷光忽地眨动，余波里的圆轮泛起几道纵横的褶皱，像等这一刻等了千百年的迟暮老人。

信号是在沁芳桥边中断的，满屏的雪花击碎了松明幻想中的转机，他是后来才发现另一端熟睡中的“曹雪芹”突然猝亡，迅速到让他根本来不及把注意从搜寻海然的讯号中收回。他在酣睡中再无睁眼的可能，或许是永远留在了那场荒唐的大梦但愿长醉不复醒，警报声响，后台已经监测不到“曹雪芹”意识的流动。松明的四肢开始不受控制地摇摆，他坐回操作台，旁若无人地输入着什么费解的符码，闪烁的指示灯把实验舱的地板晕染成石榴籽般的红，扑闪的红光下侧空荡无人的舱体逐渐吞噬掉松明的身体，他平整的嘴角在玻璃门后抽搐了几下，红光渐亮，很快又纹丝不动。

八、镜中花

他顺着回廊匍匐向前，或许是它的出现过于不合时宜，这让他恍惚间没有疑窦周身的池水都去了哪。尽头虚掩着一扇门，缝隙透过来一道明晃晃的光把海然的脸孔划成两半，一半亮得毫无血色，另一半暗得黑黝阴沉。脚底跨出的每一步都能听见回声的环绕，笔直的走道并没让他走出直来直去的空间感，踏步的同时，这条回廊像是也在随着一起旋转，倒错的天地在无知无觉的时刻已经复原了常态，那股强有力的牵引仍旧摆脱不得。待他推开第二扇门时，他终于找到了她。

是林黛玉，坐在梳妆镜前审阅着颦颦微蹙的眉头，手里攥紧一沓写满墨字的诗稿，发簪上耸着一朵绵软无力的花，裙底四散开数不清的粉白圆点，犹似置身一片寂寥无人的雪地，无论怎么取暖都抵御不了从足底氤氲上的薄凉。

海然停住了，没有因为答案的唾手可得耐不住焦灼直直上前，不敢迈步的原因，除了突然的断层让他没想清楚该开口说什么，房间的地面也让探试着迈步的他感到一阵奇异的滑腻。没等他蹲下身，他很快看清了这间房一览无余的陈设，地板铺上的是镜子，墙面粘黏的是镜子，屋顶贴合的还是镜子，而林黛玉的梳妆镜坐落在与他斜对的角落，显然房里没有窗户的采光，暖黄的色调依然泼洒进每一面镜子的背后。离他或近或远的位置，零散地码上很多有他见过、有他没见过的镜子，古铜镜、照骨镜、六鼻镜、无疾镜、云纹镜、规矩镜、辟邪镜，一环套一环地围成不规则的圆，摆出的形貌似乎在刻意遵循某种法阵的纹饰，他站在原地，恰好能看见地上的那些个镜子正反照着他失魂落魄的局促。海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的晕眩，仿佛从错落有致的镜面看见的是不同的自己，共享着一模一样的皮骨，躲在反光后的却是形态各异、狰狞阴森的内里。

他挥挥手，前方死盯住自己的镜像作出了同步的反应，往前了几步，镜里的他立马向跟前凑近，脚下远远近近的人像却变换着不一的姿势，或站立，或躺卧，或盘坐，或无形的人影击搏，海然知道那些都是真实的他，只不过统统不是现在的自己。他继续朝林黛玉的位置踱步，强忍住涣散的精力控制着自己不要旁视镜子里的虚影，地上的镜面好像特意被涂抹上油脂，还没走几步，一个踉跄没稳住，海然又重砸在地。痛感是在摔倒后过了好一阵才涌上来，砸毁的碎片割伤了着地的皮肉，裂痕最斑驳的一块镜面细分成不胜枚举的小块，每一片的大小迥异的反光里，舒展开的是他殊异的脸色。这一块的他开怀地笑，上一次目睹自己这般的狂妄可能还得追溯到和松明差不多大的年纪；

另一块的他怨声载道地叹息，似乎是在他走进《红楼》前就一直挂在脸上的阴郁；那一块的他双眼紧闭地哀悼什么，刚从葬礼的现场悲天悯人地离开，逼回几近夺眶的眼泪，在佯装满不在乎的镇定。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碎片，无序地裂变出他曾经拥有过的表情，每一块都能叫得出来名字，甚至还能复原出当时的境遇，刺进皮肤的那块滴上了几抹朱砂色的汁液，在那块瓶盖大小的区域，海然窥见了他闪着贪婪与企盼的饥渴。

再抬头，暖黄的柔光渐弱，转而接替的是翡翠色的绿，他加快步子向一动不动的林黛玉不断接近，快要走到她身后的时候，海然忽地觉察哪里不对，她早该察觉到自己从刚开始就一直没停过的动静，但从头至尾都没更换过动作的幅度，梳妆镜里是凝固的凄苦。他试探地绕到她的侧面，不再顾虑是否踢翻了地上的密集的排布，咣当咣当的声音像梦醒前的一支终曲，他扮演起敏捷的猎手在捕杀前与猎物做临行前的对峙。玉色的绿光把他们各自的面庞藏了一半进入永夜般的黑，梳妆镜这边端坐的不是别人，是穿戴着林黛玉装束的薛宝钗，她的视线从梳妆镜中移开，迎上海然快要向后栽倒的肢体，与错愕的他默默对望。

谁都没有打破这片死静，薛宝钗把头扭回去，镜子里突然闪出一帧松明的面孔，她指了指镜子里一闪而过的影像，他好像读懂了她的意思。他们在无言的僵局一同端详起面前的镜子，海然端望梳妆镜里的自己，古铜的色泽给他刷上一层古旧的脂粉，镜子闪动的那几下，他发现自己紧皱的眉头拥有和林黛玉肖似的纹脉。薛宝钗碰了碰画面接连回闪的梳妆镜，衣袖蹭刮到镜面的瞬间没有因为阻隔而下垂，反是直接被抛进镜子背面的空间。海然下意识地做出了相同的举动，

如出一辙的结果让他相信镜子的背后一定别有洞天。他把手伸进去，没有碰壁的回弹，是真的能够逾越进镜里的世界。他毫不迟疑地闯进去，身后的薛宝钗紧随其后。

与其称之为宝钗，不如还是唤他松明更加合适，那是他沉浸拟象空间为了追寻海然选定的角色，起先的他被倒挂在水底的花树，挣脱后和海然一样坠进水底的大观园，他们刚好在清醒的时间错位。松明循着花轨走了好一阵子来到蘅芜苑，他就是在那扇门后，被镜面反射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恢复视力后，第一眼望见的就是旁侧满脸不可置信的海然。

梳妆镜后果真有一方媚态百生的园地，陈设与景致似与大观园不同，宝钗认出了高处的亭子正是唐明皇登临过的沉香亭，那是他们唯一能看清的楼台，海然没多过问地直向亭子跋涉，空气里悠荡的暖意烘干掉了他自打落水起就游在骨子里的凉意，曲径的花树一字排开，还是粉色碎瓣，颜色似比水底的落花更深哑了些，宝钗知道这些就是海棠不错了，他们置身的景观就是那幅《海棠春睡图》里的一隅。

醉颜残妆的杨妃在侍女的搀扶下缓向亭间行走，鬓角凌乱在面庞两侧，金钗低垂在无精打采的发髻，远方传来唐明皇高声地谈笑，好似没睡醒的不是杨妃，而是满院子栽种的海棠。天上溘然间降下雨雪，宝钗摊开掌心接捧了一把，触及的并非是一滩融化的雪水，是被撕碎的宣纸被切割成了雪花的形状，海然拎起一张看了又看，大概是诗稿绞碎来的。纸片越攒越多，从沉香亭飞出的金钗掉在了纸片堆里，一会儿的工夫就被埋葬得失去踪迹。亭子里没了游耍的杨妃与唐明皇，他在离目的地还有几步的位置，看

见了独坐亭里的林黛玉挎着一只竹篮在向下滑撒着细碎的纸屑，有泪顺流而下滴在篮里，洒开诗稿的墨痕，轮廓了了的文字瞬间化成了一枚铜钱般大小的圆。

他们拾级而上来到凉亭，林黛玉方才的位置空有几滴泪斑，海然瞅见与宝钗来时的那面镜子中反射出实验舱内明晰的投影，空无一人的操作台前，屏幕上被放大的警报贯穿了整个空间，负载的超量让舱体温度一路飙升，试验者的生命体征也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异常，他知道再这样下去，捅出来的麻烦就不再是他们两人可以解决的。恐慌中，他锁定住了假山背面的林黛玉，他们继续跟着她在画里游，走进假山的洞穴，石壁上的反光是另外一面镜子。林黛玉和她掉满一路的纸屑消失在镜前，宝钗本想拉住远去的她，最后还是差了一点，海然不假思索地跟进去，没带半分犹豫。

这次，是他辨识出他们身在何处。《燃藜图》，那幅在进入太虚幻境前引得宝玉不悦的图画。只是“天禄阁”三字，就唤起了海然在编写《红楼》之初的全部记忆。

黛玉像故意地想让他们发现自己似的，一路撒下的白屑让他们轻松地顺着她的逃亡轨迹寻上来。攀至阁顶，那些宣纸上的墨字才断在门前，宝钗伏在门上的纸窗向里探看，那黛玉像在暗中独坐诵书，对着烛台上的一团火说着些什么，海然隔着门听不清她的言语，同时觉得黛玉的行径有些离奇。他想起了什么，凑近去望那盏烛火的来源，是他熟悉的青藜杖，并非凭空而来，握住那根木杖的也不是旁人，正是他一手缔造的“曹雪芹”。

可宝钗看不见“曹雪芹”的所在，唯独能看清他的只有海然。他没有对她多说什么关于“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对话，帷帐后，倒

是宝钗发现了一道偏门，他环顾阁顶的布置，谋算着若顺此门静悄悄地踏入，自己刚好能够站在林黛玉身后的位置。偏门旁的房间，案上摆着一把匕首和一条白绫，他取下那条白绫径自往偏门去了，太过的顺利无阻不免让海然警惕是不是伏击着什么危险在等他跃入，默数了三声，屏住一口气走进房间，青藜杖上的烛光是在他和“曹雪芹”对视后立马熄灭的，阁顶的房间猝然被泼上深不见底的浓黑，偏偏海然手里的白绫成了暗里独一能反射亮光的物什。

他一通胡乱抓夺，适应了不会复燃的黑暗，仿佛拥有了夜视的能力。林黛玉保持着伏案诵书的姿态，骤暗的房间似乎并没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她执握住毛笔在宣纸上又书写什么，对步步紧逼的危险全然不觉。为了更决然地发力，他把白绫在双手上缠了两道，平缓地走到林黛玉的背后，他甚至感到如释重负的轻盈。

绫带缠上脖颈，她下意识抬手想挣脱这突如其来的蛮力，海然握着丝线的手不停发颤，他发出震耳的吼叫，盖住了含混的求救。她身躯的起伏慢慢变得平缓。海然看着她一点一点归于岑寂。

天禄阁在崩塌，房梁只是摇了几下，阁顶的房间在转瞬间分崩离析，他悬空跌落，

神情恍惚，像被抽干了灵魂。水底的花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移植到了天禄阁下，海然悬在正中，目睹着大厦轰然的崩塌，而被白绫裹缠的林黛玉，刚刚好落在那个人蛹表盘上，空缺的“十二”。

九、林黛玉

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见眼前好像有人走来，宝玉茫然问道：“借问此是何处？”那人道：“此阴司泉路。你寿未终，何故至此？”宝玉道：“适闻有一故人已死，遂寻访至此，不觉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谁？”宝玉道：“姑苏林黛玉。”

方益，男，2000年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在读，曾任上海《检察风云》杂志社记者，作品散见《中国校园文学·青年号》《广州文艺》等。

责任编辑：王鑫

南京的 火光

◎赵柏田

一、东南当立

1920年春，当竺可桢在武汉埋头编写地理讲义时，他朋友们的事业正处于持续的上升期。在北京，胡适出版了白话诗集《尝试集》；在上海，数理学家胡明复日复一日地从事着《科学》月刊的集稿和出版；南京的胡先骕等一帮年轻的植物学家，正计划着直皖战争结束后去浙江、江西采集植物，以作将来川滇考察的热身。

竺可桢准备前往就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此时，在郭秉文校长领导下正筹议改名国立东南大学。

日后被誉为“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是美国伍思特学院理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首位中国博士，自掌校之日起，就致力于在南高引入美国大学模式，南高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哥大的痕迹。

1919年，郭秉文校长和教务长陶知行（后改名陶行知）携手，废除学监制，广延名师，倡导学术自由，南高气象为之一新，被称为“大改革的一年”。从进入南高的第一天起，郭秉文已经有更大的设想，那就是突破师范设置学科的限制，寓师范于大学，把南京高师办成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

建筑风格华丽而又洋气的南高校园，系两江（旧称三江）师范学堂原址改建而成，这块地原是北极阁明代国子监旧址，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亲自选定。1904年出版的《东方杂志》曾如此评价建设中的校园：“校舍俱系洋式，壮丽宽广，建筑耗费，不亚于日本帝国大学。”

当竺可桢决定加入南高之前数月，1920年4月，郭秉文刚刚在校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有着“庄重、善谈、绅士般的学者风度”的郭秉文说服他的同事们，在南高校址及新近获赠的南洋劝业会旧址上建立一所新大学，定名国立东南大学。

当郭秉文作出这一重要决定时，南高已从初创时期的只有国文、理化两部 and 国文专修科，扩展到七个专修科和八个系，突破了师范界线，初具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就文史地部而言，初创时期的南高虽未能聘得久享盛名的林纾、刘师培、辜鸿铭等人，却也请动了耆儒学者王伯沆、柳诒徵加盟。王伯沆精治小学、经学，学问渊深，一派名士风度。柳诒徵，字翼谋，前清优贡生出身，工古文与诗，又善作擘窠书，圆面修髯，喜谈论，声若洪钟，在南高讲授中国文化史，叫板北派史学名家顾颉刚的疑古派，也是鬼然一大家。

但就竺可桢将要任教的地质学和地理学诸学科来看，南京高师的情形并不理想。1920年初，教育部派员来校查视，发现地理一科“缺陷尚多”，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地文学等主要课程未能教授完竣，学生报告“东鳞西爪，抄袭成文，鲜有心得”。

不过郭秉文的推动综合性大学的步履不会因此而停止，引进竺可桢、杨杏佛等学科教授正是推行他的新教育思想的重要一

步。其时，国立大学惟北京大学一座，东南当立，舍我其谁？

1920年底，“国立东南大学”之名获国务会议通过。翌年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高”和“东大”双轨并行，郭同时兼两校校长。尽管本校评议会和教授会联合会议早就作出南高并入东大的决议，但直到1923年6月的毕业典礼，这一决议还没有获教育部通过。郭秉文决定不等北京的老爷们了，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乃在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上高调宣布，“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国立东南大学冉冉立起，郭秉文“寓师范于大学”的理念终得变为现实。

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由各界名流组成的校董事会成立了起来。工笔彩绘的17位校董的头像被请进了东大礼堂，悬挂在最醒目处。张謇、蔡元培、王正廷、袁希涛、聂云台、穆藕初、陈光甫、江谦、蒋梦麟、荣宗敬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或为耆德硕学，或为教育名家，或为实业巨子，无不名重一时。

校董会权力独大，取代了原先的最高议事机关“评议会”，教授治校成为一句空话。权力结构的这一重大变更，已为日后的校园分裂冲突种下隐患。郭秉文虽以平衡术见长，但他治下的东大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跛行的。

郭秉文在南高（东大）的另一件大事，是给了倡导“赛先生”的中国科学社一个家。中国科学社和南高都是1914年落地，1918年夏，科学社大批骨干归国，因张謇的引介，也是郭秉文有意吸纳，南高专门在口字房对面拨出一间平房，以作科学社南京事

务所驻地，筭路蓝缕中的科学社在上海大同学院以外又有了新家。竺可桢加盟南高（东大）前的1920年3月，中国科学社迁入成贤街文德里作为社所。

郭秉文抛出的一间平屋，很快获得了回报。学成后先期回国的科学社成员，如发起者中的周仁、过探先，早期骨干成员邹秉文、钱崇澍、张子高、王璉、孙洪芬等，都相继应聘南高。1918年后，任鸿隽、杨杏佛等回国后，南高更是成了科学社成员云集之处。

稍后的1922年，被胡适称为近几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社址成立生物研究所。倡建者秉志、胡先骕、钱崇澍等都是东大生物系教师，许多仪器也是从东大借来。其时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东大生物系，虽分属两家，却形同一体。

“五四”后的中国，是一个思想学术的春秋战国时代，新派旧派，众说纷纭。北大的胡适、陈独秀一派，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南高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一派，则反对白话文。北方历史学家主张“疑古”，南京的柳诒徵（翼谋）等人却喊出“信古”。虽非意气之争，总有相互叫板的意思，而论争的双方，大多是竺可桢的同学、同事，其间也不见他选边站队，因其科学的态度是要看到各派的确切事实，而不是简单地评说谁是谁非。

平心而论，其时南高（东大）文科方面的实力已不逊色于北大。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等人都是文史哲领域一等一的高手，梅光迪和吴宓主持的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衡》杂志和“学衡派”，也表明了南方学人一贯的反激进态度。满口国粹的“学衡派”与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

国科学社同处一校之内，留学生与国学大师通力合作，这是南高最可自负的，也正是郭秉文期望的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以上，可说是竺可桢1920年初入南高（东大）时的大环境。

三、盛会

1920年5月，竺可桢在武昌收到南高物理学系教授胡刚复来信，催问来宁时间。胡刚复是胡敦复和胡明复之弟，首届庚款留学生，以X射线的研究斐然学界。胡刚复在信中对竺可桢说，南高的朋友们都盼他早日东下，科学社更需要他快些来南京，郭秉文校长也在等他的回信。

7月，竺可桢携眷坐船抵达南京，受聘南京高师任地理学教授，兼任数学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艺专修科地质学两课的教学。为表对妹夫一家来宁的欢迎，张默君招待他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游了一回玄武湖。

8月，南高开办暑期学校，本校教授多有义务授课，竺可桢作《谈天》的讲演。演讲员表格竺可桢的登记信息为：竺可桢，藕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地理科博士，前武昌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地质学教员，现任本校教员兼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

其时，南高设文史地部，刘伯明为主任，下设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四系，地理学教授唯竺可桢一人。还没正式开学，中国科学社的第五次年会即将在南京召开，在南高的杨杏佛、胡刚复、竺可桢一起参与会务。

8月15日，盛会首日，上届年会缺席的任鸿隽社长带着未婚妻陈衡哲赶来了。胡适也从北京赶来了，《科学》月刊最任劳任

怨的编辑、上海大同学院任教的胡明复也来了。令科学社同仁欣喜的是，辞去康奈尔大学教职刚回国内不久的赵元任，也专程来南京和朋友们相见。

成贤街上科学社那两幢南北小楼让赵元任博士兴奋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以一种咏叹式的语气写道：“好哇！中国科学社！美丽的大门，两面旗帜，漂亮的楼房，瞧！都是谁在这儿，MK Tang, KL Yin, 胡明复！胡敦复，任鸿隽，CK Huang, 胡刚复，邹秉文，MC Hu, 竺可桢，杨铨，ST Wang, CL Lan。”

据说赵元任这次回来除了与朋友们欢晤，是要去常州老家与一陈姓女子解除包办婚约，为另觅佳偶作好准备。另据知悉内情的朋友讲，赵博士不打算回美国了，清华学校（此时尚未定名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南高的郭秉文校长都在抢着聘他，花落谁家尚未真正分晓。

竺可桢在会上宣读了去年考察西湖探究其成因的一篇报告，赵元任作了一场关于太阳系的科普讲演，紧接着，竺可桢又作了“火星通信之研究”的讲演。五天会议期间，竺可桢又是论文宣读，又是科普讲演，又以查账员身份作会计报告，还与胡适、王璉、钱崇澍等15人当选《科学》月刊编辑员，可见社友推重。

南京会议期间，胡敦复和胡适等人还透露一个消息，中国学界运作已久的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华讲学一事已有眉目。据闻罗素将在中国巡回讲学一年，届时也会受中国科学社之邀到南京来讲一课，目前为罗素访华物色一名文理皆通的翻译。

消息引起了大家的一片欢呼。对于罗素，这个出身于英国曼摩兹郡贵族之家的大

学者，在座科学社同仁均不陌生。此人不仅在哲学、逻辑和数学上成就斐然，且在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思想历程，更是经历了从新黑格尔主义到唯心主义再转向新实在论的三变。南京既为中国科学社之大本营，南京成为罗素中国之行的重要一站，合该有此殊荣。

时间飞快过去，转眼到了10月，罗素带着同居女友勃拉克女士果然来南京了。陪同罗素来南京的正是赵元任。这是罗素继在北大讲座后的第二讲。罗素把南京作为他一年在华讲学的起点之一，足见他对中国科学社的重视。

中国科学社在复成桥地方公会设宴招待罗素。10月14日，下午二时，罗素在成贤街社所发表演讲《爱因斯坦引力新说》，胡刚复主持并作欢迎辞。演讲结束后，罗素与科学社同人在南京“柳门”前合影。合影中可以看到，竺可桢站在前排右五的位置，右一是赵元任，罗素和他的女友在画面正中。

四、新地学

武昌两年沉寂后，竺可桢在南京的教育事业终于开张了，其荦荦大者——在东南大学创设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创立了统合地理学和地质学于一系的学科模式，培养了包括张其昀、胡焕庸在内的一批地理学人才。

在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中，地理学是依附于历史学的。竺可桢曾说，“地理”二字，在过去“全是政治地理的代名词”。1913年初教育部颁行《大学规程》，大学分“校—科—门”三级，大学文科之下设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理科之下可设地质学门、矿物学门。同年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规定,高师本科设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物化、博物六部,史、地合为一部,气象学在数理部,矿物及地质学被置于博物部。史地部科目分为七种,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这种学科设置的目标,主要是培养中学师资,而不是各个学科的专业人才。这显然有悖于郭秉文校长“寓师范于大学”的大学理念,更与竺可桢在哈佛所熟知的那一套学科设计颇为不同。

1920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一览表》显示,新学年开学时,竺可桢在南高开设了地学通论、世界地理和地质学三门课程。他是置于“文史地部”之下的地理系主任,也是这个系唯一的教员。但在接下来的南京高师改设东南大学的计划推进中,地理学并没有纳入最初的系科规划。初来乍到的竺可桢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来为自己的学科争取地位。

伸出援手的是陶行知。这位终生致力于乡村师范和平民教育的教育家比竺可桢小一岁,此时是手握实权的南高教务主任,还是竺可桢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友。新学期之初,在讨论未来的东南大学组织架构时,陶行知明确提出在东大设立“地学系”,并声称这一设想是拿北大、厦大、北洋诸大学的办学章程作比照后提出的。

设立“地学系”的设想很可能来自竺可桢的建议。1919年进入南高读书的胡焕庸的回忆可为佐证:“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先成立地理系,竺先生认为地理系范围过于狭窄,乃改为地学系。”

“地学”与“地理”,一字之差,缘何境界大异?科学社立社之初的宗旨任务中有一项是“审定名词”,竺可桢弃原有的“地理”不用,而以“地学”代之,也自有其深切用

意。那就是用“地学”来表达一种不同于传统地理学的“科学的地理学”,亦即后来被竺可桢及其弟子张其昀所称的“新地学”。

这个提议被郭秉文校长和校董会采纳了,1921年3月,竺可桢出任东南大学第一任地学系主任。这一系包括“地理气象”和“地质矿物”两个学门,下一步目标是逐步扩展成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子学科,先行开设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质考察等课程。这样的系科结构和课程体系,实际上是移植了一个“小哈佛”到东南大学,如同竺可桢日后所说,他领导的地学系都是以哈佛为“偶像”的。

除了自己主讲“地学通论”等三门课,竺可桢在原文史地部地理系教员之外,又聘任了曾膺联、白眉初、王毓湘三位学者先后讲授中国地理。没有专门的地质教员,自称“门外汉”的竺可桢赶鸭子上架,亲自教授地质学课程。

地理学人才的缺乏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亦属常态,接受现代西方学术训练的留学生中,习地理者向属凤毛麟角。竺可桢在东大的五年,一直苦于请不到好的专业教师,为此他曾写信给郭秉文校长,建议派遣本校毕业生赴欧美专修地理。

张其昀是竺可桢在南高(东大)的高足。他在南高文史地部的表现太出众了,以至于1922年来南高讲学一学期的梁启超对他有如此评语:“荆公所官,谢山所产,前修未远,勛哉!”前两句是对张其昀的老家浙江鄞县的赞美,王安石策动十一世纪那场著名的改革前曾在那里做过县令,鄞县也是七校《水经注》的乾嘉史学巨擘全

祖望的家乡。

张其昀出生自浙江鄞县西南乡里仁堂的一个乡绅家庭。1919年张其昀报考南高，因长得矮小，差点因体格不及格落榜，本校国文历史教授柳诒徵出面疏通方被录取。张其昀学术思想的形成，受南高教授、《学衡》创始人之一刘伯明的影响为深，“主张哲学与史学应互为表里，人类文化史应以思想史为核心”。他在文史地部主修地理学，走的是柳诒徵的人文地理一路，即所谓“追踪二顾之学”——顾亭林的史学和顾景范的地理学。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则完全师承竺可桢。

另一弟子，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情形又有不同。胡焕庸来自以出产陶器著称的江苏宜兴，和张其昀同届，也是1919年考入南京高师的。在文史地部这样一个文科占上风的地方，显然，新来的老师那一套哈佛地学课程更对他的胃口。南高毕业，胡焕庸在扬州的中学做了一阵子地理教员，就去法国巴黎大学专习地理学去了。

五、六朝松

在科学史家的叙述中，竺可桢是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驱动下于东南大学创办地学系的。竺可桢1921年7月撰写的《我国地学家之责任》一文，即可作为佐证。

这篇文章讲到了他在归国途中遭遇一个狂妄的日本人的故事，这次遭遇告诉竺可桢，中国一直处于不怀好意的邻邦的窥视之下，危机始终没有解除，政治家因缺乏地理知识而酿成的大错，比比皆是。他借用顾炎武的兴亡名言，提出中国的地学家应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类）及动植物、

矿产为己任”。^①

这种“雪耻”的意识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感，或可视为竺可桢30岁那年创办东大地学系的初衷。不过把地学从文科羽翼下拉出来建设成为一门科学，从先前只注意“在哪里”，到多问几个“为什么”，从先前只知“叙述”，到作出“解释”，却是出于一个科学家的求真意志。

东南大学校园操场东侧有一处三开间平房，屋顶饰以茅草，四周有梅十余株，环境雅洁，人称梅庵。此处是为纪念本校创始人、两江师范校长临川李梅庵而建，郭秉文校长宴请刚入职的新教授，也会在这里设宴。

梅庵面临一小池，池畔一老松，人称六朝松。但据本校植物学教授胡先骕考证，实际上是一株柏叶松身的桧，树龄也仅数百年，大约为明季之物。老桧树顶曾为雷火所击，一枝拗折如虬龙，桧下植梅十余株，品种有珍异的贴骨红（表里皆红，与贴梗海棠相若）与绿萼，花开时吸引看花人无数。

从进入南高起，竺可桢的日记中开始频繁记录物候。玄武湖的柳树与樱桃、太平门义农会的桃李、灵谷寺的牡丹，每年各个时节准时来去的燕子、布谷鸟、大雁，都是他的观测对象。随着考察范围的扩大，汤山、岩山、紫金山、栖霞山、燕子矶的地形、地质和生物，也一一进入他的视野。这些游动的观测点之外，他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小型的测候所，好开展他的气象研究。梅庵地势高敞，是理想的建所位置。

1920年初冬，竺可桢在六朝松一侧的空地建起了一个小型气象测候所。郭秉文校长拨了一笔款子，专门从德国订购了百叶箱和测温、测湿仪器，作气象课学生练习之用。日常的观测由竺可桢在武昌高师的弟子鲁

立刚（字直厚）专门负责。鲁是湖南人，毕业后家里安排他做中学教员，月薪可得60元，来南高做助教兼研究生，月薪只有40元，他还是选择了来南京。

早两年进入南高的胡先骕，茶余饭后常喜来梅庵盘桓，与文科教授王伯沆、柳诒徵看花倚树，清言酬答。后来，一起办《学衡》的梅光迪、吴宓也经常来这里。文人雅士吟诗清谈的时候，竺可桢或许正在忙着观测记录计雨器里的雨量。

商科教授杨杏佛有时也会到六朝松一带转悠。那时的杨杏佛已因商科迁往上海一事与郭秉文闹得很不愉快，被失意笼罩的杨在此地赋诗《新感》二首，中有“毁贵以立名，所求安可知。阶级既当弃，党社复何为。新暴易旧暴，谁能言是非”诗句，似乎为日后的东南大学风潮提前作了预言。

与测候所落地生长差不多同时，这年冬天，竺可桢和张侠魂的第一个儿子竺津出生了。两年后，江南的梅雨季里，他们有了女儿竺梅。

1921年5月，根据六朝松气象测候所提供的数据整理的《南京气象报告》由东大《史地学报》刊印。这份月报是他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共同发起，主要用于发表师生著译作品。此后的三年时间，《史地月报》逐期刊载各月的南京气象报告，并与中央观象台、徐家汇天文台、军山气象台交换资料，还送往江苏省昆虫局、棉作研究室等农林部门。这些报告一般署名“竺可桢教授编制”，也有不署名的。

1921-1922年，是竺可桢来到高师（东大）后取得重要收获的年头，汇聚着他众多心血的《地理学通论》铅印出版了，以讲义为基础的《气象学》也已成形，有望刊行。他

还与人合作翻译了英国汤姆逊的名著《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还准备把他编定的《地文学》与秉志的《动物学》、任鸿隽译斯宾塞《教育学》一同出版。

他对学生悉心指导，不论课内课外都循循焉焉，也为他赢得了口碑。学生们议论，“同学自修，课外研究，策勉指导之助，得诸柳师、竺师者尤多。”

他指导陈训慈撰写关于世界石油问题的论文推荐给《东方杂志》发表，指导朱炳海翻译美国气象学家威列特的《雾与航空》一文，发表在《科学》杂志。学生们从中外报刊摘录了地理新信息，经他审定后编成《地理新资料》在史地月刊推出。他还指导胡焕庸、张其昀、向达等八个学生，翻译了美国地理学家鲍曼的《战后新世界》一书，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急需一套好的中学地理教科书，他又推荐张其昀主编。

六、北极阁

1921年下半年起，“北极阁”开始频繁出现在竺可桢与同事的谈论中以及给校方的报告里。

北极阁，亦名钦天山、鸡鸣山，是南京城墙边缘内侧一个海拔不过百米的小山丘，靠近东大校园。早在南北朝刘宋年间，此处就设有日观台（后世称司天台），有专门的官员观天象、测风候、编制历法。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在此建有观象台，又名钦天台。康熙后，所有观测仪器全都移置北京，一瓴一甍，荡然无存。到民初，这里已是一个荆棘丛生的荒山，山顶的北极阁道观也成了片颓垣残壁。竺可桢设想在这里建一个气象台。

本年12月17日,竺可桢向校方正式提交了在钦天山观象台旧址建气象台的建议。经东大评议会讨论,获得通过。校方决定组织一委员会专司此事,竺可桢、柳诒徵、王伯秋都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事却被南京自来水厂横插一杠子,该厂也看中了这个地方,要在钦天山建一水塔。

郭校长对此事极为重视,亲自致函上峰,力陈在钦天山观象台旧址建气象站的意义。在给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呈文中,郭秉文把天文地理用旧学话语称作“象纬之学”,把气象学家称作“司天者”。他说,“象纬之学”与民生日用关系至为密切,竭力主张把与校舍毗邻的北极阁山麓划归东大,建观象台一座,“用为东南学术之光”。

除了呈文江苏督军,他还写信给江苏省长、金陵道尹、地方公会会长等地方头面人物,请他们“鼎力匡襄”。

佘山天文台对东南大学北极阁建观象台一事也非常感兴趣,来函说,如果此事能成,愿将全部观测仪器移拨,将两台合并。竺可桢去信表示感谢,但他也表示担忧,搬运费加上建筑费用,至少需银十万元,到哪里去弄这笔钱?

到这年底,北极阁观象台一事仍在纸上谈兵,估计是自来水公司方面不卖账,建水塔一事不好通融,但更可能是有地头蛇从中作梗,遂使省署批文成为一纸空文。竺可桢眼见建台一事本学年内难成事实,六朝松测候所又地形逼窄,新购仪器到后更不敷用,学期末曾写信给郭校长,请求将东操场之东南角划出一部,临时作为测候所之用。

其间,东南大学方面一直没有放弃跟地方沟通的努力,一直到1925年竺可桢离开东南大学,北极阁山上界址的事还在磨个没

完,建观象台更是无从谈起。1928年,竺可桢为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筹建气象研究所,才在北极阁建起气象基地,并作为气象研究所的永久性所址,这已是后话了。

七、口字房失火

鲁直厚做事勤勉细致,他一个人包下了六朝松测候所的所有观测任务,测得的气象数据每两月汇成一篇“南京气候报告”,在《史地学报》按期刊出。北极阁观象台因界址纠纷,建台事已被无限期搁置,也只有六朝松测候所可以给学生们练练手了。

1923年初,竺可桢的《气象学》作为商务“百科小丛书”一种出版。此书全面介绍了空气组成、太阳与空气之关系、各种大气现象及其成因、各种气象要素及其测定。论及气象学之起源及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历程,谓:

气象一门,起源特早,关于气象之歌谣,载在我国古书上者,不可胜数。如《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至于《礼记·月令》一篇,全部几尽为时令节气之记事。

用气象考古学家的眼光检视经史子集、方志、歌谣、游记和古人日记,从中发现历史气候的材料,沿着这一独特的治学路径,竺可桢在东大后半期迎来了气候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的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论文和《日中黑子与世界气候》等介绍性文章,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出。这时,竺可桢已经把家从马府街搬到大仓园5号,房

子宽敞了许多。月薪也加到了 220 元,这在东大教授中位于中上水平。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们,侄子士楷住家走读,即将上大学。安定的生活保障了他的研究有条不紊地开展。

迭经几年经营,此时的东大声誉正节节攀升。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嫡传弟子、本校西洋文学系教授梅光迪、吴宓,以及副校长刘伯明、植物学教授胡先骕等人发起的《学衡》杂志,正在为东大赢得前所未有的声誉。《学衡》的灵魂性人物、性情孤傲的梅光迪,此时正一边忙着清算五四遗产,一边陷身于一场与本校女生李今英小姐的师生之恋。双耳不闻窗外事的秉志博士在实验室里继续着他的鱼类神经系统研究。柳诒徵教授的中国史大纲全稿即将杀青,柳教授更以一首数十韵的七言古风《白门行》盛赞本校人文之盛,“一时才俊如云集”。除了自来水厂仗着官府支持觊觎钦天山的一块地皮,时常为界址与本校闹出一些不愉快,法力无边的校董会几乎可以摆平一切。

如果不是 1923 年底东南大学遭受一场大火,竺可桢在东大的教书生涯本该是平静又愉快的。

是年 11 月 24 日,东南大学副校长、文科主任刘伯明去世,似乎是这场大火的一个先兆。刘伯明早年受业于太炎先生,入本校后,先为哲学教授,后为文科主任兼副校长,南高文科这些年能有长足进步,刘伯明功不可灭。刘氏以三十六岁之英年遽尔逝世,校中同仁莫不痛悼叹息。

大火是 1923 年 12 月 12 日凌晨在东大校区中心的口字房燃起的。因天气干燥,风势又大,消防供水不及,火苗舔噬了楼内所有可燃物,至二点三十分始行熄灭。

口字房这片房屋,系前清两江师范时所

筑,计有房屋一百二十间,四周约半里,因形似口,故名。那里集中着教务处、图书馆、地学系的实验室、标本陈列室和文理科、农科、教育科教授们的办公室。校方和地方警局联合组成的调查小组经过调查,排除了人为纵火的可能,但火种从何而来,还是引发了种种猜测。

火灾后两日,竺可桢在写给弟子张其昀的信中说,火光最早是从口字房西南角楼冲起的,因那一夜是东南风,故东南一角教务处的案卷没被烧掉,楼下图书馆的外文图书也有一部分抢救出。学校在永年火险公司保有火险十四万六千元,故实际损失不是外界传说的二十万元,除赔款外不过六七万元,“损失物质方面尚属有限”,“而精神方面,则数年来所费之精神心血,均归乌有,言之可叹”。^②

几日后,教授们报上来的损失清单,计有:陆志韦博士的教育测验调查表,张士硕士的英语语音学及其他著作,秉志博士的生物标本室和神经系统研究材料,柳诒徵先生的中国史大纲手稿。文史地部陈列室的历代疆域沿革地图亦遭焚毁。

教授们的这些“精神心血”,有的正在研究之中,有的书成而未刊行,一朝被焚,十余年心血白费。心痛不已的柳诒徵叫了几个本校教授在酒肆买醉,作七言诗悼之:“及见此楼启百楹,诸儒计晷挟书行。重来已积沉沙感,八载徐深暖席情。霖雨云山环讲座,宵听图史摘寰瀛。柏梁一炬财俄顷,忍过梅庵话晚清。”^③

竺可桢所痛惜的,是地学系一切仪器、标本在大火中全付之一炬了。12 月 15 日,中国科学社召开第六次理事会,竺可桢主持兼作记录。过探先报告,口字房对面一间平

房里的本社用房也过了火，本年所有账目全被烧毁，导致十余万元款项无法报账。而更令竺可桢痛心的，是他二十余年来的笔记以及早年日记，在这场大火中也全化作了灰烬。

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的胡先骕，闻知刘伯明去世、口字房失火一连串不幸消息，寄诗柳诒徵慰问。柳诗作答：“校舍嗟人火，刘侯更可哀。君看今日事，谁是救时才？”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八、杨杏佛去职

口字房失火后，东大的体育馆、工场都改作了临时教室，教授们只好挤在大会堂集中办公。教员们推举竺可桢、秉志、杨杏佛、柳诒徵等七人组成善后委员会，协同校方规划一切，筹建新校舍。从商科被赶到工科的杨杏佛对这一事务尤为踊跃。

七人委员会经公议，动员教员们各捐出一个月薪水，以助学校经费之不足。

教授们自发组织的善后委员会，与校行政委员会的主张不尽一致。磕碰过几次后，本校文理科的一些教授以工科教授杨杏佛为中心形成了一股反对势力，这些人里有胡刚复、熊正理、柳诒徵、秉志、胡先骕、汤用彤等。他们对郭秉文过分依赖校外名流组成校董会打压教授们的做法早就不满了，认为大学必须教授治校。这些人后来成了1925年的东大事件中烧向郭秉文的一把火。

杨杏佛是郭秉文引进东大的，一来就委以商科主任之职，可见推重。但在日后商科的发展和规划上，两人出现了分歧，裂痕越来越大。郭认为南京相对上海商业闭塞，东大商科没有前途，决定另起炉灶，把商科

迁到上海，与江苏省教育会、南京暨南学校合办商科大学。郭秉文以校董会的名义作出这一决定，身为商科主任的杨杏佛却未得与闻，只让他跑腿打杂。为商科未来计，杨也赞成迁沪，却不忍见东大商科的命运操诸地方名流之手，故愤而请辞。发出辞职报告后，他在给妻子赵志道的信中不无自嘲地说，“难学风前折腰柳，一生牢落只缘高。”

这是杨、郭交恶的始因。对此过节，与杨杏佛私交甚笃的柳诒徵，在十年后（1933年）杨遇刺身亡后曾说：“郭初属杏佛在沪创办商科，以事不相得，仍令回宁教于工科。杏佛由是与郭有衅，郭恒欲挤之使去。”

杨杏佛卸任商科主任后，老同学、清华学校的金邦正有意请他北上担任经济学教授。但杨杏佛还是选择了留在东大，转任文理科政法经济系教授。政法经济系主任王伯秋，与郭校长走得近，在每学年的聘约问题上多有为难，以致杨杏佛常有“饭碗是飘在空中”之叹。但他还是委屈隐忍，屈就了工科工场管理学教授。郭校长手握大权，“大学为事择人”，杨杏佛成了东大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

在东大的几年是杨杏佛一生中最为愁闷的时期。他身体不好，患有肺病，薪资名义上有二百元，时遭拖欠克扣，家用更为拮据。大女儿患“痞积病”遭庸医误诊去世了。妻子赵志道不喜欢南京，喜欢十里洋场的上海，夫妻聚少离多，见了面也争吵不断，以致杨哀叹，“几次欲为黑暗社会与过渡家庭之殉难者”。东大口字房遭受火灾，教授们损失惨重，柳诒徵、杨杏佛、吴宓在南京酒肆醉饮，杨杏佛即席赋诗，“病肺岂能容我醉，放言聊复伴君痴。……晚岁莫嗟明镜老，人间久已薄须眉。”满是职场不得志的牢骚。

报复很快就来了。1924年4月，校董会议决裁撤工科。校内不少人认为，此举是为“去杨”。柳诒徵也认为，郭秉文此举有失厚道：“裁工科所以屏杏佛也。以一人之故而牺牲一科之师生，知者咸不直郭。”

几乎同时，因东大裁撤西洋文学系，系主任梅光迪丢下进行到半途的《学衡》也离开了东南大学。关于梅光迪离校的原因，说法不一：一说与系科裁撤直接相关；也有知情者提及，梅光迪与本校女学生李今英恋爱，与原配妻子离婚重组家庭，此事在校内引起不小议论，或为其去职的因素。不管怎样，《学衡》这块招牌只得吴宓这个总编辑一个人扛着了。经哈佛的胡先骕向赵元任推荐，梅光迪赴美，接替了赵元任在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的职务。

1924年10月，时年三十二岁的杨杏佛作出了一个决定，“乃决意抛弃苟全乱世之教读生涯，恢复十年前之国民革命生活”，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这个月底，在南京操办完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第11次大会后，杨杏佛坐上了前往广州的客轮。东南大学的分裂已成事实。

九、破碎的共识

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的卢永祥之间爆发的一场大战，使长江三角洲这块最为宁静和富庶的土地陷入持久动荡。国立东南大学的预算经费三分之二是由江苏省承担的，郭校长与齐燮元过从甚密，战火一起，省立财政拨款被挪作军费，东大办学经费骤然紧张，郭秉文陷入了被动。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免除郭秉文国立东南

大学校长的决议，教育部下发第一号训令，并公布由大同学院院长胡敦复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新校长。

事后得知，这一系列运作都是杨杏佛所主张。杨杏佛跟随孙中山进京后，一直在与本党同志和北京政府代理教育部长马叙伦谋划倒郭之事。他说：“目击学阀谄事军阀官僚之卑污，奴视教授腐化青年之黑暗，因彻底觉悟非打破奴隶式之教育，绝不能产生独立自由之新中国。……四年以来，飘零南北，一无所成，惟对于东南学阀之大本营，中国反动势力之根据地，江苏省教育会及东南大学之改造，则未尝一日敢自忘其使命。”

在杨看来，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必须“重廉耻”“有专学”，是国人景仰的精神界之领袖，而郭的人格根本不配做一个大学校长。对郭秉文，他一口一个“学阀”，对服务了近五年的东大，他斥为成了学阀的“大本营”。这“正义的火气”，任谁被烧到都要倒抽一口冷气。看来，在东大的这些年，把杨杏佛深深伤害了。郭、杨的多年恩怨，也到该清算的时候了。

郭秉文从报上得知消息时正在上海，遂取消返宁计划，给教育部和东大各拍了一封电报。没有说什么抱怨的话，只叮嘱校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并希望教育部速让新校长胡敦复到任，以免“学校停顿，学子失学”。

郭秉文既被打成“教育界的吴佩孚”，岂可轻轻一推就会倒了。但杨杏佛显然高估了自身实力和教授们对他的拥护，东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发表全体学生宣言，对免郭表示强烈反对。东大部分教师也以全体教职员名义致电教育部。东大行政委员会则致电黄炎培、蒋梦麟诸校董，要他们出面维持。拥郭派甚至追到了北京，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

截住杨杏佛，质问他为什么要攻击郭氏。

本来尚称平静的东大破碎了，共识撕裂了。东大的教授们校内争论不息，继而舌战报端。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钦点的新校长胡敦复表示不就东大之职。

处事一向强硬的东大校董会再次站到了前台。1925年2月1日，校董会开会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由东大校董会组成临时委员会维持校务。

竺可桢以为，东大还没有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在给张其昀的信中说，虽然东大校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只要内部不发生冲突，本学期当可勉强维持。天津南开大学招他北上，“目前东大尚有苟延残喘，尚不欲即时引去也。”

但事件并没有朝着竺可桢期望的方向得到解决，冲突还是发生了。3月9日，本来声称不来就职的胡敦复在其弟、本校物理教授胡刚复陪同下，坐马车直入东大，径至校长室，令文牍员交出学校印章，要在两张通告上盖印张贴，一为就职视事，一为就职宣言。心理系主任陆志韦撕毁了这两张通告。正在上课的学生闻讯赶来，包围校长室，对“二胡”拳脚相加，唾骂备至，逼着胡敦复写下“永不就职东大校长职”的声明书，又燃放鞭炮，将胡敦复驱出后门。

竺可桢目睹胡氏昆仲被围受辱，上前调解，却反遭呼斥。东大校风竟至如此地步，让他深感悲哀，觉得“此地不可一日居”，乃于次日递出辞呈。

东大易长一事仍在发酵。3月11日，教育部训令取消东大校董会；19日，东大教授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致电执政府，退回教育部训令。到了4月，北京政府仍决定由胡

敦复简任校长。胡敦复要求省政府派卫队保护，方答应进驻东大。东大学生闻讯则紧闭校门。报上的口水仗，则打个没完没了。

最后的结果，郭秉文没有再回东大，胡敦复也未能进入东大。北京政府任命了好几个校长，都没实际到任。本校有几个教授提议让竺可桢主持校务，竺可桢婉谢了。得知赵元任从欧洲回国，甚至有人说要把赵元任请过来当校长，吓得赵元任刚到上海就买了北上天津的船票，回了清华园。直至1926年初，校长一职实际仍虚悬。

十、永失净土

持续的内耗让东南大学损失了一批优秀教授，他们带走了大学的元气。

东大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任鸿隽北上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执行秘书，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去了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秉志去了厦门大学。柳诒徵是反郭派，运作胡敦复进东大失败，不得不脱离东大。农科主任邹秉文是拥郭派，日后东大改组，去了新成立的商品检验局任职。就连吴宓那样不问世事的纯粹学者，也离开东大去了东北大学。相继离职的还有胡刚复、叶企孙、萧纯锦、熊正理、汤用彤等名教授。

1926年1月7日，东大师生举行校耻周年纪念大会，陈逸凡教授在会上慷慨陈词：“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东大人不做武人政客傀儡，此足可引为自豪者。”却不知武人相争，恰恰是大学作了牺牲。

竺可桢的辞呈递出后，东大行政委员会决议挽留。竺可桢见地学系学生彷徨无所依归，更不忍亲手创建的地学系被毁，遂于停课十日后复职任事。

学生张其昀风闻其事，从老家鄞县写信来打探。竺可桢回信说，3月9日的暴动，等他到场时，胡氏昆仲已遭殴打，千余学生包围图书馆，“在此情形之下，少数勇于为恶，而多数怯于为善，业已无可挽回”，“嗣后种种，皆为桢所目击，大足为教育前途痛心”。

失望和痛心交灼之下，竺可桢最后还是离开了东南大学。这个学年结束，竺可桢已决定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之聘，去上海担任商务史地部部长。

校舍大火、江浙战争、易长风波，也影响了中国科学社本年社务的开展，1925年8月，中国科学会召开第十次年会，丁文江主持，竺可桢作事务报告，直言“无可报告”：“去年一年度中，因江浙先后两次战争，牵延六月，始告结束。宁沪为本社总机关之所在，兼之苏省兵变而后，本社津贴不能源源接济，是以社务大受影响，各种事业，几于停顿，致过去一年中，对于各种事业之进行，实属无可报告。”

他亲眼见证了东大从崛起到坠落，一说起来满心惋惜：

我在南高、东大凡五年。其时校长为郭秉文，教员同事是一个留美学生集团。虽是一个集团，里边矛盾还是很多的。这时方在“五四运动”之后，北方胡适、陈独秀提倡白话文。东大刘伯明、柳翼谋、梅光迪则提倡复古，并创办《学衡》杂志，以与《新青年》相抗衡，这实在是一种违背时代潮流的运动。我虽没有参加《学衡》的小组织里，但并没有热烈地提倡白话文，多少也受了《学衡》的影响。……杨铨借国民党之力，于一九二五年春免郭秉文东大校长职务，而以

胡敦复继任。事为拥郭教员和学生所不满，遂酿成拒胡敦复为东大校长风潮。经此风潮后，理学院教授一部分离开东大。

1925年秋，胡先骕获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回国，东大易长风潮的高潮已过，仍入东南大学教授生物学。他一直忘不了八年前从美国回来郭秉文招他入东大，在东大梅庵宴请刚入职的教授们的情形，那时候，六朝松下欢声笑语，哪知道到头来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胡先骕撰文《东南大学与政党》（发表在《东南论衡》创刊号），为郭秉文鸣不平。他说，言论和思想自由，教职员工态度超然于一切政党之上，纯以研究学问为业，这正是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最大之特色，所以梁启超可以来演讲，江亢虎可以来演讲，孙哲生也可以来演讲，学衡社可以批评戊戌党人，大学之为公器，就是提供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可叹自从1923年的那场大火后，这块净土已经永远失去了。

“奈何迭次攻击，必甘心而后已。既取我子，复毁我室，必欲使域内无一块干净土，学子无一读书之所哉！”

注释：

①《我国地学家之责任》，《科学》6卷7期，《竺可桢全集》第1卷，338-341页。

②《致张其昀函》，《竺可桢全集》第22卷，53页。

③柳诒徵：《校东楼灾，诗以悼之》。

责任编辑：方蔚

栏目主持：

张悦

对许多诗人来说，思想和感受是需要调和的两极，而在余怒这里，它们完全是一体的：不管思的部分如何宏阔，都能被诗人的经验覆盖；不管感受的部分如何荒诞，都在言说中变得切身而合理。

“从语言的旧址进入新的地带”，这句诗是理解蒙晦诗歌的一个角度，在惯常的悖论、反讽、冒犯之外，这组诗里“新的地带”，是《给桀桀的诗》里的温柔与深情：“究竟是什么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人之中”，深情尽头的无力感，让诗人更立体，也让诗更开阔。

田凌云的诗既有历经沧桑后的冷寂又有初涉人世的热切，这是具体的生活带来的馈赠。游历的新奇对诗人来说，既是经验的反复印证，也是感官的重新打开。生与死、谎言与善意、抵达与失去，它们的拉扯打开了诗内部的空间。

鲜例的诗是冷色调的，有一种来自历史和现实的沉重感，如诗中所言，那也许是一代人的断裂、厌倦与反感，写作对诗人而言，并非安顿自我，或者减轻事物的重量，而是记录，是保存住“心中的声音”。

鳗 (9首)

◎余 怒

鸭嘴兽

突然想起鸭嘴兽，感到宁静温暖。在这个十一月的下午，窗明几净之间。某种存在进驻我的心中了。像耳鸣。弱电感应。“噢，你是微弱的。一直是。”一个术语的冷暴力。一种染色体病。人的心智，真是不可捉摸——

想想你曾经的恋人，多变的性子；或一个变性人，反复的人格。一个内心崩溃的孩子，自忖自己长大了，一朝扔掉他的所有玩具。他依恋过这些，忍受过这些（被裹挟感，被遗弃感，被击碎感）。“我，只是动漫剧中的二次元人物。《进击的巨人》和《新世纪福音战士》。”这些玩具，不能再去碰了。

（你会在空中写一句话，让过往的鸟儿猜吗？

——风筝那么高那么高。）走进一幢陌生

的房子我心神不宁。一张看上去有人刚刚离开

的大床，凌乱不堪。家具简单，光线明亮。日式插花的极简，波斯地毯的繁复。看房间的布置便知房间主人的性情。一个孤独而心境澄明之人。像我见过的独身主义者、自由写作者。有着鸭子的嘴，海狸的身子。鸭嘴兽，可是极少数会产卵的哺乳动物啊。但这又怎么样呢？它不是我生活中的事物，不能每时每刻来安慰我，不能与我共同生活。

残忍之美

世上事，若以善恶来判断，造物也难掩其过。为了维护祂的神圣，我们总是诱过于“自然”。这逻辑没错儿。受虐者怎样去讨好一个施虐者，与其他人无关。女人质常常会爱上男劫匪（有时还争风吃醋），黑头套使她们失去了时空感。人类的审美真是有意思。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恋童症。医患恋。我们的性情是圆融的，我们的爱是巫师式的。（这孩子，生下来就是蓝色的——他的妈妈，蓝得更深——这是我们喜欢他，愿意接近他的原因吗？）“你的审美有问题，须矫正。”有很多同类相食的例子，我们没觉得残忍，反而品味出“残忍之美”：雄螳螂向雌螳螂献上它的头，任其啃噬，继续交欢；澳洲蟾蜍，先孵化的蝌蚪，吞食刚孵化的；哺乳期的母仓鼠，会吃掉产下的部分幼崽，以保证其他幼崽存活……不要单单去指责动物了。有谁愿意胎死腹中，永不出生？我们制造出一个造物形象又如何？你本来就是个问题少年，

年少时的世界观，有诗意但幼稚，竟持续了一生。你这种性格的人哪，要一直一直待在飞行模拟器中，千万别去空中真正地飞行。

我们在空间里？

我们在空间里？在吗？每天，我们会思考很多奇怪的问题，唯独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只有当我们中的一个人突然消失（他死了。他在一棵大榕树下灵魂出窍了），或者再次现身（鬼附身。吃了药返老还童了），亦即空间整个儿被他扭曲了，我们才会去思考。我们是一群睁着眼睛睡觉的人：百般物事，过目即忘（我们只觉得自己才是真实的），除非被人偷拍或遭到断喝。（你喊我时，我被那声音吸入了——你让我怎么回答你？）

一张水洗过的逆光照。两个空间：低阶空间和高阶空间。所有声音（喊声、哭泣声、敲击声）都成了听不出意思的“呜呜呜”。冷漠的负心汉。一天天输光的老赌徒。内心怯懦的行动派。这世上，有一类人，是作为奖赏与我们相识的；而另外一类人，只是作为惩罚。人与人的奇妙组合或怪异组合，皆不足为奇。把你从南极唤回，把你从枯井边唤回，把你从一张床上唤回。“我坐在某个空间的悬崖边上——并没把它看作悬崖。”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不是具体的，我们正生活着的这地方。这里显然不是我们的终老之地，但让肉身入土为安，亦为要紧事。

多种版本

你的体验，你要去塑造。像一个热衷于水下考古的探险家那样。换一个自我。夜光水母的呼吸。短爪章鱼的穿透力。造化迷人：被感知。包含着唯美主义所主张的美。一张游戏皮肤：多种版本（非关肉身）。

好嘛，你试试看——如果你感到被什么束缚了，就说出来。如果你知道什么最让你快乐，就去做。在备忘录上，列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境、可能遇到的各种人、各种面部表情和人体姿态，画一张指示图。然后出门去见他们。晓得这些都是无常的，免受悲喜折磨。看着阳光照进窗户，吃下某种药，暂时不控制大脑——手舞足蹈，以欺骗大脑；男扮女装，以迷惑大脑。正是这个大脑，才使我们痛苦不安的。（一个刚睡醒的人困在一个词语里。）也可以通过它，去捕捉灵光闪现——草坪上割草机切割下来的碎草叶，

你低头看看。它们沾满了你的鞋面。像一个热衷于折磨自己的诗人那样，试着醉至呕吐一次；朝自己开一枪，试着死去一次。穿越到古大理国，或书中某个故事里（金庸或古龙）。去迪士尼公园找点安慰。或去女儿国、

冰雪世界。塑造各种身在异地他乡的感觉。

本能索引

激发一种本能并不容易。要内在和谐。要非常纯粹——像年轻人初入社会一般纯粹。

对人（包括自己）无戒备。要这样要那样，总之，要求苛刻。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细胞的（昆虫病原体）。明智的心理学，不会割裂与社会学的关联。纵使你天资聪颖，

也要接受社会的再教育。“但我没有精力，参与社交活动，与更多人结识。”我们都是巴浦洛夫的狗。条件刺激—条件反应。听到铃声—分泌唾液。自成年始，我的多病之身，时刻需要护士。与他人分享我的身体吗？

——不。做不到纯客观。这又是一个矛盾。

“一起来反对时间吧。这世上，唯有本能是正确的。”一个失焦的扭曲形象：正怀着孕。

——都准备好了，她在等你呢。我们总说：保持我之所是，凡事先问问身体愿不愿意，然而，我们总处于“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的矛盾中，得不到片刻歇息。跟孕妇谈爱情，有必要吗？（拯救搁浅之鲸，用湿床单覆盖其身，评估其游动能力，等候涨潮，把它送回大海。）我记得，冰雪某国有个谚语，大意是说，一个人右肩上架着一个天使，左肩上架着一个小恶魔，每时每刻，祂们都在互搏。

安宁索引

渴望“唯心主义的安宁”，闭目养神即可。视物，眼睛会带偏见。每日闭目之必要。你隐藏起某个部分，而所有“内在的”在涌出，有如受了具足戒的比丘的肉身。自我拥有感（属于一个疯女人的）。半空中蹑足敛翅的滑翔感（属于一只疯鸟儿的）。这时，你可以趁意识尚清醒试试你的肌肉反应——

不会像掉进冰窟窿或被注射了玻尿酸的肌肉
反应那般强烈。属于灵魂层面的东西：墙边
的猫啊狗啊晒太阳的人啊，那种安宁。你愿意
享受某种轻微的精神错乱（走进房间看见
一群

女孩在午睡互相搂抱着而外面下着雪——
同时

想象一群小矮人在石屋里围着一具羔羊的
尸体

跳着舞在唱一首慢节奏的歌而外面下着
雪……）。

一个语言不通，反应迟钝的异乡客，一个没有
任何物理形态的传说中的幽灵——常常，我
们

这么去理解一个孤独的人。冬日傍晚，有友人
来访，你会觉得，这是多么安宁的一个傍晚。
酒至半酣，听他讲一个秘密，你也讲一个，
作为交换和对保守秘密的一个约束。他走后，
你躺下来。有那么一会儿，你感到生命

是你身边的一样东西（如水杯或药），人们
可以随时拿走它，或留下它，而自己是植物
人。

形式美略论

去论证形式美的必要性。借助它去唤起
我们化身为花鸟的愿望（盾叶天竺葵呀，
红衣凤头鸟呀，都好看着呢）。花之香，
鸟之鸣，不是装饰性的，而是本质性的。
我几个论据：古建筑柱窗的2/4立面节奏
的韵律；鼓腹陶罐上线条流畅的女阴造型；
亦可由物及人——十七岁少年闪烁不安
的纯真眼神；半老徐娘力不从心的瑜伽姿势
（这么好表现，真是难为她了）；一个哑巴，

吐出一个词，把它当作某个句子使用（类似
隐喻的功能）。我们人类，对形式美的向往
总是一种贪欲，体会到世事无常，我们想变成
多头男神或千手女神（何其聪明的易容术、
逃遁术），身处一个奇花异草的秘境，过着
神仙般的快活日子。“你活着是凄凉的，
但你的审美观是浪漫的。”有一个词儿，说得
多好——“凄美”。要我说，这世上人，皆为
唯美主义者（相较于男人，女人们更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需要喜剧，需要
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但也要以一个诗人的
浪漫为限。比方说，你喜欢暖色，她
今天上班穿了件橙色裙子，你便以为她是
为你而穿的。这种事，三岁孩童都会说你傻
的。

原罪略论

武断地将自我看成一种原罪，与想当然地
觉得自己异于常人，都是不可取的。自怜自艾
与自恋自满，都是“爱自己”而不得其法。
年轻时，我写过一首哲理诗：《论生命》，
其浅薄幼稚令现在的我汗颜。那时我是个
非常敏感的男生，非常迷乱。三十年后再看，
证实他的存在，变得困难。文学会扼杀我们，
夸张的言辞，尤其。在世界某地，男人们
割除包皮，祈求从此变得圣洁，制止莫名
的冲动；而在另一些地方，男男女女面涂油
彩，
头插鹦鹉羽，跳着迎宾舞，纵容游客与之
自由野合。两种寻根之旅：普遍的，生理性
的乡愁。两种神话身体的方式：一团剔净
筋骨的肉。都像卧于草原上的动物一样安详。
（你的眼前跑过一群山里孩子。他们叫着

唱着。小姑娘的天籁之音，即使衣着褴褛，也尽显生命感。）有人假设过一种理想状态——地球上所有人，皆为孪生的，一样的相貌，一样的世界观，情感同生同灭，那么情感也就没有优劣贵贱之分了，也就没有那么多无结果的争执了。（你还赞美什么呢？鄙夷什么呢？）孪生兄弟的共鸣，克隆儿的遥感——请这么去思考“你和万物”。

叛逆的诗人

“至少要保证，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的。”叛逆青年语气中的自信，有着醇酒的特质。醉了硬说没醉，以挺胸走几步来佐证。（波涛汹涌的河中，食人鱼在游弋。这条河属于它。但也有一种吸盘水蛭，黏附在它的腹部，吸食它。它拿它没辙。）人类身上

的可鄙之处：把什么都说成“我自己的”。青春期，我喜欢分析自己和他人，在一张纸的一面写下：我，另一面写下：他（某个偶像剧主角，他在剧照中那般自负地对着我们笑），列举各自的性情、爱好、表现，找我与他的异同。或者将他换成孩子王。为此费尽脑筋。喔，他是我倒走时的影子，是我的假象或真面目。幽闭人格或佛性。人们谓之曰：迷人的热带忧郁——这么去看待一个年轻诗人，也非坏事。而经过世事历练，他会有历史学家的反省（将一个失去知觉的人放回到这个世界上，一遍遍地抚摩他，等他醒来。相信他尚存一些感受力）。是啊，保护我们的感受力，愿我们老了，还是叛逆之子。“我在这些年里，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这么些乱七八糟的，怎么去写？”——“你什么都别想，照实记录下来就得了。”

纸房子 (6首)

◎ 蒙 晦

纸房子

词语第一次感染经验，
死去的故事会将它倒空。
——题记

我学会最初的词语，
笔画和结构，建造着
各式各样的房子，
里面住着我幼时的家。

透过宁静的窗子，
我熟悉太阳、城镇和不同的人，
说出他们的名字，我以为
我认识了永恒。

年轻的理发师
贫穷而风趣，
推开了早晨的店门。
我快步下楼。

街道剧烈翻转。
事物们纷纷跌入未来。
我站在岁月陌生的大门外，
地址像信封一样变空。

生活是漫长的
关于消失的魔术。
而词语缩短它，
瞬间就结出了苦果。

理发店中的灰墙长出裂痕，
衰老的年轻人满嘴
都是成人的脏话，
他再认不出我是谁。

我起身回去，
但无法回到最初的家，
从窗外看见里面
已换了一位新的主人。

旧家门前的樟树
仍在落叶，明年又换一身新绿。
在此之前我捡过
最红的一片。

带着它，像被原谅的错——我们上路。

给粲粲的诗

一、隔绝

从我体内离开而进入
你母亲的子宫后我们开始了
漫长的隔绝。我和你之间，
隔着她的模样与性情，
另一种性别和感受。

隔着我过去的故事。
它们曾堆满我的身体，
在你那里清空。
透过蓝色的窗子，我看见
你身上的我已变得模糊。

在我和你之间，在我出生的那天
和你出生的那天之间，
已隔开一万个日子，
一万个朝阳和落日
在我们的房顶上慢慢磨损。

房子里，你母亲正抱着你
来回走动，为了缓解你的腹痛，
你哭喊而不能平息。
当我无法为你亲身去承受，
究竟是什么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人之中。

二、怀抱吉他

如果不是你，
一个全新的日子就不会从
成堆的旧日子里诞生。

这样平常的下午，
这样宁静的下午，造物主也惊讶于
发现一座新的岛屿。

而你在我怀里，睡着了，
像一把吉他。
睫毛的琴弦收进睡梦的琴腹。

你得以暂避它的巡视，
关于你的内容，
它全无掌握的信心。

三、放学

从幼儿园返回家中的
第一夜，她躺在床上紧搂住
那个分娩她的人。

嗓音沙哑。眼泪像词语一样
模糊。把脸陷入了
温柔的臂膀中。

“妈妈，我不想和你分开！”
她哭诉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一遍遍重复，仿佛

索要一个回答。
犹如成年人面对灾难时，
不断地祈求，直到睡意将她覆盖。

在幽幽的卧室里，在被褥中
蜷缩，像回到母亲的子宫。
“我们现在就在一起……”

书店避雨

一个黑透的天气，
我走入书店避雨。
潮湿的凉气跟着我
蔓延进来，在书的迷宫中搜寻——

我的心是一颗奇异的宝石
在黑暗中跳动。
我攀援书架陡峭的悬崖，
鸽子们飞向我的手心：一座空广场。

快，翻开，一九六六年，
特朗斯特罗姆的句子此刻开始解冻。
流水自森严的墙壁淌下，
大街：银灰色的长河。

然后是，策兰的深词，
阻止读者的呼吸，然后是
坠入死亡的塞纳河——
换气。众多的面孔浮上来，

死者们从过去的年代
越过我肩头，望着熟悉的未来。
窗外，大地之书在风中敞开，
历史用雨急促地书写。

透明的墨水湿透了
每个人的词，避无可避的雨。
快，读出来，从语言的旧址

进入新的地带。雨后的太阳使字消失。

沉默艺术家

我从小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
——见过我的人告诉我的父母。
他们急忙解释，“他只是内向”，
以此缓解某种尴尬。

仿佛那是难堪的过错，
预示着眼前的孩子不会出色。

见过我的人试图跟我再说些什么，
而我迟迟没有回应，
像一个没有回声的空白，
使他们的词语在我头顶坠毁。

他们只好别过脸去，和我的父母
说起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没人发觉，在那个世界完工之前，
我正抬头越过他们高耸的脑袋，
从那颗橘红色的太阳上获得了一种
讽刺的能力：

我的沉默就像针尖
使他们的脚底流出阴影般的血液。

直到夜色淌满放学的马路，
见过我的人终于走了，回到他们
来自的地方。我想我只是感到害怕，
我无法说出我的害怕。

当我开口，整个世界
就朝我嘴里涌来。

大象宝龙

一头大象带着它的记忆和
 看见过它的人们的记忆一起倾跌进了
 死亡的沟壑——
 它的呼吸变得虚弱，
 它的血液变得缓慢，
 它的鼻尖，最湿润的部分已经变得
 干燥而粗糙。
 它停止了走动在高大而空阔的睡房里。
 它不再觅食于尘土重又播扬的日光场上。
 现在，它给每个人的脑海里
 植入了一块小小的关于死亡的
 记忆，那是我们继续活着的方式，
 犹如一片安眠药，
 溶解在我们称之为未来的地方。
 而遗忘也是。

* 广州动物园内一头名为宝龙的亚洲象（1976—
 2024），因摔伤至器官衰竭而死。

段楠来信

“我作为我自己，短暂地活过几年。”
 ——段楠

开始了，读吧。
 那些从前读过的书页，
 从你脸上再次翻开——一阵
 青春的影子回荡。
 那时，你正值花信，
 停靠在入夜的桌前，
 翻译着年轻诗人的谜语——
 开始了，那些漫长的句子，

无法停止的成长，无法止住的
 人的生涯。
 词语们像波浪成排地经过，
 过去的世界很快就从窗前驶远。
 现在，清晨的地球又一次
 开始了转动：
 西安向着宇宙的另一侧倾斜，
 你跌出自己的梦。
 孩子呼叫着，这是他的母亲，
 丈夫明白，这是他的妻子，
 你醒来，像一间新的客厅。
 朝阳闯进了窗户，皮球向墙角滚动。
 但这是否是新的一天？
 无人敢于真正去承认。
 我们都陷入过这样的魔咒：
 要想成为自己，先要学会成为别人。
 而我该如何回答你，就像回答我自己：
 他渴慕过千百种面孔，
 却从未过上另一种人生。
 人，及其岁月，一艘忒修斯之船，
 回望使人疑窦丛生，尽管
 昨日的种种已尽数清点，
 却难以解释今天的起源。
 唯有撕掉的日历，像一页账单
 留给未来的抽屉——
 打开，里面还有你的笔，
 还有那些旧词，
 在灰尘中，轻轻地呼吸，
 它们将在一首新作中重逢，像一把
 过去的钥匙，拧开未来的门。
 门外，到处是人和人影，
 犹如时针与分针，在走动，
 日与夜，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然后，开始了你的又一天。

大喊一声 (9首)

◎田凌云

西岛乌龟摊

吃饱了寓言的乌龟
变成了假龟，全体匍匐在乌龟摊上

石头的身体摩擦着沙中碎石
连伤口也是坚硬的

不远处，海浪有吞人之势
据这里人说：真龟曾被大海
送给岸上不曾祈祷的人
这些百岁海龟，没人知道
它们上岸，是一次意外
还是在做一次性伟大的诗歌行动

伟大的形而上死
被拯救了肉身，牺牲了灵魂

现在那些被拯救的龟，在陆地
狭小的水池中，被游客

喂食着白菜。身不由己
成为另一个寓言——

我想象着，这些龟
在夜里集体创造一场死亡
它们用身体合力摆出“拒绝”二字

西岛

登录西岛，仿佛到了蓬莱仙境

史书在记忆中翻页
忽悠过汉武帝的巨人脚印
被两个，长相聪慧的小孩制造着

这里遍地是神仙
虽然不会不老术

我走在彩石沙滩上

看小鱼，以错过的欲望
迎面而来
又迅速以消失术，穿越水中石块

海浪犹如忏悔的饕餮
翻涌着，众人
建造在心境里的“天涯海角”

眼前的仙境，
是不能揭穿的谎言
我们嬉戏，接受谎言的善意

相遇

仿佛，在椰梦长廊
遇见了长生不老的秦始皇

他变成满头白发的老者
推着一车奶椰，在路边
用电锅炒菜

我读他皱纹里的语言
里面没有沙丘政变的痕迹

他未曾死过，李斯和赵高
的死亡，也有了其他原因

现在，听好了——
大海也是不死药，喝饱海水
就可以一直沿着椰梦长廊
走到海上三神山

那里，仙境不会若隐若现

抵达不意味着失去——

龙虾联想

眼前的活波龙，被主厨
从头到尾一劈两半，
然后扔到蒸锅中

它有思想吗？我不禁想
若有，思想在这时
是否也被劈为两半？

我看着，它在蒸锅里
向顾客展示死亡的过程
一只眼睛在这里怒睁，另一只
已在别处的蒸锅中

人在受难时，思想会激发出癫狂
但我们不懂龙虾的语言
只看到它在挣扎

龙虾身体的中轴线，是它
成为美食的镜面
人的快乐与虾的痛苦
也以一个蒸锅为镜面

还有更多服务员，作为人
因为微微皱眉，被顾客
骂得勉强胜过一个微小的生命

到处都在要情绪价值，
你也要，他也要

无数沉默的人呢？他们
吃着无可挑选的饭菜
筋疲力尽后，在想些什么？

“海鲜都蒸熟了，可以吃了”
服务员笑着，把一整锅刚出炉的
新鲜死亡，端到我面前

大喊一声

在北京街头，总有人会在傍晚
突然大喊一声。这声音
也曾诞生于挪威，上海，深圳
主要是由中年男人发出的。

我仔细听那声音，好似一种绝望之物
正摔向地面。出声者的目的是碎掉它
至于“它”是什么？听音者无人知晓
也无法用接住春雪的双手接住。

两张脸

健身房内，你看着奔跑的我
为我打开前方墙上的电视
一张善意的，年轻的脸
就这样如蜂蜜流进我心里
等我从跑步机上下来
我看清你肚子上的妊娠纹
写着你的身份、历史、痛苦
我久久地看着你的肚子
它曾养着一个叫天使的魔鬼吗？
我想。

我好像看到两张脸：
一张是你肚子上的老人
一张是你脸上的少女

对死亡祛魅

商业街人山人海
没人能对快乐祛魅

只有奶奶，
已对死亡祛魅
她走着，
像驮着冷静的坟墓
里面
八十六年的记忆翻江倒海
淹没了这里的繁华

公众人物

连话语也被化妆
张杰站在鸟巢中心
吐出一个个美好的句子

这个男人，试图
以一己之力
颠覆鸟巢。

当他一次次张开双臂
就好像“公众人物”所需的
道德、真诚、完美
都同时张开双臂

接受呐喊等于
接受审视，我想着。

看到巨屏上的张杰，一身白衣
如不染尘埃的少年，笑容深处
栽种着一朵永生百合。

众生平等

高铁上，反复问询
牛腩饭的中年女人，
有着满头白发

这些打倒了黑发的白发
土匪般，东倒西歪在
她干燥到飞舞的头顶

她要吃饭，养
这些白发
或者，努力将
剩下的黑发也养白

她需要牛肉补充营养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
心疼自己一阵
然后忘记自己吃过牛肉

白发与黑发永在打仗
在一根头发内
在一个头顶上

我环顾四周，
确实，极致的残忍
总在无声上演。

身体里的声音 (7首)

◎鲜 例

看不见的洞

那内部的事物，侧影
被肖邦之狐
牵引、转运至更暗的森林
肺结核的果实已腐朽
在春天的夜晚
墙上有字符
给天真留下一个猜想
房间里的光重复着
对我默送最微小的消息
——玉衡指孟冬，不解其意
脆弱的松枝向风盟誓
需要再想一次
那旋律停止的地方
经无数次折射
剩下不再有声音的遗骨
另一些人思考
在想，说出一个真理

谁又不是——

想在沉默之后
听到自己的心跳
让万灵节的舞蹈造出浮冰
无所适从的手伸进城市的清晨
回答，一个疑问
来历不明的袭击
洗劫一个不存在的战场
难道非得这样
把青苔的湿滑秘密
引进已经忘记的巷道
古老的信函
找到重新打开的人
无形之物植根于寒冷
内在的黑暗，仿佛罪恶
有了星空一样的往事

与小狗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总在惊慌中
被人叫喊
瞧你畏缩的舌头——

它说：我不敢寻味江湖
怕摇晃的尾巴扫到你们
不堪打湿的裤褊
抓过各种动物的手
从我头顶飞过
丛林中有看不见的鸟，急促
在云层里
收藏主人的另一幅肖像
那里面也有我的写照

你们会写字
而我不会
我发声是在传递恐惧
告诉阵风、雨滴不能参与共同的沉默
出门不一定有春天
他们围坐于长桌边喝酒
用脚尖敲打地面，招待你
吃剩下的骨头

她也可能走上楼梯
端一只空盘引你上床
在某一个夜晚
跟你讲再忍耐几周
夏天就会回到泳池
为你带来山上的激情与慷慨
并在纸上写一句你看不懂的话

这是人间的游戏
会卷边的时间
翻起浪花有时也不太可爱

秋天去梅园

在地的梅树，一身绿叶的午后
已有几点倦意、蓬乱

但比不过池塘的荷叶醉入水面
一个艺术家评论的手掌
在空中挥动
秋天也不凋谢小魏吹起的口哨
经装饰的脸谱
在风中毫不动摇
被鼓舞过的意志，他们还有
它们不停地被一种声线缅扎
不变的表情里持续着懊恼
石径几度弯曲
带不走游园者的目光
草地上的兴奋正在褪色
还是梅树的虬枝更有力量
无声的黑暗在预见想象中的未来
嚇！再看梅园上空，热气球向下的火焰
画出一个巨大的尾巴
清扫看不见的尘埃
可有几滴鸟语，融化在发热的风中
谁也没有听到——
为什么梅树不可以没有梅花

九月之书

再往后是一条街道的忧郁
阴雨连日
没有光明的时辰，大地
也不再宽广，我为草木
写下一首诗，在黎明之前
也已枯萎
唉！有一种声音，保存在记忆里
让它变得清澈
才能开始表达，沉痛
不能回答个人主义的爱
天空没有云朵和飞鸟
那有什么意思

驶往欧洲的列车，停在一个小站
友人下车来抽烟
想最后看一眼中国的黄昏
却忘记，有一个词他没有带来
自顾远处的草原上
几匹马奔向不同的地方
这时天空在静止中
少见的心脏
正扩大一条不动的河流
已经松动的黑暗
再往后是我们都不懂的秘密

身体里的声音

——给凯文·波拉克

这是一条暗道，只有心燃着
移动就是回答
缓慢的肢体
在盘曲、收集，在苦难中生长
拥抱、摩擦脚尖下的路
在寻找一个声音
一个遭遇过撞击的声音
留下破碎的身影
在对抗、反问身体里的锁链
是什么，引诱你深入丛林法则
在密语的缝隙偷饮一丝阳光

一只沾上星光的手臂
可怜地被流云遮挡，这时
需要另一只手拉扯再一次
已经带血的衣袖
在告诉谁？这路上还有多少次迷途
多少人跟随，可以重生
有人说，他在制作一个巨楔
红色的，准备插在离死亡
最近的地方

嵌入满是石头的山顶
向大地布告火一样的愤怒

为什么不，走出成吨的雾障
还在诅咒间蹒跚
用身体缠成一个死结
证明一次
没有尊严的过去
在失效的档案中填写
不存在的名字
以自己对峙另一个自己
妄想让时间作为你的判官
哦，一列火车正在转运
你心中保存的声音，不再停止

变调的歌词

远处，是更深的远处，持久不倦
一个盲目的人
他的眼睛为什么看着地面
天空有扩大的阴影
正在沸腾
我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不在别人的期待中
生长、结果，然后悄无声息

世界的阳光照上屋顶
我可以拿一份
过期的报纸遮挡脸回避
不再看那些标题下的虫卵滋长
而愿意在睡梦里死去
有人在打开道路，十字路口
安装灯具的人
应该首先照亮自己

这是一年最后的时刻

钟声从不后悔
告诉远行的人，买一份礼物
犒劳一下需要你的人
大地还有战火在燃烧，预言
有可能提前到来
身边的河面
会迎风长满结冰的嘴，再难张开

夜听《彼岸》这首歌

此刻，一种古老的声音穿过雪山
雾气在日喀则街上现出倒影
一生在寻找的两个东西
让我看见祈福者
命运在不同的牌桌上错位
爱和疾病在同一天长成
不用相见就能认识

一代人的断裂、厌倦与反感
在对峙中漫延
我们不再是下一代的车站
如何爬上一座山
有不同路径，理性不能僭越经验
自由可以消极
不干涉才是答案

有人总在唱同一首歌
声音却越来越远
今天，我又一次在长江中见证
自由和尊严的画皮
反复被人涂改
我们需要什么已不重要
一些人习惯为另一些人找出借口

诗歌责任编辑：方 蔚

我们为什么需要新大众文艺

◎鲁太光

—

自《延河》杂志于2024年第5期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并于第7期发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力倡之后,新大众文艺迅速成为文艺领域的研究热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将其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之后,更是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热度,一时之间,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新大众文艺,自然,相关报刊上,研究文章也是一篇接一篇,给人目不暇接之感。客观看,这些文章对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都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接连读下来,读多了,却总有一种不满足感乃至困惑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者隔着点什么,没有说透,影响了对新大众文艺的认识。

为了把这种感觉说清楚,有必要概括一下当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整体来看,尽管表述不一,但目前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断句法,即新大众文艺中的这个“新”字修饰、限定的对象是“谁”的问题。

一种断句法就是“新大众文艺”。表面上看,这种断句法将“新”与“大众文艺”牢牢绑定在一起,但实际上,它强调的是“新”的独立性,强调的是新媒介、新文艺,即在媒介革命推动下产生的文艺新变。这种断句法很重要,提醒我们新大众文艺是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发展、媒介革命的结果,没有这种技术发展、媒介革命,不但不可能产生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艺术形式,而且一些长期边缘化,甚至被湮没的传统艺术形式也无缘重见天日、重获新生,甚至火爆出圈。这种断句法告诉我们,媒介革命是新大众文艺产生的必要物质条件。

另一种断句法可概括为“新大众—文艺”。这种断句法强调的是大众的新变化、新能力、新需求。具体来说,就是随着中国物质生产发展,随着中国教育水平提升,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大众的文化水平、文化能力——包括运用新媒介的水平和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一提升不仅使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提高了,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艺创作专属于某一“职业”群体的

局限。比如文学创作,以前,大多数作者都需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特别是得到各个层级文学期刊、出版机构的认可,具有了一定的“职业”资格后,才可能在圈层化的文坛上步步登高。但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现在许多非职业的人员也可以我手写我心,在互联网、微信等媒介上发表,而且由于这种非职业化的写作往往携带着独特的生活印记和心灵密码,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甚至引发“轰动效应”。“外卖诗人”王计兵走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电影等艺术形式要求更高,必须有职业的编剧、导演、演员,有一套标准的生产流程,但随着微短剧的兴起,现在一部手机在手,就可以随时随地记录、表现生活,甚至创作出不错的作品来。这种断句法告诉我们,新大众的崛起是新大众文艺发生的人员条件。

第三种断句法是“新—大众文艺”。这种断句法在“新”与“大众文艺”之间拉开一点距离,提醒我们,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原来就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有持续的大众文艺实践,有一条文艺大众化的脉络:新文化运动把文艺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手中解放出来,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市民阶层有了文艺权利;左翼文艺推动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力图在工人中间传播文艺,实行动员,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文艺权利的范围;延安文艺时期,文艺大众化得到了真正落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产生了诸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古元等美术家的木刻版画等一大批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成为动员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实践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文艺家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专业组织,想方设法把各种文艺力量、资源组织起来,积极探索人民文艺的构建路径,推进文艺平权,以更好地发挥文艺的动员、教育作

用……这条或隐或显的现代文艺脉络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传统。

把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成果整合起来,就可以回答“什么是新大众文艺”这个问题,概而言之,新大众文艺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提升,依托互联网环境和媒介革命兴起的文艺实践。在新大众文艺中,既有随着新媒介新技术而出现的新文艺形式,也有传统文艺形式借助新媒介新技术而实现蝶变,获得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在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实践中,孕育、生长着新的时代精神。

二

毋庸讳言,这是新大众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但还不够,因为目前的研究聚焦的主要是“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关注“新大众文艺为什么”的问题,聚焦的是创作端的问题,忽略了接受端的问题。而结合中国现代文艺史来看,忽略了“为什么”这个接受端的问题,对文艺的理解就不能说是全面的,甚至还可能会跑偏。

借用现代汉语术语来说,中国现代文艺是“主谓结构”的,在这个结构中,“主语”与“谓语”有机结合、彼此联动,而且,“谓语”虽然隐在后边,但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谓语”唤出了“主语”,而非相反,因此,只有弄清楚“谓语”,才能更好地理解“主语”。^①

这样说,过于抽象,不好理解,但如果结合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几个重要阶段的文艺实践来分析,情况就清楚了。中国现代文艺始于新文化运动,那么,召唤出“新文化”这个“主语”的“谓语”是什么呢?是“启蒙”,即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用现代思想、现

代文化、现代生活把人们从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生活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国从落后的旧世界进入现代的新世界。出于这个目标,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驱才背水一战,发起“文学革命”,向封建思想、文化、生活发起了决绝的进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才纷纷响应,群起“呐喊”,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狂人”警语。

如果说,是“启蒙”这个谓语决定了“新文化”这个“主语”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涵,甚至决定了其实践走向、施展范围的话,那么同样的,是“动员”这个“谓语”决定了“革命文艺”这个“主语”的使命和精神,即“革命文艺”就是要竭力激发中国人的精神能量,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使中国这个“沙聚之邦”转变为“人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人民国家。想一想,那个时候的作品,无论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小说,还是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所属大众艺术研究社出品的京剧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还是田间的鼓点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至革命文艺的双子星《黄河大合唱》和歌剧《白毛女》,无不服膺这一主旨,用文艺这种“美”的方式把革命的真理输送到广大群众心灵中。

就像毛泽东所豪迈地宣布的,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迅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努力把中国由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努力把中国由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文艺的中心使命就是建设——建设人民

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从而鼓舞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只要回望一下,就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作品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注脚,就像贺敬之在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中所礼赞的那样,“党,正挥汗如雨!工作着——在共和国大厦的/建筑架上!”在共和国的大地上,一位位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建设着,一位位社会主义新人在成长着。“建设”是那时的主旋律,“鼓舞”是人民文艺的“谓语”。正是在“鼓舞”这个“谓语”使动下,“人民文艺”这个“主语”焕发出巨大的能量。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文艺也相应地进行调整,以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于经济建设。“新时期文艺”这个新的“主语”,也需要新的“谓语”,赋予其新的时代动能。这个“谓语”就是“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心灵、解放情感。整体看,这项任务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宏观层面上,我们一方面继续重视、发扬文艺对于国民精神提升的重要作用,重视文艺事业,同时还意识到文艺有服务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作用,白手起家,发展起文化产业来。在微观层面上,在原有的现实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念的基础上,主张文艺创作自由、形式自由,既倡扬“主旋律”,又鼓励“多样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发展起来。

行文至此,我们就理解了为新大众文艺这个“主语”寻找一个恰当的“谓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但要知其然——知道什么是新大众文艺,而且更要知其所以然——知道新大众文艺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笔者愿意抛砖引玉,提出自己的观点。作为新时代最重要的文艺政策或战略规划,笔者认为,新大众文艺的“谓语”应是“发展”,更具体地说,

是“高质量发展”，即只有建立起既出人才又出作品的健全文艺生态，实现文艺生产力的充分涌流，尤其是创作出大量展现新时代实践活力、精神风貌、情感深度、精神高度的“高原”之作乃至“高峰”之作，以新大众文艺为抓手的新时代文艺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尤其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才能适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文艺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对文艺提出的要求，才能在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循环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②

三

既然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大众文艺为抓手的新时代文艺的主要目标和中心任务，那么问题随之而来：是什么阻碍了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呢？极而言之，在之前的文艺工作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肯定言人人殊，一时难以形成标准答案。不过，我的看法却很直白：经历四十多年的发展，新时期文艺主要有两大趋势，一是精英主义文化在文艺界成为基本共识，二是消费主义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两种趋势合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文艺领域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小生产意识。正是这种小生产意识，影响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

关于这种小生产意识，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在内容上，大多写一己之悲欢，表现自己和小圈子的生活、情感与诉求，而忽视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有时，即使在作品中出现所谓的群众，也往往是穿着群众的衣服有着小资意识的“假群众”。这就是之前职场剧流行，但在职场中却看不见职业，看不见职业行为和职业意识，反而看

到各种各样不疼不痒的爱情乃至滥情故事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号称自己是“人学”，却没有创造出被人们记住的人物的原因。这也是舞台艺术讲不好故事，就只能用声光电“迷”人耳目的原因。再比如，在创作意识、创作伦理上，作家、艺术家们往往说得很高大上，说是为人民而创作、为艺术而创作，但实际上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许多作家、艺术家其实是在为评奖而创作，为资本而创作，为基金而创作，为发表、演出而创作。从这个层面看，他们是为某些官员、专家、金主、编辑而创作——这离为人民、艺术而创作远着呢。正是这种创作意识、创作伦理，使文艺领域变得高度圈子化、人情化、庸俗化，就像微信朋友圈一样，只要是“朋友”发的，就点个小红心。

再说影响，现在文艺的影响，令人一言难尽。一本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发行量有几万，主编、编辑们就皆大欢喜；发行几千本，是常态，这几千本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赠阅的。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尚且如此，其他省级、地方级的，情况自然也就等而下之了。我们当然知道，现在媒介形式多样，艺术形式多样，分流走了许多读者，可想一想，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即使分流走了一批读者，我们的基数也太小了。电影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不是有那几部爆火的电影支撑门面，一些影院估计开门都困难。其他艺术形式，情况也大同小异，都在勉力撑持。

往内看，这种小生产意识对文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对创作意识、创作伦理的影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艺是“志业”，而不只是“职业”，文艺是生命活动，而不仅是职业劳动，但在小生产意识制约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艺不仅职业化，而且太职业化了，在

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文艺的“志业”属性。想一想中国文艺史,这种蜕变,实在令人伤心、痛心。中国古代文艺史上,名家巨匠灿若群星,名篇佳作浩如瀚海,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文化、文艺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只要想一想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固然,张载是在谈论理学的使命担当,但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古代那些杰出文人共同的理想抱负,没有这种理想抱负,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藏。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转型中遭遇巨大困境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驱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求索,创造了新文化,不但为中国文化、文艺打开了现代的大门,而且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把文艺视作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他们要努力使这火光在自己手上明亮些再明亮些。以延安文艺为中心的革命文艺,以及继之而起的人民文艺,是新文化的超越与升华,在这连绵不断的升级过程中,如何拓展人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如何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始终是其题中之义。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此起彼伏,文艺思潮如奔涌的海浪,后浪推前浪,虽然难免有所波折,但其根本动力,还是要为中国探寻一条更文明更包容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中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把文艺变成了小生产者的事业,变成了个人成名成家的行当,变成了“纯职业”,属实不堪!我们不能在物质财富相对充裕时,却在精神上变得贫乏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们本应扩大心胸时,却变成“小心眼”了。

跟这种创作意识、创作伦理相对应,在

小生产意识支配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变得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虽然自己不强,却又看不到,或者说,即使看到了却也看不起其他文艺形式、文艺创作者,动辄以精英自居,以为除了自己,其他的都不足道,都是亚文化、亚文体,都是“通俗”的,难登大雅之堂的。比如,科幻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就长期处于被质疑、被轻视、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况之中,直到刘慈欣一鸣惊人,凭借《三体》三部曲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高度,同时也将中国当代文学提升到世界高度后,我们才后知后觉,意识到科幻文学这种文体的现代特质及其中的家国情怀、宇宙精神,才意识到,一切形式,只要运用得当,达到极致,都可创造奇迹。再比如,网络文学,自诞生以来,就被视为低级、低端文学形式。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当那些自视甚高的“纯文学”很难走出国门时,即使好不容易走出去,却又很难为读者所接受,走进他们心中时,网络文学却早已凭借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拥趸无数。实事求是地讲,我个人对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内容持有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相比于“印刷文学”,“网络文学”却是先进得多的文学形式,两者间的差距,就像刻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学和印在纸张上的文学之间的差距一样,借用恩格斯的说法,就像手推车跟火车之间的差距。还有网络游戏,如果不是《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关于这种文艺形式的争论,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这一切都提醒我们,随着物质生产发展,精神生产也一定有或快或慢的发展,对这种新的发展,我们不但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还要勇于面对,敢于创新发展。

还有一个比较显眼的事实,就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劳动者自发创作的诗歌、散文、随笔、小说等。这些被称为“素人”的写作者使

用的虽然还是传统的艺术形式,却内蕴着最真切的生活内容、最浓郁的现实意识、最真挚的情感诉求,以及最本真的写作伦理,因而也是最有潜力的写作群体之一。但就是这样一个写作群体,却长期被所谓的小圈子以没有艺术、不懂艺术为由,长期忽视、漠视乃至排斥。

小心眼和眼界低,必然导致作品质量问题。实事求是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艺术门类,不要说“高峰”之作,就是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的精品力作也不多见。好作品不多,就场面凑。前些年,文艺界有个不成文的做法,作家、艺术家,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名家,出了个作品,不管好坏,总是想方设法开研讨会,请一帮人摇旗呐喊。有的作品,开一次会还不够,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开,生怕别人不知道,场面弄得很热闹,话说得很满,但仔细捋捋,却一地鸡毛,一言难尽。更让人担忧的是,长此以往,在文艺界形成一种潜意识——质量意识淡漠。这一段时间,“鉴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一些作家的作品被人鉴别出跟其他作家,尤其是中外名家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有的实在是过于扎眼,令人感叹世风日下。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后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质量不高,质量意识淡漠,必然导致文艺跟不上时代要求,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最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无法适配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文艺长期以来提不出新的文艺主题,讲不出新的文艺故事,塑造不出新的文艺形象,发展不出新的美学形式,一言以蔽之,在“历史的”和“美学的”两个方面,皆乏善可陈。这样的作品,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用极其有限。慢说走向世界,就是在国内,也无法受人待见。更有甚者,在价

值观和美学尺度上,进退失据,把艺术变成了胡编乱写,就更无法匹配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了。

再就是无法满足人民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上文已经说过,一方面是文学作品发行量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找不到好作品看。其他各艺术形式,情形也大同小异,这就是文艺作品在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存在差距的一个例子。更令人忧虑的是作品内容问题。比如,我们每年创作那么多文学作品,光长篇小说就几千部,可几乎看不到一部成功的爱情小说。我们常常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我们连这个主题都讲不好,那还能讲好什么呢?不止是爱情,亲情、友情等诸多情感主题,我们都讲得不怎么样。作为“情感教育”的重要载体,情感故事都讲不好,这样的文艺作品,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成功的。再如,我们一直说“文学是人学”,可我们的作品中出现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非丑即坏,非坏即傻,好人少,坏人多,光彩的人少,阴暗的人多。且不说塑造这些“人”的艺术水平如何,光这些“人”就把人心里堵得难受。这样的作品怎么能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呢!

四

问题捋顺溜了,答案自然也就清楚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新大众文艺?或者说,新大众文艺为什么由一家文学期刊的自发倡导而被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成为党和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就是要打破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艺界形成的小生产意识对文艺产生的深层制约,解放文艺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连绵不绝的精神动力。一言以蔽之,新大众文艺是调整新时代文艺生

产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这样的视野中,今后新大众文艺的努力方向也就相对清楚了。

首先就是要开阔心胸、放宽眼界,放下傲慢与偏见,重视一切文艺形式,特别是那些伴随着先进科技手段而产生的新艺术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容易走极端,不是简单排斥,就是盲目崇拜。比如,关于 AI 艺术创作,目前讨论中的一种论调就是这会排挤乃至淘汰人类创作的艺术,因而忧心忡忡,甚至建议制止。但这种看法,无异于闭目塞听。就像我们上文说过的,有了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之后,还妄想用小毛驴、手推车,甚至人的双脚来抵挡,无异于螳臂当车。这绝不是说,后者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是说前者一定会成为时代的潮流。就像有了唐诗之后,汉赋并未消失;有了宋词之后,唐诗并未消失;有了元曲之后,宋词并未消失;有了明清小说之后,元曲并未消失;有了现代文学之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代文体也并未消失,而是仍以相对独特的方式存在,不仅仍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美丽的一支,而且还以不同的方式滋养、润泽着后来的艺术形式。而且,说到底, AI 艺术不会淘汰真正优秀的文艺家和作品,被淘汰的一定是那些不怎么样的文艺家和作品。从这个角度看,这当然是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是一件大好事,值得拍掌欢迎。

另一种倾向是盲目崇拜,好像在先进的艺术生产力面前,人类就没有作为似的,但只要回顾一下文艺史,就可以发现,随着新的艺术媒介出现,人类总是能够与时俱进,不仅能够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而且还能够想方设法推动原先艺术形式的发展。比如,电影刚出现时,我们就担心小说等书写文学的命运,但历史已经证明,电影并没有

淘汰小说,反而有时还借助优秀小说,发展自己、提升自己、壮大自己。还是那句话,随着新的艺术形式出现、新的艺术生产方式发展,原有的艺术形式、艺术生产方式可能会式微,但真正优秀的作品不但不会式微,反而仍会为人所接受、珍重,传之久远。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新艺术形式那么多,可为什么仍有人喜欢古典文学名著,喜欢外国文学名著,喜欢“鲁郭茅巴老曹”的原因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 AI 等新艺术形式是在“倒逼”人类进步。这也是一件值得鼓掌欢迎的好事。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为这些先进的文艺形式注入同样先进的内容。说到底,不管怎样先进,这些艺术形式还是“载体”,还需要人类为其注入魂魄,因而同样的“载体”在不同艺术家手中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就像同样的武器在不同的军人手中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一个道理。现在,网络文学、二次元创作、微短剧等依托互联网、数字平台,实现了创作的大众化和传播的社交化,影响很大,但其中一些作品的影响并非来自于艺术,来自于情感,来自于心灵,来自于思想,来自于“美”,而是来自于感官刺激,甚至来自于生理刺激。这样的作品,即使传播量再大,影响再大,也绝不能说是好作品。类似的问题,在传统的文艺形式中早就一再发生过,并不鲜见。因此,目前的任务是实现人与科技的共生共赢,使新艺术形式真正“新”起来。这对于文化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因为,中外文艺史上的许多案例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是否能够抓住媒介革命的契机推动文艺创新发展,是民族国家文明交流互鉴乃至竞争的重要方面。比如,法国自 17 世纪以来,就抓住印刷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推动以小说为主的艺术发展,不断积累文化资本,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达到顶峰,世界文化名

人萃集巴黎，以至于有研究者称巴黎为“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首都。^③美国在科幻文学、日本在动漫和游戏等方面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再就是要重视中国实践，而且，不止重视一时一地的实践，而是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在立足当前实践的基础上，回望中华民族历史，把中国实践中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故事”讲好，讲出世界意义来。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只是被忽视了而已。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一些小说，就是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以“新”方式讲述“旧”故事，使历史与现实水乳交融，从而使读者看到历史的绵亘，以及其中伟大人物——包括传说中的——不朽业绩。例如《补天》，鲁迅固然因为中途停笔，在报纸上看到某位道学家批评汪静之的爱情诗《蕙的风》的文章，很是不屑，因而在小说中就像他在杂文中经常做的那样，顺手一击，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出现在女娲的双腿之间，犯了“油滑”的大忌，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中看到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乏像女娲这样不惜牺牲自己而替人类“补天”的“脊梁”式的人物。在《理水》《奔月》《铸剑》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脊梁”式的人物，体会到鲁迅之所以借古谈今、借题发挥，其实是为了倡扬“脊梁”精神，为国人注入民族文明血脉，从而不畏艰险，直立行走。其中的意味，格外深长。其中的启发，更是格外重要。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故事，其本意是礼赞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精神，不畏山大，不怕苦多，大山不移，劳动不止。但进入现代中国，在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艺术家，又赋予这一寓言以新的现代意识，那就是徐

悲鸿创作的美术作品《愚公移山》。在这幅作品中，“愚公”要移走的“山”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徐悲鸿和无数中国人民发出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呼声：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大山一日不除，中国人民便一日斗争不息！正是这种民族解放意识，使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老故事”放射出了璀璨的现代华彩，震撼人心。

毛泽东于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进一步将这则寓言的寓意推向了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巅峰。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寓言中的大山变成了近代以来阻挠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就是新的“愚公”，其使命就是感动人民这个“上帝”，跟他一起，搬走这“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赢得独立，中国人民迎来新生。在这样的视域中，“愚公”和“上帝”是多么的光彩动人。

这是多么美好的思想和美学接力赛。我们应该将这样的接力赛接续下去，将这样的中国故事讲述下去，使这样的中国精神发扬开来。

还有，要重视文艺的中国特性。当然，不是闭门造车臆造出来的中国特性，而是在比较视野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特性——中国文艺的底层逻辑。比如，作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地的英国，在其文艺史上，资本曾经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而资本一度是其文艺的主角、英雄。比如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我认为这是“凡尔赛文学”的鼻祖。流落孤岛的鲁滨逊一直在“凡尔赛”，念叨自己这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可就在这念叨中，他活了下来，他有了居所，有了粮食，有了农场，有了牧场，有了奴仆，有了财富，最后王者归来。这时，我们才明白，

他的“凡尔赛”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是在用这个“金科玉律”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发财。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滨逊是资本主义的“英雄”，他就是资本的化身和代言人，也因此《鲁滨逊漂流记》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文艺杰作。

放大范围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讲，从“鲁滨逊漂流记”讲到“雾都孤儿”，讲到“荒原”，讲到“尤利西斯”，讲到“黑暗的心”，讲到“动物农场”，讲到“等待戈多”……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艺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实践而展开的，这一实践与欧美的资本主义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文艺应该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的现代文艺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参考答案。我们曾经讲述过“救救孩子”的故事，讲述过“女神”的故事，讲述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故事，讲述过“雷锋”的故事，讲述过“梁生宝”的故事，讲述过“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当然，也讲述过“班主任”的故事，讲述过“爱是不能忘记的”故事，讲述过“棋王”的故事，讲述过“朦胧诗”的故事，讲述过“无主题变奏”的故事，讲述过“活着”的故事。无论跟欧美文学比较，还是跟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作品比较，我们今天应该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是就故事主题而言，是就“写什么”而言，其实，就讲故事的形式，就“怎么写”而言，也同样值得探讨。我在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常常感觉到“故事”背后组织逻辑的不同。在德国文学中，我们常常感到，有一条哲学的线索隐含其中，是这条哲学的线索牵引着故事的发展，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表面上讲的是浮士德博士以灵魂为赌

注和魔鬼梅菲斯特打赌以体验广阔生活的故事，但真正牵引这个故事的是辩证法，是浮士德博士在“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中实现自我。再比如，读俄罗斯文学，我们常常感到是宗教精神把人物组织起来，使他们在这个无比浩渺的世界中巡游，迷失、发现，再迷失、再发现。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几乎每个人都在寻找中迷失，又在迷失中寻找，最后，还是浩瀚的宗教精神，让他们渐次安宁下来。

我这样举例来讲，必然挂一漏万，很不周全，但这却提醒我们必须追问一个问题：中国故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什么把中国的人和事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我个人认为，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最讲情感，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是靠情感组织起来的，是靠情感形成大大小小的共同体，抵挡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还将一路走下去。正因为这样，我想借用李泽厚的说法，即中国文艺是“情本体”的。不管在现实世界还是文艺世界中，把中国人组织起来的核心要素是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艺是“有情的文艺”，而且，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感时忧国”精神的催化下，这种传统的“有情”转化为现代的“热情”——“热情”地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而呐喊、彷徨、彷徨、呐喊，进而“热情”地为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而求索、奋斗、奋斗、求索。那么，在全球形势变化，风险机遇并存，中国式现代化正全力推进的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热情”？需要用什么样的情感和“热情”组织、讲述“故事”，特别是组织、讲述“中国故事”，是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民文艺意识，即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凝聚人民文艺意识，使人民文艺成为作家、艺术

家的自觉选择,投身人民文艺创作,进而推动新时代人民文艺高质量发展。这样说,一是因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就是人民文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百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就是为了建设强劲而又充满活力的人民文艺。当前,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更加需要活力满满的人民文艺为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二是就当前的文艺格局来看,跟以市场为导向的通俗文艺和以个体为导向的精英文艺都具有十分明确的创作意识和目标群体不同,人民文艺主要靠相关文艺部门的组织和项目的引导来创作,换言之,主要依靠从精英文艺、通俗文艺等群体中“借调”人员和力量来创作——这也是人民文艺质量不一、人民意识不彰的重要原因,尚未成为作家、艺术家的自觉选择,尚未建立起一支有一定规模的强有力的人民文艺队伍,创作出大量精品力作,也就是说,人民文艺尚未成为新时代文艺导航定调的主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民创作的意识不强,这导致每年创作大量文艺作品,但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却相对较少。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使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毫无疑问,仍未彻底解决。二是未能深入群众生活,理解人民实践的深意,淬炼出足可展现时代精神的人民故事,让“人民”在文艺中闪亮登场。从这个目标看,目前新大众文艺热闹有余,实绩不足,因而需要汇聚各方优质文艺力量,咬定青山不放,在长期坚持中,迎来质变时刻。

我们为什么需要新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因为我们渴望一种不一样的生

活,渴望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为此,就需要我们尽情地释放创造力,创造新思想、新情感、新人物、新世界,用强劲的形象照亮现实,用美丽的故事启迪未来。让我们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吧。

注释:

①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胡一峰提出类似观点,笔者深受启发,心有共鸣。

②参见笔者的论文《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优秀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优秀文艺作品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之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优秀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之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③参见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本文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资助课题“新大众文艺发展范式及典型个案研究”【批准号2026-1-5】的阶段性成果。)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责任编辑:王贵平